白榆集目錄

卷之一

序

皇明名公翰藻序
竹箭編序
宜眞子傳後序
貝葉齋藁序
關洛紀遊藁序
馮咸甫詩草序

觀燈百詠序
三山志序
劉博士先生制義叢序
徐檢吾司理制義叢序
詠物詩序
劉魯橋先生文集序
卷之二
序
比部招議序
劉子威先生澹思集序
南京鄉試齒錄序
抱侗集序
梁伯龍鹿城集序
范太僕集序
王冏伯制義叢序
東遊記序
屠司馬詩集序
靖江朱氏族譜序

少室山房藁序
嘯廬四賦序
卷之三
序
李山人詩集序
贈楊大夫應召赴上序
送大宗伯徐公致政歸三吳序
送殷無美出守夷陵序
王茂大修竹亭藁序
送董伯念客部請告南還序
行戍集序
田翁壽詩序
鄒孚如制義序
高以達少參選唐詩序
卷之四
序
浙江鄉試錄序
有門頌略解序

居來先生集序
董楊明制義序
董君謨制義序
彭欽之北征藁序
柴仲初移居詩序
張孺穀詩集序
壽汪修伯序
壽曹翁序
卷之五
記
秦氏新阡記
重修餘干縣學祭器庫記
傾蓋亭記
長水塔院記
發青谿記
重修首山乾明寺觀音閣記
爲義公三山遊記
國泰光禄壽藏記

程氏萬石堂記
卷之六
書一
與沈君典
與周元孚
奉張鳳陽公
與唐惟良
與王百穀
與李開府
與周國雍吏部
奉劉觀察先生
與顧益卿觀察
與開之
與君典
與楊伯翼
與開之
與李之文
與君典約婚書

與百詩
與以德
與袁黃巖
與王元美先生
再與元美先生
與開之
與君典
答劉誠意書
與沈君典
與孫以德
與田叔
與君典

卷之七

書二

奉王宗伯元馭先生
與王冏伯
與王元美先生
與君典

與元美先生
與長安諸故人書
奉曾大司空
與君善
與元美先生
奉徐大宗伯
與管登之
與瞿睿夫
與張陽和太史
奉陸大宗伯
與倪郡丞
與孫文融吏部
與顧益卿少參
與王百穀
與凌稚哲
荅王敬美道兄
與鳳洲先生
與荆石先生

與田叔
與楊伯翼
與李山人
卷之八
書三
爲瞿睿夫訟冤書
荅董生書
與荆石先生
與鳳洲先生
與麟洲先生
與王和石督學
奉李觀察
與趙汝師太史
與朱秀水
奉徐司理
與辰王
荅金伯韶
荅傅伯俊

荅汪文學
與李惟寅
與冏伯
與鳳洲先生
與徐長孺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與傅吳縣

卷之九

書四

與呂心文
與朱可大
荅朱在明
寄辰玉

答張肖甫少司馬
與徐觀察
與顧觀察益卿
與馮開之
與劉觀察先生
與沈士範
與李大參
與陸君策
與彭欽之
與郁孟野
與徐長孺
報張肖甫司馬
報張肖甫大司馬
與趙汝師太史
與李觀察

卷之十

書五

與汪仲淹仲嘉書

報龍君善司理

荅李惟寅

與顧益卿

與王元美先生

與沈嘉則書

與王太初田叔二道友

荅元美先生

荅王元馭先生

荅敬美

荅開之

與殷無美

與呂麟趾

與張洪陽司成

與蔡使君肖巢

與孫文融

又與孫文融

與元美先生

與元馭先生

卷之千一

書六

與徐大宗伯

與房侍御

與顧益卿

與姜仲文

與元馭先生

與汪伯玉司馬

報董伯念

與張大司馬省甫

荅張質卿侍御

寄王元美元馭兩先生

荅胡從治開府

荅沈肩吾少宰

荅王季孺

荅徐文卿

與黃白仲

荅顧益卿

荅詹君
卷之十二
書士
荅詹君
荅陸君策郁孟野曹重甫
與徐司理
荅馮咸甫
與鄒彥吉督學
荅詹政叔
報汪伯玉司馬
與陳廣野給諫
與傅伯俊
與馬用昭
與沈士範
與張肖甫大司馬
又
與高吏部
與莫秋水

與陸君策
與陸平泉宗伯
與瞿文學膺夫
卷之十三
書八
與周元孚
荅王恒叔
與黃白仲
荅鄒孚如吏部
荅陳伯符
荅李玄白
荅徐孟孺
再荅徐孟孺
與王辰玉
與汪伯玉司馬
與龍君善司理
又
與陳立甫司理

與陳玉叔方伯
與王元馭閣老
與君善
卷之十四
書九
與邢子愿
荅方衆甫
再與子愿
與李濟南
與秦君陽
與張新城元鼎
與李使君
報元美先生
與汪伯玉司馬
寄王荆石閣老
與王恒叔
與甘應溥
與蘇君禹

答胡從治開府
啓
上吳門相公啓
上江陵相公啓
上山西相公啓
謝江陵相公啓
謝吳門相公啓
謝浙江相公啓
壽重大宗伯啓

疏
督府交代疏
卷之十五
論附諸考小序
三吳水利總論
水考紀略
又
水利圖說
詔令小序

水源考小序
水道考小序
水年考小序
水議考小序
奏疏考小序
水官考小序
公移考小序
水政考小序
治水考小序
治田考小序
水績考小序
水碑考小序

卷之十六

策

一問

表

賀皇子誕生
賀皇上

賀仁聖皇太后徽號
賀慈聖皇太后徽號
議
貞靖先生私謚議
誄
程恩玄太學誄
行狀
先府出行狀
卷之十七
神道碑銘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進階榮禄大夫
贈太子少保謚恭定笠江潘公神道碑
明故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豫所
墓誌銘
呂公神道碑
明故勑封劉安人墓誌銘
吳孺人墓誌銘

卷之十八
墓誌銘
明故御史蕭渠胡公墓誌銘
明故鑒慶府別駕忠齋徐公墓誌銘
張孺人墓誌銘
北嶽侯公暨原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正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侯公墓誌銘
卷之十九
傳
程處士傳
孫將軍傳
馬大司徒傳
沈太史傳
讚
程思玄小像讚

沈純甫像讚
自讚
跋
跋荊堂銘卷
跋程節婦卷
跋起信論
牋紙銘
親朋擇交
平安竹素

雨花牋
微波致辭
江南春信
蕉葉紙
郄林一枝
三生果
八行書
三生花
竹簡

五嶽藏書
博山雲
蟠桃三實
大千春
帝城春
富貴春
結蜃樓
貝葉牋
雜文

適志
卷之二十
祭文
祭大廷尉劉公
哭伯兄東山先生文
祭杜夫人
祭二陸先生文
祭王博士
哭君與文

祭封公王愛荊先生
祭御史大夫笠江滿公文
祭馬谿谷封君文
祭李石麓閣老文
祭殷文通公文
戲爲生祭周叔南文
陸太史夫人哀辭
祭張太夫人
祭戚畹李太傅

目錄終

白榆集卷之一

東海屠隆緯真著

序一

皇明名公翰藻序

夫不翼而飛無蹤而走者其惟方寸之牘乎揚芬振藻宣情吐臆述事陳理傷離道故則此道勝矣故襄王布令而晉文寢謀呂相遺書而嬴秦短氣叔向陳辭則國僑謝過樂毅創牘則燕王悟心目夷以善言得國鄭伯以令辭保邦魯連射書而燕將降蘇秦折

柬而六國從列雄而下代有能言薄昭致命於吳王相如發難於巴蜀漢祖宣威於尉佗光武揚靈於河西鄒陽白寃於囹圄子卿布心於沙漠鍾繇魏文通情禁掖秦嘉徐淑吐秀閨闈以至金母垂元君之篇南眞著長史之什登封有玉牒之文洞庭傳水府之章是知此道之貴上重侯王下及士庶通天達人際明徹幽用廣機神胡可廢也迨我　太祖高皇帝取天下於胡雛之手乾坤再闢日月重朗德肩羲軒功絕湯武而神聖承之醞釀鴻化　國家氣脉磅礴亶厚河嶽之靈會爲人文跨越近代籠罩前古學士大夫文非周漢左史不屑拈綴詩非晉魏盛唐不入伊吾即交遊薄蹏之辭亦往往規模列國縱橫諸子清聲古色大都斐然亦既稱盛矣諸君子稟材不同好嗜靡一故其爲辭或閎大而肆或簡有南深或清言而綺或莊語而峭或秀拔若春松之雲或婉靚若秋蕖之月或險絕而響裂石或雍和而奏雲門譬如鶴膝鳧脛烏黔鵠白殆弗可強然就其材質之所近而極其神情之所趨莫不各有可觀西施驪姬姝色而

其美空青水碧異質而同珍兼收竝采斯其爲天府之國也吳興凌君稚哲人倫之秀好古藏書爲當今鄴侯家諸所著述業遍方內又博蒐我朝學士大夫尺牘彙爲一書命之曰皇明名公翰藻夫氣以材成語緣情異體視其時意生于境烏能大同其足寶愛一也然華之發以根物之貴在質姝色自然粉黛爲假造物至妙剪綵非工卽之爛然而索之無味則工也假也卽如學左氏之步者字模句倣非不儼焉徐之而形色雖具其神氣都絕何者古之人有其事而言之今之人無其事而亦言之故辭雖肖而情非眞也又毫頼之藻繪雖工而問學之鎔鑄或寡也優孟之詡可無懼乎夫咸池六英不比其聲而同謂之古樂崆峒之罘不協其體而同謂之古文唐不擬六朝六朝不擬魏晉魏晉不擬周漢子不擬史左不擬騷而皆卓然爲後世宗則各極其至也苟極其至何物不傳而必曰吾爲某體過矣凌君文章巨家敬以是質之且願有請于天下學士大夫也

竹箭編序

竹箭者吾大越之美也吾大越實以此駕勁吳王君者吳人吳人名編則曷不取彼菰蘆而掩吾竹箭爲王君蓋嘗遊越絕而遂掩之也君發蛇門由禦兒港東渡錢唐取道西陵然後浮甬東出海門望三神山而歸復遵會稽立馬百帆秦望之上慷慨弔范蠡計倪諸君皆不在而所謂竹箭者獨蓊鬱如昔于是感而欲掩之也以君磊塊發爲麗辭吐爲佳言是宜早致雲霄鼓吹人代乃夷光卒于浣沙鄭旦終于采葛亦足嘅矣逞其雄心跨越江海既以撟舉菰蘆間又欲掩吾竹箭而有之嗟乎君欲良奢矣雖然吾大越有物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涸而出銅雨師灑掃雷公擊橐鼓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若是者君能併掩而有之邪有之則僕請以一矢從公出雲門寺射虎南山矣

宜真子傳後序

余讀宜真子傳乃信齊諧搜神諸書非繆悠也事既靈異文亦瑰奇其言拯物除妖則非鬼趣矣學究拘攣往往謂死者無知不聞刀滅利存豈應形亡神在

又安知大塊之中何所不有何所不爲死必無知生何以能必有知其生也孰爲之知其死也孰爲之亡司命者能造物能死物獨不能使死者之有知邪乃之與利一也形之與神二也一則合故盡則俱盡二則離故亡不俱亡物之生屬陽陽故光融顯灼物之死屬陰陰故惚恍變幻謂震旦之中有光融顯灼冥冥之內必無惚恍變幻非矣夫暑不寒邪日月不薄重淵邪天地之混沌不闢邪闢不復混沌邪子不語性說者多駕之夫曰不語是有怪矣無怪何語也且

子之不語其有不得已哉傳又多及報應夫生人之欲寧有涯矣昭昭者不能禁以冥禁之則報應之說行矣雖然萬靈之衆主而靈者壽而殤者聖智而蠢者福者禍者何相遠也豈盡偶爾邪余讀宜眞子傳則悚然矣宜眞子生稟異質而又好行陰德所以死爲清靈之鬼也亦太幻矣昔人有言人以是一眞不滅之性而生死去來于天地之間以倫于生死神識疲耗不能復記惟圓明不昧之人知焉其宜眞子之謂與且復皈我大師進乎道矣宜眞子其仙乎然學

道無乃先去其幻哉罔伯之爲是傳蓋從宜眞子之請也宜眞子醜四大之妄厭有生之勞脫輪轉之苦極霄霓之致而猶不忘情于人間竹素乎則罔伯之文行幽冥所重故也而罔伯固屬余文之夫庸詎知宜眞子之不胡盧我邪

貝葉齋藁序

余友李惟寅氏以貝葉名藁貝葉者禪家言惟寅易爲而以名其藁蓋自貝葉齋所詮次而名也然詩道大都與禪家之言通矣夫禪者明寂照之理修止觀之義言必寂而後照必止而後觀也兀然枯坐閒然冥心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住而不住不住而住無見而無所不見而卒歸之乎無見而又不以無見名無解而無所不解而卒歸之乎無解而又不以無解名一旦言下照了乃徹眞境夫詩道亦類是矣語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夫天下之物何者非神所到天下之事何者非神所辦哉既方其凝神此道萬境俱忘及其忽而解悟萬境俱冥則詩道成矣古今能言者不少往往以材溢格以格掩材體局于資情傷於氣作

如牛毛合如麟角殺青之業及身而止非必盡由天賦則其凝神之不至也神潛九天則操蛇之神下神潛九淵則象罔之珠出而況聲詩之道哉惟寅之於詩凝神可謂至矣蓋自總角爲小侯輒喜哦詩輒與四方之名賢才士上下其議論夫朱第門中多俠公子平居所事事或直以貴侈相高乃惟寅一無所好好爲詩又故席家世得弛于負擔謝博士業不分于估儈而以其少年英爽沈毅之力一用之于詩上而泱扎下而莽蒼無不潛也巨而鯤鵬細而蠕蠉無不博也遠而墳索騷賦漢魏齊梁以至正始大曆無不習也近而學士大夫山人布衣以至閭巷夫婦伊吾惕咏無不察也其力倍故其氣足其氣足故其神凝卓哉此道則幾于化矣蓋予始讀惟寅詩爲鴻響亮節砰訇合沓咄咄逼歷下生今則加以湛思綿密標韻宛至才情錯出氣格相參其色澤如澡水芙蕖暎以秋月其聲響如雲房清磬間以松風驟而讀之如丹霞之出於石洞索而味之如山泉之入于齒牙其兼嚴整麗猶列侯之於故其瀟灑沖淡居然布衣之風

則幾于化矣如嚴維以禪家三乘品詩惟寅之詩其
最上一乘也邪余于此道亦童而習之顧其稟之天
者既不厚而又牽于佔俾分于饑寒故其道亦止而
不進今則化爲車下塵去此道且日益千里奈何復
與惟寅抵掌而譚風人之致而惟寅固時時向余抵
掌不休也其亦文王昌獻之嗜邪余觀古之爲聲詩
者卒高彭澤右丞襄陽蘇州諸公則以其人俱胸玄
味道標格軼塵發爲韻語亦翛然清遠如其人故足
貴也余聞惟寅築貞蕤齋日跏趺蒲團之上而誦西
方聖人書與衲子伍則惟寅之性靈見解何如哉宜
其詩之精詣至此老氏有言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
如坐進此道余于惟寅之詩亦云彼惟南非鴻烈則
劉安一俠公子耳

關洛紀遊稿序

天人貌天行其敬美先生之遊乎先生天才藻逸少
與伯氏竝馳文譽爲海內宗逮其中歲聞道業已厭
薄雕龍含華葆真登于太上天下之物無一足驚其
神者然雅不廢遊則以督學使者之勑西入函谷躡

太華涉軒轅之墟討周漢之故無何而飄然投劾黃冠布袍乘一舴艋下龍門三峽經黃河長流百折長年津吏莫知其督學使者入洛遊嵩山少林觀初祖面壁處與高衲講經譚道歸而掩關矣諸所遊歷咸有紀先生道者夫道曷遊也遊又曷紀也吾聞之至人揮斥八極震旦猶隘故老氏出關列子御風蘆浮杯渡縱覽山川乘理往來觸實蹈空以自放焉然後收其跌宕揮霍之氣返于冥寂據片石而栖抱煙霞而瞑則虛靜極矣先生之伯氏文掩千秋位至九列生平宦遊車轍馬蹄半天下比其歸也一授記上真而萬緣立盡則上根法器之遊于頓門也先生之與伯氏其摛英振澡同其名躋玄籙又同清都美譚何必減茅氏兄弟哉蓋老氏西出關爲關尹留五千言而去今先生之關洛紀遊其庶幾五千言之亞邪從此掩關將欲求先生之單辭隻語不可得是斯文之鴻寶也或謂先生耽煙霞之癖而薄鐘鼎之聲功業未竟瞥焉抽身以爲太早是惡知賢達之致也子房赤松長源辟穀季真鑑湖真白華陽標韻林壑流照

縉紳傳諸後來以爲盛事豈可　聖朝而無若而人乎快哉茲遊是乃先生之所以滅跡五嶽者也余益爲之踧踧心動矣

○馮咸甫詩草序

夫聲詩之道其思欲沈其調欲響其骨欲蒼其味欲雋而總之歸千高華夸朗其羊神之增減大都視其材矣材多則情贍而思溢光景無盡材少則境迫而氣窘精芒易窮則其大較也宣父道孫神聖文兼國華故采詩婉暢語語神來以今讀之如叩哀玉而撞巨鍾也即令宣尼降而爲近體必不作倦父之譚楚氣雄慄則屈宋擅其菁英漢道昭明則楊馬吐其鉅麗魏騁鶻爽則曹劉之步繪工晉尚風標則潘陸之聲特俊六朝綺靡詩道隨之江鮑徐庾則其雄傑雕繪滿眼論者或置瑕瑜然聲華爛然而神宵自具譬如蓼英芍藥何嘗無質驪姬南威何嘗無情固與剪綵貌影者異矣夫山海氣厚蒸爲雲霞乾坤化廣鍾爲靈詰則文章道勝也如木然閒鈍沖然純白眞一而已安用文之如業已搦管摛辭敷華流采奈何貴

死聲而薄俊響也華亭馮君咸甫弱齡稱詩速悟漸詣前三歲君方爲諸生以詩見投出語雖工而神力尚乏猶然措大本色逮得雋南國歸出白下草見視如吸青霞乎聲響頓殊肝腸似易比遊燕諸作復加以雄峭近者復之秣陵泊金閶浮錢塘而西而詩之神力更倍合風霜之氣盡宮徵之變收山川之靈則入于妙境矣而所謂思沈調響骨蒼味雋者咸甫實有焉故其材足稱也余少好此道參元神爲傷材性不允風味殆盡而馮君方以盛年全力奮於大雅夫騏驥之行一日千里馮君當之強弩之末不穿魯縞則僕是也請燒君苗之研以成孫子之名

觀燈百詠序

昔人謂陸士衡人患才少子患才多山川藏靈風雅道盡千百歲而後乃有王先生先生天才藻逸發爲詩文落筆吐語如決黃河之峽抽春蠶之絲其深無底其出不止無論雄文大篇富積瓊瑰即觀燈之詠多至百首布意綿密寄興婉麗辭極雄放旨歸朗暢移宮變徵盡妙極玄語語作青霞之色戛哀玉之聲

吾以爲盡不以復自何來胡其多而工也夫物有一不爲少百不爲多多而不工不如其已夫衆草易繁而瓊芝不盈畝魚目至夥而明珠不列肆吾且爲瓊芝吾且爲明珠第亦恨其不多耳又進之而爲玄霜紺雪水碧空青世人苦不得見而靈境以爲常玩交梨火棗麟脯鳳髓世人直聞其名而至眞以爲常味他人之少而拙與王先生之多而工則天之賦材之分也詩到詠物雖唐人猶難之大家哲匠篇章寥寥豈非以寫情境者易妙體物理者難工也今王先生之詠觀燈則富至百絕而奇思疊出妙句天來即先生不自知其所詣而人又烏睹其化境哉余少好吟詠才不勝情往往尚興趣而乏風骨飄爽之氣多而深沉之思少及求先生詩于華實深淺之間則幾悟矣卓哉此道吾師乎吾師乎

三山志序

余登三山然後悟天地靈秀瑰異跌宕之觀無盡而六合內外之變幻要眇而莫可究詰者何量也夫范范元氣谽谺翕張而出之聚而成象名之曰天聚而

成塊名之曰地又天地之氣結而爲山融而爲川川之大者是爲江海而江海之中又復有山東方朔神異經所傳蓬萊方丈瀛洲三山在大海中多珍禽異獸靈藥瑩草往往爲高情勝氣者所豔慕又相傳以爲巨鰲戴之橫波乘漲世罕得登幾于恍惚汗漫而所謂金焦北固三山者在潤州靈詭空濶庶幾大海三山之亞北固峙潤州北頫臨長江沙岸若崩海門若畫業稱南徐巨觀而金焦兩山則屹然大江中流琳宮金刹矗其上而黿鼉蛟蜃走其下極煙雲之吞吐洪波之硤擊古今之遷遷朝市之互更人物之銷沉而了莫之易也振衣崇岡濯足長流頫仰之間何其適也美哉斯觀標韻者可以濟勝抱奇者可以宣藻立功者可以扼險知道者可以觀化玄朗之士栖迹清曠島嶼中起洪波四周畫大江而居之纖埃不到自爲一丘與市廛隔絕每當煙銷霞散潮生月出海天萬里一碧無滓灑然樂之超若羽化蜉蝣塵壒卽古焦先者流穆乎清風直出六合之外故曰標韻者可以濟勝文人名流登而捫焉覽其幽勝收其鉅

麗而吐爲瑾華文采照乎江山而名字留於千古如
張處士孫宗正名章秀句至今與此山爭雄故曰抱
奇者可以宣藻英雄經略之才乃心王室憑高眺遠
顧瞻形勢澤國設險海門雄踞扼咽喉而守要害則
萬夫莫能濟姦人不敢窺覘而大江南北高枕而臥故
曰立功者可以扼險江湖然而流山胡然而峙其翕
蕩而不泝也孰爲之宰其浮空而不墜也孰爲之根
是天地之至妙也故曰知道者可以觀化而又在東
南內地與三神山之遠浮海中恍惚汗漫而不可究
詰者異矣其地勝其形奇其不巨其理核故足賞也
萬曆辛巳冬日余陪都憲零陵呂公登三山公言于
督學使者蘄水李公欣然命二博士治三山志
而以前序見屬夫天下名山其高且巨者無如五嶽
其神秀而幽邃者無如三十六洞天其奇峭而險絕
有之又兼茲四美庸可無紀乎都憲督學兩公咸當
代名賢鉅儒一時咸以觀風而來覽物紀勝行垂不

朽而余得以職事厠名其間則厚幸矣山靈有知又寧不愉快此舉也耶

劉博士先生制義稿序

夫楚大國也方千里者六山包祝融君山之奇澤滙洞庭雲夢之秀江離射干蘭芷杜若爲之揚芳以故鍾爲人文往往屬藻絕代震燦雲流蓋自古倚相靈均宋玉景差之徒以鴻鉅有聞稱物華國寶而世所傳襄陽耆舊又多以高情勝氣曄然標人倫之雋名流喆士代不乏人至我朝　高皇帝經營江漢說世廟龍興南國山嶽之秀益以鬱盤楚材彬彬於今極盛不佞所得把臂論交者大都文藻貞亮爲時名賢比不佞來吳會則荆門朴野鄧君以名進士出宰海上不佞忝同官之義一見語合引爲石交竊睹其文彩鉅麗而器局溫凝也則見以爲黄流宜貯于玉瓚雲門宜鼓于天廟而迺淹一令有識良嗟君則父時時言其友人劉先生者其人明智端雅才臻殆庶無論其胸絓五車識掩千古即其所爲博士業精詣妙解則幾于化境而猶然蹶于天路莫

汲王明駕先龍驤僕竊愧之而先生所爲博士家言不佞得而卒業焉則所謂精詣妙解幾于化境者洵其有之宜其見賞于朴野君之玄鑒也不佞所徵楚材江陵擅陳思之藻瀟湘體公幹之材黃梅父子稱文家之哲匠麻城伯仲爲當代之俊流明府播妙譽于河陽而先生復著嘉聲于博士其他標華揭朗者指殆未易一二屈也譬之幽蘭芳杜之屬秀煙光而媚雲水者庸詎可一掔而盡哉故大楚之材靡得殫量矣不佞將南登七十二峯浮洞庭謁黃陵禮玄嶽而徧訪楚之寡賢且以明府爲地主而交于先生即今日之語其介紹也耶

徐檢吾司理制義稿序

夫竅非爲響而響自竅根非爲華而華自根故文可以得士也鴻鉅之士其文莊清通之士其文暢柔澹之士其文婉俊邁之士其文勁中庸之士其文玄泛而覽之十不失三定而燭之十不失七衡而量之十不失九故物無遁照也古之得士以夢以卜

以後車以弓旌以安車蒲輪蒐鴻跡之大人而起白屋之寒畯故田氓可庸鼓刀可相而物豕可侯也而士之得士則取三寸之管吾伊而臨之士即魁壘雄俊蹈高標朗者舍是亡以自見而士之魁壘雄俊蹈高標朗者亦往往以是得之而不乏何者聆響可以知竅擥華可以尋根也八閩徐先生少而韶頓早奮大路出爲雲間理某以負弩之役數侍先生見先生博大溫夷洵長者鑒裁朗徹練若素官閒雅清眞泠焉獨暢嶽色霞姿亭亭物表而又虛心體物宣誠勤事兼茲數器以有令聞則竊歎武夷九疊之下發祥挺異若斯之靈也既而郡邑諸生以先生所爲制義見示某伏而讀之則神駿雄爽精詣玄解格勁而亮體法而裁雅如其爲人嗟乎讀徐先生文朗若寫照矣文胡不可以得士哉譬之大谷求之竅谷也求之響亦谷也譬之長松求之根松也然之華亦松也故以文得士與其所謂以夢卜以後車以弓旌以安車蒲輪得者大略等爾神聖之包絡區宇網羅豪俊其壽畫詎遠乎哉而我國家二百年以來士之抱奇建

策楊芬流采上贊三五下康四國竹素莫能朽金石莫能泐者耳目喈記靡得殫述而其有舍三寸之管以進者邪何則閎蕭匕之韻則知千雲之材聽嘐烈之聲則知凌霄之器士之魁壘雄俊者不盡于文而文則宣之吾得而覽觀焉弗能逃也文不能盡先生又烏可以筌蹄棄也雖然蛙步不已跛鱉千里丘陵學山而不至乎山百川學海而卒至乎海則人之器具可習而秩文可鑄也故學爲徐先生文者盍自其人求之

詠物詩序

夫眞宰握權鑪錘鑄物不假雕刻萬象森然形隨性別狀以情殊散萬于一總一于萬前者推盪後者遷然而無弗肖也故曰化工棄而不雜成而不變運而不勞是天下之絕巧也偃師之爲木偶也魯般之爲飛鳶也宋人之爲玉楮也楚人之爲棘猴也工巧之極至於亂眞然竭其神而役之則神弗勝役也假其物而造之則物弗勝造也是大冶所笑也張僧繇之寫龍三年而不點睛點卽飛去可謂手奪造化然

而龍也乎哉又九河四瀆之乘雲蹈空而吞江蹴海者弗可勝寫也而騷人墨卿乃欲收羅抉剔窮妙極玄操三寸之管城而盡萬物之情狀上發天機下抽地軸大暢靈氣細極環瑋精極情識粗掩芳蘩一篇之善萬物不能逃其形一語之工大化不能爭其巧故有巧匠之所莫雕良工之所莫繪者一覽其文宛然在目非其胸羅眞宰筆含元氣者不與焉大禹鑄鼎而神姦遁逃蒼頡造書而山鬼夜哭則其効也藻不之士握管吐奇枯毫斷鬚動而盈牘每至體物輒閣不敢下得非以中鮮妙思手乏玄賴邪且也抒心而妙者十常八九體物而工者十不二三蓋古今難之矣故雨昏青草花落黃陵則都官以鷓鴣爲號舞人梨花飛歸楊柳則謝公以蝴蝶得名物多則見賤少則見珍若使體物易工則兩君之詩何以獨標嘉譽使少不足貴則二子之號何以流照後來李杜登壇稱詩家大將凡所吟諷揭雷霆而吼風雨乃求斯什不亦寥寥乎則又其効也雲間張君博蒐古今詠物篇什上自六代下及

國朝彙爲一編屬不佞選

之更爲之序夫總千古之精英抉萬品之情態皇皇造物庸無妬乎予蓋竊恐張君爲丁甲所收而其以波及不佞也邪

劉魯橋先生文集序

夫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道者天地萬物之所以生也萬物靈矣人於萬物尤靈矣夫萬物之靈人于萬物之爲尤靈者道也匪道則塊然之形也物之無情者則無靈道不在乎無情而有主則其所以生者道也孔子之道爲萬世師說者多歸功于其六經六經者孔子所以載道者也非孔子之所以爲道者也譬之藏珠于櫝道則珠也六經則櫝也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而孔子暢明之以開萬世使不失其所以生者也而又取而筆之六經使其所以生生者不磨滅也孔子而後秦漢六朝李唐五代天地之氣運趨而日下人物之學術駁而不醇若論其世大都去道差近則小康去道彌遠則大亂而孔子之道卒不可得而磨滅至於有宋眞儒輩出此道遂以大明然有宋以前多大亂極敝而人類不殄者道固不可磨滅也

大亂之世必有端士至不肖之人必有良心道易嘗滅哉使道有時而滅則人類殄矣由宋而後天下不幸經胡元之亂中國之統移于殊醜腥穢之氣偏于神州孔子之道卒不滅有若許衡氏者尚以性命之說倡於腥穢之朝衡之學誠不足羹墻仲尼而要之天固令斯人存其所以生生者之一脉也譬之風霾蔽天曜靈受障而雲物稍薄時漏其光芒則知曜靈固在也我　高皇帝掃除胡元還我中國之正統列聖繼之輔以眞儒此道復大明而餘姚王先生則揭良知以示學者學者如披雲霧而覩青天夫良知者人心之靈明也立於清虛之境而非實而滯迹運於事物之表而非虛而沉空人之所以藏感于其寂緣寂以起感綜事物操縵常鑪錘天地宰制六合無鉅無細何者而非靈明之所爲也故致良知則大道畢矣良知二字孰不知之至王先生揭出之而人斯恍然覺悟而寂感鉅細不必他務遠索而惟反而求之吾心之靈明如夜行者朗月在天而猶操炬而行試語以朗月則炬可立廢而不知朗月固在天也豈

尋幽摘新以駭耳目而奪心神者哉楚劉魯橋先生
蚤歲聞陽明良知之旨于毛道峰精詣超悟布加之
以反躬實踐內存炯照外務闇然萬實輝光表裏瑩
徹爲海內學者所師嗟乎陸子以虛靈爲宗而未嘗
不體驗于事物朱子以篤實爲事而未始不觀照于
此心陽明之致良知得之象山而其通于寂感鉅細
則本之朱子曷嘗有二哉當其時鵝湖之辯不過參
考互訂以求信乎此心而信天下後世初非各立門
戶以自爲矛盾則後世之私

而非儒先之意也劉先生居嘗著論深明其不然者
以此某少事雕蟲中歲猶不聞道聞究心于天地萬
物之理則又雜取三教而泛濫求之以故所見駁而
不醇先生不以某爲不省嘗進而與之語見先生德
性天成溫然凝然淵任道之器使其得志其于世道
詎小補哉世固知先生而未能大用而令先生俯仰
嘗格時懷退志此大易所以有不汲之嗟也

白榆集卷之二

東海屠隆緯眞著

序二

比部招議序

蓋自古稱好生之主必首虞舜而虞舜之命咎繇者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何若是犁然周詳也天之好生大矣陽生駘蕩不廢陰殺誠謂夫含陰殺所以陽生者未普也其殺乃所以生也植苗者除莠夫豈不仁莠哉除所以害仁者不能復仁

秀也其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之心見矣我
國家律令　高皇帝所定也　列聖因時變推廣德
意益之曰例矣其曰招者何乃有司奉行三尺遵律
例而定人之罪之重輕人各自以其罪之輕重而伏
國家三尺招是矣曷以議爲上之殺人非誠甚惡斷
除其人也惡其意爾是故恆求其所以生不得其所
以生乃死之死矣未竟其所以死則生之豈好出入
生死間哉誠重之也今京師號羣轂民犯者成獄司
寇有不協大理得駁問比秋將行刑三司更推之必

干柱乃聽伏而五載又大推至左右扶風外郡國諸
觀察使特司刑獄間遣恤刑使者卒反之而其事權
盡付之中丞臺御史臺而所遣中丞御史必慎選其
人衣繡持斧以行天下歲有司所上斷獄第不協臺
使者咸得而駁正之使者即不悉聰明務究得寃苦
狀而徒優游據尊重奚所稱任使意也予往爲理官
業見比部招議一書朝夕手之不置蘄仰見古明刑
弼教之遺著之行事已由選部遷棘寺猶不釋卷也
乃今奉　天子璽書使視江南而予之憂益深矣江

南古泰伯之鄉也當時斷髮畫體侏儒音聲隣蛟屬而友龍子意不復知有文物禮樂如今世所稱說者而其人户多樸茂長老上非有危法裁之而下亦不知有上之危法跡其行要自與法遠而匪以避也此雖稍乏文彩亦何害爲古而今號能讀書話言道理都服而嫻容豈直薦紳先生能之至耦耕息販負擔之徒亦靡不彬彬然足觀也然好盡出其智力以角而虞劉其弱者狎侮欺紿攘秘罔弗至焉戾積而身殉之彼誠自負巧也將不大拙乎哉其以巧敗也不可謂無知其巧以拙敗也又不可謂有知有知而無知之死也寧不悲哉其蹈冥也邪且予又鑒之漢矣漢時不專使使論囚而郡國守相得徑取中旨自決而王溫舒義縱之徒出至具私馬爲驛上書族捕那人千餘家不二日報可流血數千里而目眈眈猶且惟冬月行盡也人主更能之下璽書旌擢漢德抑何短也自非蛇虺毒螫人尚有生理者亦何可快意而婁剪之烏在爲民牧哉今　聖天子命使予得奉天子使威名稱行法而實不得專又於其中法不能勝

情者獨取其尤誅之令毫髮亡當於心得暫緩據實請此其旨蓋在生豈不遠過越漢也茲議也期在洗冤抑閔蠢愚辨疑似以聞上諸非大辟成遣論鬼薪下者並得從末減亦既窮日夜力校勘情法稍增損之俾刊布爲式凡撫屬之吏一一得宣而流焉千載而下煥然聖天子之德意如舜日之重華而予小與得竊附於三就三居之列則厚幸矣

劉子威先生澹思集敘

夫道之菁英爲文文之有韻爲詩蓋不知何所自始古今人物靡弗馳焉大道默默烏取砰訇鑿破混沌磔裂元氣以雕大素而變希聲則其敝也而至人不廢老氏糠粃一世翻然以西滅迹銷聲黯爾冥寄寧復馳神雕繪者乃因文始而留五千言五千言庸詎非文邪而白雲謠于金母青裙歌于玉童即玄聖靈人謂至亦語語至亦語語韻也仰而睇之夫雲蓊然而霞爛然而雷電霍然亦文也夫調調翏翏颼飂谽谺觸穴爲嘯遇松而簧亦韻也故鴻藻之士氣韻清疎蕭曠之夫神情朗暢必發而爲文采鬱而爲聲歌

譬如根之有華谷之有響天動神來惡得禁諸然其
淺深工拙往往千里豈惟格以代降抑亦才緣質殊
含文而獨稱詩三百之降而兩漢也晉魏之降而六
朝也隋陳之降而李唐也如西日不返東流靡回雖
有神功莫之挽也孟德子桓之質而東阿之華也彭
澤之冲而江鮑徐庾之綺也沈宋之工而儲常之象
也元白之纖而李杜之大也如鶴長鳧短烏黔鵠白
雖有智巧莫之齊也我 高皇帝取天下於胡雒之
手南北王氣籠罩今古風雨岳瀆盡吐厥靈以故雕

龍之業亦光起前人爰出異代李何遑徐諸君導其
巨波濟南瑯琊諸君揚其洪流於時子威先生則獨
運靈匠自鑄偉辭有物必博有玄必鉤有思必湛有
語必瑰若太和玄嶽獨立天嶠跋扈齊州而不肯爲
五嶽下大海茫茫日月湧起雷霆下擊鉅靈走死造
物不惜簸弄若茲亦絕奇矣郵琊棲心玄眞業焚筆
研先生深契要眇常恐弗前而猶有斯集者何則至
人不廢也先生思窮块北語駕鴻蒙奇古則神姦之
鼎雄爽則風胡之劒險峭則懸厓之溜深窅則渊洞

之穴乘蹻流電不可端倪亦既培壘子雲彀雛崔蔡
融屈賈而詣化驅斑馬以入深逮其爲詩又何獨到
也程古則蘇李抗旌三謝陪乘體近則正始命格大
曆取材當其得意便闖古賦之場至其幽遐居然眞
語之語可謂思苦志勞力勁神王沉淵無底排雲直
上披靡前後自建一麾良非偶也某少有蠹魚之癖
歲月既邁砥焉告罷偶聞澹漠之旨不啻渴夫之飲
財露瑯邪太原復時以罄帨見規稍思沉默以學希
夷恬愉以養丹元墨卿之役廢置久矣而今乃爲先
生所挑也故菩提上果猶有聲聞大道神來未除狡
猶結習之不易刻如此哉夫綜物寫象述事宣情則
此道爲勝若求之性命則此特其皮毛耳至實不曜
真人含光三歎斯語願與先生共最之

南京鄉試齒錄序　代作

王者網羅英俊以賢不以齒故華顛非老童牙非少
才謂鵾起鴻烈研隱要以其人何如安問年爲鄉試
有錄錄以齒者何也則讓之道勝也唐虞遐規帝道
郅隆百僚濟濟後世爲楷垂讓旻哲益讓朱虎熊羆

伯夷讓夔龍卽上材神智不以人含德冲和宅心
柔澹故其所摽樹者亦光明俊偉縣諸日月而聲華
到今是讓之道勝也先王之教人也宗廟膠庠貴老
尚齒進飲食則拜奉几杖則拜溫恭遜讓之禮童而
習之以折其驕蹇之心而養其從容溫粹之度當其
時士大夫之器局閎深德業無玷犁然多玉瓚黃流
之選詩書所稱後世豔焉帝王以還代不乏俊邁之
士或好通脫而惡繩檢習矜露而耻弢藏摯拳曲跽
鄙爲俗儒倨傲鮮腆自爲快士輕俊子弟薄有才藝

至傲其父兄童子何知稍解伊吾輒輕其先輩讓之
道蔑如也藉令他日出而立朝腹笥五車言如春華
能如轉環智如倒囊其量不足稱也嘗試以後世之
士大夫與朱虎夔龍諸公潔長較短或材智不甚遠
而氣象自別其所摽樹奚啻星淵士奈何不遵德讓
哉不佞寡昧謬司文柄於南國峩峩南國維士之藪
蓋自六朝以來山川盤回靈氣日開文風日暢家藏
夜光人握靈蛇雕龍之業不可謂不盛矣然竊聞之
俗沿浮華士好揚詡少負雋氣操筆斐然輒思傾江

左之彥貴都下之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則讓之道無乃缺乎是不佞之隱憂也南國之文盛矣奈何復以文進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余於多士不憂其不文而憂其不讓子雖神聖不加于父弟雖上喆不先於兄溫然平和沖然挹損濟濟多士雖與唐虞方駕可也故士大夫則以賢居鄉則以齒以賢則得眞才以齒則崇讓德得眞才則國臻於理崇讓德則俗還其醇聖王之立教作人意亦弘遠矣哉爾多士勗之余將藉以報聖天子矣

抱侗集序　代作

丹陽姜先生之爲吾邑博士也不佞某實出其門先生學講性命教本人倫以作吾邑布衣韋帶之士吾邑布衣韋帶之士沐浴大雅矍然顧化亦既彬彬而先生胸懷平澹格韻清疎振鐸之暇留心吟諷歲月云邁積以成篇躬殆庶之材而兼黠也之趣每讀先生詩泠然飲水矣夫清流不出於泥洪音不發於細竅襄陽蕭遠故其聲清和長吉好異故其聲詭敷

青蓮神情高曠故多閎達之詞少陵志識沉雄故多

賞際之語詩本性情爲胸次捷于吹萬肖於谷響弗可遁也先生之詩平澹清踈如其爲人間涉世故時輒扼腕不佞某乃有以窺先生之際也昔陶靖節辭塵埃獨立物表故其爲詩冲澹幽人韻士嘗好習之至讀其荆軻等篇則知此老胸中磊塊之氣曷嘗盡銷先生實近之先生蓋道足以淑身心教足以澤萬物材足以應世故詞足以陶性靈故可貴也先生令弟大司成鳳阿先生金碧麗藻煙霞體氣知幾有道人也先生於司成爲兄清標遠韻咄咄逼朗京口三山之勝獨鍾于姜穆乎休哉足以表俗昔王祥于正始不在能言之科人間與談理致清遠先生以道學顯名而所爲聲詩若此有德者必有言詎不諒哉某夙荷先生教粗有成立今則簿書刀錐汨其性靈風塵牛馬損其神識豈惟立德即併其言失之其何悃矣

梁伯龍鹿城集序

夫吳越古龍子之國也語英靈則石帆林屋摽其勝

考人物則伍員種蠡擅其奇選雄剽則水犀君子賈其勇徵妙麗則夷光鄭旦揚其輝南徐以東禦兒以北蓋天地秀拔遒上之氣偏焉予讀左國春秋越絕諸書卽其所爲煙熅噴薄者何其翕而愈張出而靡已也迨入　皇代益以纚縱文章之伯上掩天心神仙之踪下絕地肺龍蟠之夫滅跡霞表鴻漸之士高議雲臺穆乎休哉單前隻後如天雞乍鳴海日橫出未有若斯之烈者也余自汝潁稅駕由拳攬轡山岡紆軫羣彥載喜載怖如竦身罡風矣崑陽蓋有梁伯龍云伯龍少時好爲新聲是天下之絕麗余聞而太息以彼其才令力追大雅上可東阿蕭統下不失爲王江陵李王孫而胡乃自比都尉侈爲豔歌是以龍驥捕鼠也近始得其古近體讀之儁才豐氣往往合作益大欣賞其始一何皮相也故知名姝國色冶容則冶素面則素朱絃白雪房中則房中郊廟則郊廟何不宜哉伯龍爲人長身嶽嶽氣韻蕭疎家貧晏如翛然物外所至山林褐博王侯貴介無不爭致伯龍伯龍入戶把臂爲驩而已譬如海鷗野鶴時或近人

而終不依人故其爲詩當其綢繆間多情語當其蕭散間多曠語總之玄霜絳雪非世所常珍余於是而益歎吳風之亶厚也夫草木之華必歸之本根文章之極必要諸人品延清洩沕君子賞其文而薄其人襄陽清遠則此道益貴也伯龍既長麗情復多曠度身有八尺之軀而家無百畝之產入媚其妻子而出傲其侯王故天壤間何可無斯人何可無斯語

范太僕集序

詩者伎也其爲道也小其爲象也假而古今之人率爲甚則畢生之神力而爲之曹劉潘陸顏謝江鮑徐庾陰何蕭范以及三唐諸公專門名家其于詩譬則其飲食衰葛固也無論即至人玄聖匿跡舍靈英物大儒崇鴻務鉅非屑屑然爲詩者而埒或不廢孔子神援聖智嘗欲法天希言而至手刪詩以傳後世龜山之操兇虎之詠至今伊吾人口竺乾古先生修眞去妄總空一切而間留偈語詩格宛然余讀黃庭眞誥金簡玉書琅琅鏗鏗盡作韻語故知東華西池南真北陰鬱蕭爾羅之土蓋珠之中曷嘗不以此物爲

貴也又況文士墨卿暢情流響矣何恠其殫精竭神而終其身爲之哉古今之人才智不甚遠絕殫精竭神終其身而爲之而格以代隆體緣才限儁流英彥逞其雄心于此道淺者欲其深深者欲其暢憂者欲其疏疏者欲其實弱者欲其勁勁者欲其和俗者欲其秀秀者欲其沉狹者欲其博博者欲其潔以並駕前人誇美後世其心蓋人人有之而賦材既定骨格已成卽終身力拳而卒莫能改其本色越其故步而止以精工存乎力學而其所以工者非學也以超妙存乎苦思而其所以妙者非思也三唐之不能爲六代亦猶六代之不能爲三唐五七言近體之不能爲十九首亦猶十九首之不能爲五七言近體徐庾之不能爲陶韋亦猶陶韋之不能爲徐庾青蓮之不能爲少陵亦猶少陵之不能爲青蓮世有智籠宇宙力格羆虎而用之聲詩則短辯倒江海巧雕衆形而施之險咏則拙故雖小道亦有不可強而能者雲閒范太僕先生天資俊邁器局端凝爲郎爲督學爲大方伯所至展采錯事弘伐隱起而閒情曠屢時寄之山

川風月車轍馬跡殆半天下而登覽唱和之什布諸區內雲散霞流久而成集不佞某得而讀之大都沈雄和暢出之自然高者業據大曆上座稍稍降格亦不失錢鎦雁行蓋先生身嬰天人之大寶心覽性今之玄超故雖簿書塡委若在丘樊王事紛挐不廢吟嘯及其挂冠而歸谷水之陽輪鞅去體禽魚來親澡水晞崖益耽篇什不佞以吏牘小暇時得侍先生杖屨于西佘天馬之間見先生逸翰飈飛嘉藻泉涌口不言而神伏焉夫自三百篇而降士大夫之攻聲詩者何可勝道然而英靈河嶽代不數人秀句瑳華人不數首其間刳心敝形聲銷名滅生有千萬言而死不傳一字者又不知其幾比于候蟲方以候鳴亦以候止此修名之士所爲涕泗嗟傷者也顧萬物之形容聲響皆有銷歇時而惟精神不可磨滅漢高帝西楚霸王大風垓下之歌不過三言耳而萬古跌宕千秋悲涼則其雄豪沉鷙之氣不滅也又況至人高士陶洗性靈而發之者邪孫公和塊處石室竟日亡言而後之人猶能道之所以傳者不在言即又安用多

爲而范先生之詩固自有足傳者在要不在詩將閒情曠度時寄之山川風月是乃先生之所以傳者也

王冏伯制義稿序

夫出而必薄盈而必缺天之道也不佞觀霞之燦也易流崖之削也易泐竹之表勁也必虛其中華之香烈也必減其色故物莫有過盛過盛則物妬之吾不能無疑于冏伯冏伯之先自其王父以及于鳳洲先生與其仲父麟洲觀察振絕調蹈名荒掩靈秀空人羣其盛至於無以復加而衝風之未猶爲冏伯是天之驕王氏也莊生不云乎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羽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今王氏之積厚矣有力大天顧驕王氏乎哉昔先大父司質司馬精誠耿亮功在夷夏而以讒死天下匹夫匹婦寃之比于宋之武穆是造物所哀也弇州兄弟之才之文籠罩千古而汎愛兼容寬然長者天下之饑寒不絕于門而才畯不虛于席進蒙其噓獎退而詬詈之朝沐其恩注暮而齕齮之兩先生弗聞也進而噓注之歡然噓注而詬詈而齕齮之歡然退而詬詈

齕齮之而復進復歡然而曾不以此爲德不卒也此其器量何如哉是造物所賞也造物哀而賞之其錫必厚印司馬之後是爲兩王兩王之後是爲冏伯固也何驕之有冏伯士之駿也我以爲駿人以爲駑至于一旦以文冠其南國南國遂帖然從而駿之嗟嗟此冏伯也今一何駿始一何駑乎昔人之謂王藍田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其家猶爾矧他人哉玉之在石也和氏以刖及其剖也秦人奪之趙人爭之玉非有改也冏伯剖矣吳故多名士以予所見其爲冏伯而未剖者吳猶不乏在事者惡得不注念也弗念則皆駑也駑而駿之爲日不晚乎以冏伯之才之文一冠南國而南國帖然則呼順風也雖才且文抑或以其弇州先生之子邪以冏伯爲弇州子則呼順風弇州而有子若冏伯者則風水之積厚也雖然余終虞造物之妬子矣陸士衡明知道家所忌而猶冒而爲之難以語智周魯靈長大都以忠厚謙冲之道勝也冏伯祖父以精誠寬大承家數世之後乃有冏伯冏伯遵而行之後未艾也而其道在損老子曰吾

之所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岡伯之用物弘矣弘而不已必有後憂故岡伯之爲駿也玉也寇南國也是皆所當損者也究之卽岡伯亦損也損則虛虛則亡不游矣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貫金石而無碍步日月而無影則虛之極也岡伯誠思之今則駿始則駑剖則玉不剖則石駿也駑也玉也石也何當之有知其無常而猶屑屑然有之是蔓者之抱大珠惟恐墜也嗟嗟岡伯之寤也久矣

東遊記序

予讀杜少陵詩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則心神冷爲爽也岱稱東嶽其上七十二君丹書寶籙在焉白雲起于封中曜靈出于日觀身在絕頂罡風扶之日極銀海嘯遍帝座當下界雷電交作風雨晦冥上方且披豁虛灝萬里朗徹又元君所治作鎮于東堂簫鸞鶴往往而見靈區勝蹟固圖記所張皇哲王英主所豔美而幽人韻士所栖遁也余生平勝情勝具頗亦不乏而車轍馬跡未得一捫梁父則天哉之爾豫章朱大理可大與東阿于太史可遠東遊登岱立

馬封中夜半聞天雞觀日出齊州一指大海一沫澄光瀕氣了無端倪振衣長嘯謖謖與五松寒濤相應骨雖未僊輒使人有凌虛出世之想咄哉兩君茲遊一何奇絕也兩君各得詩如干首其道中所得者總之屬于登岱余讀其詩太史深秀婉暢骨格天成大理峭拔沈雄高華絕世方之老杜可謂異曲同工故余以爲山靈之遇秦皇漢武何如一當兩君太史生長東土岱其家山大理以讀書謫居故得偕太史同遊雙標佳韻並映崖谷則泰山君之徵寵靈于兩君子也

余無從東行日手東遊記一編即宗生臥遊然而終五嶽之遊皆臥也

屠司馬詩集序

家司馬天才豪逸凌轢當代自其少時落筆吐語光芒飛射如乘駟列缺閃爍變幻不可逼視慨然有志于作者及釋褐服官出入中外遂講古豪傑經濟大業琢攻雕蟲徒空文自見及秉鉞于楚奉　詔修玄嶽謁玉虛師相探金箱寶笈下而遇異人青羊橋上恍焉有悟則又冥心至道栖神清虛不欲以聲帨之

文自取銷精耗氣也故其爲詩貴跌宕而黜纖細尚雄渾而薄雕鏤務興趣而略聲律其間有語直而意婉體質而色華句淡而味濃調險而氣適或情境所到頃刻千言或累月沈冥不哦一字是雄豪大人鉅麗之章固非隅曲之士所爲嘔心枯形而得之者也公晚年擺落世務不以一物經心時拈枯碁時銜濁醪罷則終日危坐興至矢口偶成一詩取適而已了不求工而天機流暢顧有非嘔心枯形者所能到嘔心枯形者務以死求其驚人而索之味短公了不求工矢口取適而往往神來則存乎養也司馬少負奇頴中歲奮於勛烈晚杜德機含光塞兌儻所謂古之有道喆人者非邪若而人者卽不留一語不垂一文其神氣固足不滅而況名章大篇纍纍若此何憂不傳余與公爲諸父行而少于公甚總角相眷受公國士之知三十年公年八十化去余時作由拳長聞計爲位而哭公極哀白日爲余慘淡匿光道路聞之至哀慟父老云蓋至今公與張司馬同一尸祝而公子田叔有俊才淑質清眞好道與余爲同心交卽余不

手定公遺文以傳後世誰當定者嗟嗟子期亡余琴可破矣臨文三歎心折于茲

靖江朱氏族譜序

夫葵衛其足葛藟陰其本根萬物猶然而況含靈之屬哉先王之世最重宗盟則以敦睦展親義之所出也古者如姬水大嶽神堯李耳必推其自襲神明之器嬰天人之寶彈壓神州光起榮烈恒必由之魏晉以來益重門伐矣崔盧王謝顧陸朱張其在江左代號鉅宗門寒地賤者[illegible]都將相朱紫赫煜而退而不敢與齒必也求之芝草醴泉之云無乃固哉然而烏衣之胤世有門風文藻器具亦在所染也則宗盟之關乎人不尠小矣靖江朱氏僻在菰蘆遡而求之實故江左著姓僊源靈根判簿是如簟簬藍縷懷遠實開之判簿而上茲昧哉懷遠以下胡其蒸蒸也江左于寓縣無當一丸靖江于江左無當一粒而朱氏乃巋然顯於龍子之國至雲仍之盛如在明君者遂以行義風調藉甚其聲山輝川媚烏得閼諸乃知長松之礧硊上干雲霄下蔭茯苓大澤之噴薄細育蝦

蛆巨產龍蛇其所由醞釀鬱蒸遠矣朱族故有譜不盡雅馴在明君乃聘太原王百穀先生纂修焉約繁文陋雕龍繡虎亦既彬彬遂冠南國其間稍多剗削要還大雅而宗人自愛其痂日有嘵嘵百穀與在明君堅持之不下也王君以俊才朗識爲朱氏董狐孫[illegible]腕可斷而筆不可奪彼宗人無趙宣子桓大司[illegible]奈何曲筆事人而令後人嗅輙穢之也快哉太原金石比烈今代乏信史矣焚香開局則有蘭臺石室在若而夫不以登而令螢弧之管小試波臣之宮又未免嘵嘵者口也是士孫氏所嗟也

少室山房稿序

夫詩難言哉摽拔藝苑掩罩人羣蓋搦管者率多雄心然定精而索之必有所不探畢力而趨必有所不至覽觀古今學士大夫之作事勝則傷致情勝則傷裁理勝則傷韻氣勝則傷格浮豔則傷骨緊迫則傷神是詩家之魔事也世有小才獵得一體輙自斐然驟之鼓吹而徐之音效擘之春華而味之嚼蠟翳豈不力天則刑之夫夜郎王惡知漢大哉余友胡元瑞

束髮治詩駸駸高步濶視比于蒲稍躡浮雲而上其氣盛其才豐也十九首如洞庭雲門千秋寥寥用其語則襲不用其語則遠作者爲短氣罷爾元瑞獨奮而嗣響不襲不遠庶幾古人典刑曹氏父子以下取法而裁匠心而運詣妙境矣而尤長于五七言近體無音不亮無思不沉無體不厚無骨不勁無韻不飄無法不比其雄大而峭峨眉劍閣之秀其縱横而整混陽鉅鹿之師人曰于麟不死固誠知言然其離合変化則不盡出于于麟也弇州兄弟汎愛兼容爲世

溟渤一至此道便持不下而獨盛推元瑞海魚龍鮓非司空疇賞哉余與元瑞同舉于鄉兄弟之義甚好知元瑞詩自兩王公外宜無如余者雖令元瑞自言之大都若此矣蓋自余爲吏與元瑞不相聞者六年癸未握手都門數從海内諸名士游余兩人遂益驩元瑞謂余曰子修辭海上士争執牛耳而盟子家藏靈虵人厭鼎臠獨胡生眇不聞謦欬之聲久矣子且懸書以詫海内海内冠帶同盟之士載書登藉纍纍如雲而獨寂然于金華牧羊兒余則不遭亦子他日

千秋之恨也家有山房儆帚徵享千金子盍圖之余爲千金大矣余奈何復爲曰子詩業乞言兩瑯邪其毋已而余之車馬復有行色衝風之末乎乃元瑞請不已而余之車馬復有行色于是勉爾抽毫面目沙土口吻煙霞余則愧之顧余兩人之好與余之知元瑞詩若此其深也非是言則天下不得聞余惡能已哉

嘯廬四賦序

昔大禹覃神蒼水應之金簡出焉恩公專精帝爲之懼操魂之神下焉知文章者靈明之器也上帝之所命鬼神之所憑日月五曜之所會嶽瀆風雨之所奔其爲物閎矣劉向發祥于青蔡文通乞靈于彩筆子雲吐奇于白鳳王孫徵異于王樓秀絕之姿即得之天授自非精神所潛胡由獨詣也文章道鉅賦尤文家之最鉅者包舉元氣提挾風雷翕蕩千古奔峭萬境蒐羅僻絕綜引幽遐而當巧自鑄師心獨運豈惟樸遬小儒却不敢前亦大人鴻士所怯也卓哉此道盛推西京建武之中長卿其傑識者謂其賦不似從人間來稍降而執戟便遜前人譬之良馬工步輒方

蒲稍毛色僅存神骨頓減彊弩之末則有景純玄虛諸公雖非天來亦復砰隱比及皇代王氣鬱昌文藻連翩此道終缺北地盧柟差稱矯然亦鉛刀承龍劍之乏爾二百年後乃有董生董生好古躭奇軒軒撟舉他文尚多未備而獨逞其雄心慓氣于四賦方其研精索之枯形嘔心神氣四揚逮其既成拊玉摐金掩罩區宇出以示時人時人未之奇也余適歸自萬里董君揚明以其賦來謁屬余敘之若左太冲之徼寵靈于玄晏先生然者余始讀之咄咄神爲王也再讀之矍然慴伏三讀之竟魄爲漭溱兔朗若蹈虛空而翔冥極嗟乎玄珠喫詬離朱之所不能得而董君得之溘而夕死固可無恨余又聞君賦將成遂感異夢信也詎有此道而不通神靈者哉昔長卿賦出帝乃出不同時大冲一當皇甫君言都下遂爲紙貴余既賞君才而又嘆君之不遇雖然以俟千秋萬歲可也

白榆集卷之三

序三

東海屠隆緯眞著

李山人詩集序

夫水之觸石也松之遇風也泠泠蕭蕭嘹烈而清遠出而土囊吹而爲呺胡其竇乎則其所計著然也騷人墨卿無代無之後人乃往往好讀仲長統梁鴻鄭子眞尚平韓伯休陶靖節王無功孟襄陽諸家言豈非以其抱幽貞之操達柔澹之趣寥廓散朗以氣韻

勝哉孫公和獨處石室嗒然而已嗣宗對之長嘯意盡而退至半嶺間嘯聲振崖谷若數部鼓吹顧視乃向人嘯也而嗣宗輒用自失高韻勝氣一嘯而足即安所事謦欬之言故詩不論才而論性情亦存乎養已世有心溺珪組口胥煙霞其言雖佳其味必短何者爲其非眞也余友李山人賓甫少而辭榮中歲石隱家幸不乏負郭弛于負擔所居有林皐泉石之勝灌園垂釣與禽魚親發爲詩歌力去雕飾天然冲夷語必與情冥意必與境會音必與格調文必與質比非獨其材過人蓋根之性情者深哉則其所得於丘壑之助不小也少室終南詎不翛然一絓時榮體氣遂別雖復津津雲林如嚼蠟何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山人之所以幽絕足賞也余少家黿鼉之窟野性甚習蓋庶幾有山人之心不幸爲世網所羅幽人之致減矣而猶復與山人津津不已是天台子微之所以笑盧公也雖然神遊八極青蓮庸詎非嘗在供奉之班者邪

贈楊大夫應召北上序

夫吏道尚循良古今譚之則天子所使敉寧區寓牧
養元元俾無敗羣斯其職也釋此不務務栩其精神
獵華弔詭爲嶔嵜嶄絕之行以鬬奇買名驟而施之
可以得志然于計安黔首之道蔑如也又或媕阿闒
茸猾稽圓通巧以游于世而規取大利亦時人所賢
無乃非莊士之操哉乃若爲吏而寬然仁慈悶然淳
樸行安而志和神安而氣定周詳整暇兀若丘山覃
思致精壹意黔首上不立奇節以驚時下不習繞指
以媚俗而吏道醇白絕無瑕類則吾鄞大夫楊侯是

也本于越絕爲最鉅西控吳楚東接溟渤俗華民貧
枵若大瓠然飛蓋結駟者出輙成羣風之靡也務日
以煩侯之胸中殊不煩若冠帶雲集案牘山纍厥嘵
嘵者其下如沸侯悉徐而聽之蓋人人靡弗得信其
口既而徐出一言剖之亦人人靡弗厭其心其神氣
固常凝寂也事上官共而無諂禮鄉士大夫敬而無
隨治事勤而不苛出令詳而不細而精神計畫壹以
爲天子牧養元元爲急故陽春之意常多于秋霜士
庶亦以生我之恩附焉連袂而歌交口而頌無閒黃

稚婦孺葢自古以寛和得黔首心未嘗有若我侯者
卑窪無論卽高自蘄絕炎炎隆隆鬬而獵取一時聲
譽者久之且索然銷沉彼不茂其根而茂其華效固
若此侯惟温温愷悌不爲若高而聲實隱起遂爲東
諸侯冠語有之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然是豈侯之心
哉侯知奉職循理而已今夫水性好平長風下擊濤
如連山水不辭爲下百川歸之至于稽天侯之政平
而善下世之務蘄絕奇詭者卒莫先焉故上善若水
侯今行矣朝謁　至尊莫列臺省則他日之風稜嶽

嶽龍矯而鵠擊者庸獨非侯邪嗟乎余求南罷矣固
侯所耳而日之當　人主前席侯時訪問民閒所疾
苦余願侯首以海壖之氓置對余與邑父老子弟世
世徼侯大惠雖在闕下猶東也是役也侯部下士方
君陳君等數十曹何實乞贈言于余侯之居東惠愛
在氓黎而章縫之徒佩德尤切焉余觀多士趾未及
河之津而面皆慘色其在父老子弟可知矣

送大宗伯徐公致政歸三吳序

夫干將莫邪神物也俯截海水仰抉浮雲其用良可

寶也鑄而成之詎易乎哉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邪
之谿涸而出銅雨師灑掃雷公擊橐鞴龍捧爐天帝
裝炭太乙下觀其成若斯之難也異人豪傑稱社稷
之器噌吰砰隱光昭金石垂千秋名故非偶然也其
生必梃河嶽之氣而其成必有操鼓鑄之權者出入
千蠻煙瘴雨憂勞千百折劻勷展轉于衆生禍福然
後神完氣定而可任大事若今大宗伯江左徐公是
也公爲人磊落淹通博物知古明于當世之務與之
譚洞極三才兼綜萬變陳先民之所常言吐洪蒙之
所未有了如倒囊而出物德器凝重不爲物先迫而
後起事無大小靡不會卒立辦游刃于虛無有足難
先生者而尤善當事變撼之不挫驚之不怖有古大
臣風公材故自得之天授乃按其生平其所玉成于
鼓鑄者良深哉初爲祠部郎有聲時　世廟躬修玄
默饗祀郊畤　上英明嚴重百司頗難于祗承而公
爲祠官累贊鴻禮咸惟公勞有如不由公則不協諸
郊廟疏辭樂章多出公手間有不出公手輒無當於
上心大宗伯甚倚重公公亦孳孳敭在事凡六年

出爲荆州守大宗伯吳公深惜之荆州沃野俗獷宗室多橫不法公用包荒馮河恩威大著沙市者荆州稱上腴一郡仰給而景廢下心薄封土用宵人言計奪沙市以自廣沙市者荆人待以爲命而景王以穆廟親弟取　上旨收沙市何啻泰山壓卵公曰沙市者荆人以爲命不可不爭夫此非天子之尺土奈何親王得規以爲利以計給王使而身就　詔獄時同事一二大吏懼捷天子骨肉親禍且叵測太守實首難而波及同事罵公不容口公以死持之而神氣

屹不爲撓　上特原公其事竟得寢公知爲黠首死爾事寢而特見原黠非公本懷也余聞之楚人公去荆州時父老子弟爲歌謹而慟哭遮公者擁車前後幾百里及由藩臬晉御史中丞開府鄖陽時江陵相國有父喪他中丞動以數千金爲奠賻最少者不下千金率取之郡中鄖陽守某業先意爲公治千金而微探公旨公大駭笑曰寧有爲天子撫臣而以千金賻相國家喪者禮則有奠賻禮稍華公又卻之曰禮哀有喪華何爲者易之置奠禮稍華公又卻之曰禮哀有喪華何爲者易之

而後行江陵先是心服公爲守狀至是雖不懌返其
奠而益敬公大節凜凜若此及公由鄖陽入爲少司
寇未幾遂晉大宗伯江陵謂公曰秩宗典禮廢墜已
久賴公一振刷之公視事後與諸司日夜講求凡
國家大小之禮仰規先生下合當世務定畫一以爲
楷模諸所釐正犁然每與江陵議大典禮恒鑿鑿持
正論無所阿江陵雖強愎內不能平而恆勉從公江
陵刻深好諛敢排天下公議而直行其胸臆所引
多從諛小人竟以此敗而獨能心知公材拔之

登之大位以彼其盛氣恣睢一言且語所當無不立
廉者而特屈體容公卒能殫心肇書與于禮樂雖江
陵一隙之明實公生平鴻材亮節有以折服姦雄心
耳公在南宮三年適山陵事竣覃恩加公宮保而公
遂乞身　天子特念公勤勞久優詔許公乘傳歸嗟
乎公老矣而神明視聽尚未衰何輒謝事然聞之功
成名遂身退天道也公及未衰而完身名以東東則
有虎丘洞庭在肇結煙霞婆娑而遨焉公則適矣第
老成去國有識所嗟不佞幸得以職事從公後方竊

自喜朝夕咨諏庶其不迷而公乃東一旦遇　朝廷
議大典禮不佞輩眷眷其何所裁是不佞輩之戚也
他日　主上或思黃髮行首及公其胡能遂安桃東
山片石哉

送殷無美出守夷陵序

夫人徼山川山川亦徼人穆天子遊崑崙涉瑤水而
後與西王母遇軒轅氏登具茨崆峒而後得一當廣
成子人不徼山川乎會稽以神禹茅山以叔申匡廬
以匡君焦山以焦處士山川不徼人乎幽人曠士目
窮九州胸挂五嶽即一瓢一衲而從之亦足愉快而
況綰符結綬得天下佳山水處臥而撫之半治簿書
半理芝术人吏散去白雲下來泠然足暢也又何羨
交戟之下乎昔謝玄暉出守宣城牕中遠岫庭際孤
松標韻蕭遠至今猶稱謝宣城牕中遠岫庭際孤松
世人目金華爲清虛鄙簿領爲穢賤夫清濁寧視其
境視其心爾故跡寂心喧金華亦有穢賤跡喧心寂
簿領亦有清虛大丈夫朝釋耒履暮綰理人印得以
專城南面而爲其所欲爲而又得坐擁靈區秀壤結

人外之孤悰而寄胸中之寥廓是人生大快事也余友殷無美江左名士結髮讀書以蝥狐先登秇壇南國之彥靡然從風年逾四十始起家進士以彼其才有國鴻寶乃上不留金馬之門下不直含香之署而僅領荆南斗大一州以出人多爲無美抱忿悁不平謂騰空之驥不以捕鼠剸象之劒不以割鳧嗟無美而以捕鼠割鳧邪余謂不然陸士龍之于吏道甚習嘗爲宰有異政而卒以文掩皮相之士往往謂文人即摛藻如春華無益殿最毛髮斯楊子雲之所以薄雕蟲曹東阿之所以求自試也無美斧藻之辭業聞于天下所不知者吏道也而無美雖儒生爲人顧深沈有計略可與成大事試之牧伯且以綜核精彩大鬯風猷爲文士解嘲而又以吏隱領略山川風物美哉斯遊又安所用其忿悁不平爲也寰區山川風物之美莫如荆南蓋自古記之七十二峰之上朱陵紫蓋兀立雲表洞庭雲夢浮天無際薄魚龍而吞日月片飄浮大江而上蕩潏衝擊波濤相礫使人心氣恐怖驚其險絕若夫順流東下方舟如箭鳥啼猿嘯峰

巒來迎瞬息千里使人神骨冲舉樂其凌虛僊靈怪異則有巴陵黃鶴之遺焉雄豪恢詭則有七澤大獵之事焉妙麗恍惚則有涇陽龍姝巫峽神女漢皐湘浦之靈焉閎肆鉅麗則有倚相屈宋之材焉蘭芷射干茳離蘪蕪參差歷亂咸可采擷大丈夫握盈尺之組儼然蒞荆王故國而遐歷周覽六千里之山川風物暇日集賓客登陽臺把酒吟眺即神女滅沒隱見修容端靜不復敢以片雲點使君巾袖躡君山謁黃陵廟而髣髴聽湘靈鼓二十五絃時倚春竹時隔暮花亦足暢矣詎必騎一款段日盤跚蹴躃長安道上而後稱顯融得志哉嗟乎無美行矣海上有得道神人方且餐霞絕粒而遊乎太清之表浮雲三事若將浼焉固無美平生師友也即欒巴王喬安知不爲無美哉余嘗濫青谿長不習爲吏而刳心去智亦嘗與海上得道者伍蓋庶幾無美同調乎無美行矣南嶽祝融之神且命掃地十里而候使君前茅矣

王茂大修竹亭稿序

夫詩者神來故詩可以窺神七之寥廓者語遠端亮

者語莊寬舒者語和褊急者語峭浮華者語綺清枯
者語幽賾朗者語暢沉著者語深譎蕩者語荒陰鷙
者語險讀其詩千載而下如見其人士不務養神而
務工詩刻畫斧鑿肌理粗具氣骨索然終不詣化境
古之名家指匠懸諸通都白日與天壤俱非其詩傳
神傳也余友天台王茂大才氣豪逸天藻爛然爲人
抗爽表裏洞達望而知其豪士莊人似萬曆五年進
士出宰進賢吏道醇白冠東諸侯召入諫垣言事忼
慨無何外補楚臬王君不少芥蒂笑謂人曰楚故大

國風哉三湘七澤白昔稱空濶鉅麗荆王之所馳
騁屈宋之所悲歌漢參差余所治徼嶽則有祝融南真在焉七十
二峰實邊余杖屨余五嶽之遊實始于衡快哉茲遊
帝寵靈小臣多矣余觀于茂大之處此而彌信茂大
之標韻翛然物表閒讀真所爲詩亦秀逸跌宕淋漓
不休肖其爲人甚茂大之詩神來哉天台一時蓋有
兩王生云其一爲恆叔恆叔蕭曠玄解有出世之度
詩亦冲融其台嶺之秀所鍾邪一栖兩雄余懼山靈

之罷于奔命矣

送董伯念客部請告南還序

吳興董伯念童牙稱奇稍長高視逖聽豐意千秋之業讀書自黃虞墳典而下即齊諧裨官無所不窺下筆自古文韻語周漢隋唐而下即近體新聲無所不詣覽其譔結往往神來徜徉恣肆驅白浪乎丰容擢秀吸青霞乎當其意得蛟龍上馳雷霆下擊閻浮震旦須彌崑崙時吐胸臆而日月五星嶽瀆風雨悉趨毫端驟而逼之神驚靜而對之氣爽其才如此爲人通脫暢朗飄飄欲僊與之遊輒生人外之想少負奇頼賢而抱虛長于朱扉華而能素秉心尚通縱而知檢雄文早達貴不及汰白屋寒畯之士雲歸之古有東阿蕭統以藻揚伯倫無功以快稱平原大梁以俠著伯念庶幾兼焉而尤好不佞不佞薄收東海聲伯念耳之甚習比南宮一接目擊道存歸語客曰屠生果然快士向也吾聞其聲今望見其氣矣自是引爲臭味雖吳國雙鈎延津二物不是過也居無何伯念頗厭居含香之署請告還吳興吳興東連越絕西接

姑胥山水秀潤甲天下罨画谿上青沙白石紅蕖紫荇歷亂而參差嘉魴素鯉鴛鴦屬玉飛鳴而上下瓊樓紺宇盡橋遊舫襍遝而周遭天清地皛丹霞暎空松括怒號風雨忽至則天目諸山之變幻也梅花萬樹桃柳綺錯煙牕雲島雞犬秦人則青芝諸山之幽絕也伯念曠士乃一朝歸而盡有之蠟屐捫厓擊楫橫波風吹巖阿月出浦口山采芝苓水擷菱芡朝餐沆瀣暮領殘陽意與所之累月忘返覽六博于花間弄寶瑟于石上尋高僧于古刹逢異人于深林則可以離垢絕塵凌虛逕度又何戀一曹郎之榮乎不佞故海上披裘帶索之夫也偶邀時幸竊祿下寮生平有煙霞之癖日夜不忘丘壑間而苦貧無負郭一頃飽其妻孥不得已就五斗中外風塵馬蹄未嘗不結思東南之佳山水于伯念行尤極惘惘不自知其神與俱馳矣雖然世亦有有之而無無之而有者夫仰熈丹霞煩澡淥水身在靈壤心嬰好爵是有之而無者也外溷世法內宅清虛足蹈九州腹隱五嶽是無之而有者也伯念歸而有君家之天目而不佞留而

有吾胸中之四明其爲消搓一也君即安得以其所謂變幻者所謂幽絕者詫我哉

行戍集序

夫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古今以爲名言余獨曰不財最穢濁故溺貪夫名近清虛故動烈士語是矣而非其至何以故夫金可鎔而不可改其剛蘭可焚而不可易其香隼在鷇猛氣具虎方乳雄心存彼且然而彼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此天性也藤蘿善附松栢燭秀庸夫選耎壯士義烈亦猶汪罔之不爲僬僥嫫母之不爲夷光哉聶政刺客之雄耳意氣所激猶蒙面抉眼自滅其名非其姊以死白之後世誰當知者而況卓落大賢英偉沉毅夫既天植其性而又佐以古今博以義理彼其胸中之跌宕方且糠粃六合浮漚天地烏睹千秋小名乎夫萬乘在前斧鉞在後直鉤推之曲鉤引之自非百鍊之剛瞀亂戰隕五色無主何暇修名修名者曲士之規非卓落大賢之操也故相江陵陰賊鷙刻操下如束濕暴而宣慾睚眦殺人多布腹心中外伺察採訪凡侵及江陵者即片言細

事亡不以聞立得奇禍中外道路以目會江陵父死懼一旦大權去已人乘其後且獲罪叵測謀奪情不奔大小臣寮其儔不畜憤而就李沈君純父時爲比部郎與同舍郎艾君輩四三君子先後上疏爭之江陵大怒上疏者並得重譴沈君廷杖至八十謫戍南海逾四年而江陵死沈君等皆賜環當其褁創忼慨出都門都人士女無不蘇蘇泣數行下而君故豁如此之南海蠻煙瘴霧之與俱狐貍山鬼之爲友姦人伺影凶類含沙當其時命何止一椰葉哉而君又豁如日提一壺尋野人山客相與啖荔枝而聽鶯聲桄榔樹下快然自適頹然自放又安知其身爲遷入遠在瘴海時與死隣哉以故發爲詩文沈雄俊爽鎮壓百代何則其神完其氣定也夫蘇屬國十九年雪嚳所當萬死自分此身終胡地灰耳詎能料其白首歸國乎沈君南戍伺影含沙者滿前後令江陵緩數年不死君之爲嶺徼游魂必矣生還何望焉此非以死生爲旦晝以四大爲幻妄者不能辦而謂其持七尺博千秋小名乎純父在南中所爲詩文名曰行戍集

新都理龍君善遇純父燕邸驩若平生讀其集歎賞不已携之篋中將命工厠于官舍而沈君則以敘見屬夫桑陰杵臼片語即合風期同也君善少年挺洗馬之姿兼平原之藻翩翩氣俠雅擅南國俊流宜其與純父一見相賞輒忘形骸也而不佞某並得幸于兩君子愉快矣雖然純父業班殉君而君善復傳其集無乃非烈士意乎夫純父有道者視荼如薺夷險必生而時寫性靈寄之筆墨即文字可滅性靈不可滅也老氏西出關涉流沙有身之累遣矣而猶爲尹喜留五千言彼豈以名故哉

田翁壽詩序

夫木難媚澤琢琨濁山寶劍之藏必有異氣龍湫之上常吐神光精華所暢惡能閟諸靈明碩傴之夫出好託于薄仕退每結於高霞始覩人羣終踐大道故南華漆園王喬葉縣稚川勾漏許穆長史流盼九州息影五嶽鍊形石室頓轡雲空東攬若木西涉層城鼎鼐入石口饗五芝斯天壤之俊民丘樊之逸韻也賴川春野田翁少標奇藻長冠人倫以兼綜千古非

竹素不掩故下帷以廣識鼓鑄羣才非鑪錘不運故
造士以宣規淘汰性靈非幽通不滌故援神以治心
調煉神禿非涉事不精故薄遊以玩世終抱沖玄非
擺落不暢故遺妄以完真欲專修緯非斷緣不純故
式穀以貽後翁子姓繁昌芝蘭郁烈有子田勸大貝
南金發藻詞林騁步天路翁志抗霞外跡寄寰中方
且治青精以爲飡取沆瀣以爲漿匪歐赤年遂將度
世洪崖叔卿起鳳吹于花間王女麻姑下龍笙于煙
際快哉靈起飄然虛趯宇宙寰盈萬物蚍蜉矣余聞
之淮南八公雞犬並去丹竈存焉蒙莊濠梁老氏苦
縣皆翁之鄉人也龍沙八百豈偶哉夫塞兌合光至
人所實余乃妄肆雕繪爲諸公聲帨倡令翁聞之有
胡盧而登于蘇門也

鄒字如制義序

王者乘日之車御以六氣鞭以風霆而駕赤縣神州
赤縣神州將奔忒焉豈惟籠羣愚亦籠聖智雖有英
雄異人不得逃古之王者登俊于朝其途不一總之
其相以氣其合以神無徒索之皮毛故無擇乎豪卜

疇咨耕釣鼓刀戎夷纍囚飯牛牧豕朝脫草履暮列
端揆上無生平之素下無根抵之容物情不駭而名
實卒符自非寥廓之觀曷由得之當其時士亦多神
智大賢行義粹白功烈茂明非後世可及是其故何
也則神龍之網不挂兎罝黃鵠之繒不下小鳥也後
世慾羽彌增神識彌減不能得士於寥廓而得士於
皮毛則一切索之以言而士爭飾言以應漢以策則
士工射策唐以詩則士習稱詩至我皇代以制義則
士修制義夫三事大臣運斗杓以酌元氣羣寮牧伯

惠黔首而康四方何與帖拈哉此老博士家業不足
以得世之神智大賢明甚而世之神智大賢乃往往
亦以此得之何者士有抱非常之器而國家以常格
籠士士雖神智非此不登出其土苴亦無所不辦也
余友鄒孚如楚奇士爲文包黃虞周秦東西二京胡
其洸洋閎肆也詩綜古近體雄儁哉氣颯颯而逼人
而爲人亦好深湛之思不欲鹵莽苟趨時俗小名而
雅意以凝神完氣駕千秋之業此其品不在常調矣
一日以其平居所爲制義見遺令不佞卒業焉不佞

手之而捧腹何物鄒生以千金享其家倣帚邪不佞生不能從盧敖雲將遊於廣莫之野則當左提劒客右挾酒人而向燕市聽吹竽鳴瑟安能老傍博士習寧馨語已而徐念夫夫何爲者彼其志宜不在齷齪庸流下而一旦舉此物示我庸得無意乎稍取寓目輒覺有異再讀之又異已而淋漓其間乃大歎詫幾失夫夫也夫酒荒淫物也自劉伯倫好之則酒亦有至德焉鍛最庸業也自嵇叔夜爲之則鍛亦有神解焉故制義之業措大爲之則措大英雄爲之則英雄士抱非常之器而以其雄心傀而就制義循衆塗以明獨造借常格以吐奇言託麤器以寓精理則至矣乃今觀孚如之文流標萬古簸弄三才義取師心法必程古厥風欲暢厥理欲玄當其扶宇宙之秘若剖判而出其藏也當其傳先民之神若同堂而據其座也爲制義若此儻亦所謂不朽之烈乎烏睹制義之不若詞賦哉昔者司馬長卿賦不古盛稱楚雲夢其言閎廓奥衍讀之坐空空天地乎如雲夢產山澤靈氣實生斯人宜其塊奇若此矣

高以達少參選唐詩序

世之雄英雄率卑詩曰士梭日月提雷霆鼓鑄六合而成巨人名則有山河大業在安事詩詩即工如李杜高陽徒爾余謂推英雄言良是而未盡也夫詩者技也技故其道不尊令明王在宥以斗大印置豪傑將相仲尼南面瀕曾列坐而進退兩廡下賢人黃帝鉅鹿之戰光武昆陽之師兩軍相持長戈互雲急矢如雨當其時詩固無毛髮用措大持一詩向暑沽兒市杯醪片臠輒唾之不顧何如阿堵乃濟日用夫詩安能與效顰之殼敗鼓之皮同價哉而學士大夫往往不廢者何夫天地之生物用風雷雨露爾而不廢雲霞夫雲霞何用之有萬物之生用牛馬雞狗爾而不廢麟鳳夫麟鳳何用之有醍醐甘露雪藕交梨無療饑之益而有消煩之功世竝珍之詩于道不尊于

閒無當而千秋萬歲不廢故不尊之尊豈倫無用之用滋大市杯臠則不如阿堵濟日用則不如皮殼而舒暢性靈描寫萬象感通神人或有取焉昔者趙簡子夢之帝所聽鈞天廣樂李王孫才鬼耳帝且召而

賦玉樓焉故知帝亦貴詩也仲尼手刪三百篇鼓吹
人代矣而又自爲倚蘭龜山諸操金石其聲故知仲
尼亦貴詩也西王垂白雲之謹眞誥著雲林之什伯
陽平叔譚金丹大道何與于詩而語語簡奏故知刻
眞亦貴詩也大覺金僊修無上了義卽山河大地無
所不空乃其所爲偈讚居然詩也故知竺乾先生亦
貴詩也泗上亭長生平以馬上自雄拔山扛鼎之夫
卽劒術且薄而不爲而爲詩大風之歌跌宕哉虞兮
虞兮又何悲涼也隆中人抱王霸之姿于世固不屑
屑而猶託之梁甫以吐其風雲之氣古非士英物何
嘗不貴此道獨所謂推英雄者賤焉渠亦無乃庾才
量力而曲護其短邪夫詩誠自掩也何賤之有誠賤也
又何掩爲學士大夫之賤詩者代不乏而其稱詩者
亦代不乏乃詩自三百篇漢魏而下獨推唐唐以詩
登士士弗工詩則弗登故合山川之靈而畢其力以
趨之有林臥讀書數十年而後發之爲詩者取之千
秋而收之于語索之人外而得之目前搆之累月而
成之磨刻當其思澁嘔血剗心玄鬢蒼白當其神來

心曠氣爽凡骨立僊略而讀之則山川花月機杼有限徐而味之則飛雲流霞意象無窮故語山川則躁競之意煙消談放曠則鬱結之胸霧散灑以清涼則內熱者飲氷煦以浥辭則苦寒者挾纊賦邊霜則征夫霣涕咏閨月則思婦動魂煙疾雄深則風雨驟至妙詣玄解則神物下來是唐人之所長也後世畢一生之精神于帖括以應有司何暇詩及吾成名爲之未晚一旦進賢加首輒抗顏而稱詩一篇甫出讚者[illegible]其速肖也雖有瑕瑜曷由知乎古人讀書數十年以全力而凝神于千秋今人生平未嘗從事以枵腹而求肖于一旦又何恠詩之不古也唐人詩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夜靜江水白路廻山月斜此似常境常談究其所以非腹有萬卷胸無一塵者不能辦奈何輕議詩哉楚高以達先生所選唐詩奈得而卒業焉精且備矣昔高廷禮氏選唐詩品彙備矣而太濫約而正聲精矣而多遺至李于鱗選更加精焉然取悲壯而去清遠采峭直而舍婉麗重氣

骨而略性情猶不無遺恨焉先生所選精且備矣譬
如鮫人入海所得皆珊瑚木難洵英靈之府哉先生
爲人厥介高曠風塵表物于世無所好而好詩宜其
鑒裁玄朗若是後之學詩者請以茲選爲寶筏可乎

白榆集卷之三終

白榆集卷之四

序四

浙江鄉試錄序 代作

東海屠隆緯眞著

夫士國之寶也中流一壺深井一綆須焉失則
不濟藉令帝王之雄略以獨運興理則無資貴士矣
嘗聞古之得士者神哉曰風后力牧曰帝之良弼索
之茫昧而得之惚荒卒之裏城道登殷后用昌非龍
非羆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器者以卜也以卜而若

持左券于渭之陽此何以故又杵臼桑陰立談而收豪俊斯古人寥廓之觀乎而後世之得士則以言夫鶯斯之羅不張黃鵠兎罝之網不絓神龍言惡能得天下踔絕奇偉之士而收鴻鬯茂明之勳哉在昔干將之靈一嘑而至維神豐城之寶望斗間而知維氣神發爲氣氣發爲聲故提衡而量縣鑑而索弗能逃也今夫噌呿闓閣與吹萬荅者其谼必鉅吷然噫然響如蜩螗者其竅必微蕭蕭泠泠若琴若筑者發于清籟也蓬蓬勃勃鬱律號嗄者出于土囊也士修其言以偏采聽一聲而神氣傅故士之博大者辭偉清眞者辭潔雄鷙者辭壯溫夷者辭和端直者辭莊穆愉者辭簡秀異者辭華沈古者辭朴洸洋者辭肆躁競者辭佻刻深者辭艱淺中者辭率執而聽之十得其九間有駕虛而掩實飾似以亂眞善聽者不瞀也嗟乎今博士所操三寸之管爾此何與陶鑄二儀沐浴萬靈而揮斥八極之任哉顧王者乘日之車御以六氣而駕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將奔走焉豈維籠羣愚亦籠豪俊天下踔絕奇偉之士鴻鬯茂明之勳往

往遂從三十之管出夫夫卽心薄風雲手挈造化非
是莫以登故士不務修其聲而務煉其氣不務煉其
氣而務調其神也浙古越絕地則水國也其民明秀
天台雁宕連亘四明御兒括蒼橫絕姑蔑秦望沃洲
逢睇玉笥羅刹之險夾以海門天目之源滙于震澤
洪濤巨石憑陵而砰湃魚龍罔象出沒而瀺灂三山
之中僊都福庭隱焉宛委之上禹書金簡存焉山川
風氣鬱彭葱乎烈哉人文之盛有自來矣乃今　皇德
滲漉聲教誕敷大海以東家握靈龜人詫竹箭五尺

其千莫不知貴西京而薄梁陳賤小言而尊大雅亦
既霞蔚飇駭駟決決其風矣顧今南國之所急者非修
辭也夫國家方以辭登士而謂辭非士所急何居枝
葉茂則本實衰聲悅繁則靈光泄斯欲與椎埋英雄論
林程能胡可得哉卽陶鑄二儀冰浴萬靈而揮斥八
極以寸管進而終不以寸管辨必也內抱澄朗外履
純白懷仁負義體於皦日而後摛爲菁英發爲麗藻
其言鑿鑿副名實而不務空譚浮誇斯其大人之操
乎用是仰稱　明天子側席之求而下免羣有司蔽

賢之罰則徼厚幸矣不佞讀吳越春秋及越絕書越自昔豈不蒸蒸多賢哉大要以忠智功能進主盟中華光此禹穴不聞獵華抒采提氂狐而先登秇壇提氂狐而先登秇壇不烈于今日矣而識者固未肯輙加今之君子于句踐諸臣上則名實之辨哉爾多士名實相副以奇抱吐谹議的然物華國寶者非不雲附而櫛比其間庸保無一二駕虛掩實飾似亂真以瞀昏有司而溷乃盛典如前所稱者有之則校士者之大懼也夫士有七尺所營千秋登在三事前有旂常後有竹素皇王之術亦大矣今取英雄大業而以蟲魚一技卜之一旦策足要津湯無所短長而徒沾沾蟲魚自喜第令爲國家肩鉅應猝將曷倚辦甚而呰窳懷二心不惟公家之急而日取醲醪大胾鮮衣怒馬爲斯多士之螟螣也爾多士其深思哉上據無極之高下臨不測之深而目光不亂神氣之守也以蹈水火以入金石凝神其至也神氣苟完真宰在我而何所不土苴而何所不糠粃古豪傑之操胥是物也

有門頌略解敘

天台智者大師以止觀二義爲學人津梁雙修雙詣
凡聖同塗稱宗門正覺矣宋學士大夫高朗超頴耆
往往好譚禪悅葢多再來人而陳忠肅瑩中九深入
妙解得天台教觀作三千有門頌大都遣有無冥空
假總偏中同開合妙孤逼闡門理去能所即凡佛其
言簡約精深字字若吐古德老宿之口今之縉紳最
高者負經濟稱詩文下者沒溺聲利有能窺忠肅之
一字者誰邪余友馮太史開之天資絕異淹通多才
尤深佛學開之所嚴事沙門爲妙峰法師機鋒神竦

余每向風慕之會解官南還虎林而友人汪修伯氏
以其所爲有門頌略解來問叙余少事雕蟲晚乃歸
心三寶於此道醯雞爾其何足知法師之妙義玄旨
亦聊以表一時之信心故法師所許也

居來先生集序

夫物無盈器器無兼量必兼而盈焉千百世偶有之
玄造不縱物以防汰不私物以滅公余讀居來先生
集竊疑于天道縱而若私必有以也夫陽燧靺鞨之
寶赤堇延津之靈寧與凡物同賈哉先生西蜀異人

起家滑令以神明聞入佐秩宗洊登大僚敭歷中外
餘三十年大都廟堂開雲臺建鴻禮則置先生交戟
下而朝夕咨其大猷疆圉有非常緩急則出先生風
煙馬箠間而倉卒倚其石畫頃海上脫巾之徒譟於
轅門至辱及大吏姦氓乘之橫掠都市莫敢誰何業
煩朝廷東顧憂乃出先生以少司馬杖鉞開府至則
用奇計禽馘渠魁散其徒黨談笑指顧而東南帖然
方內召先生無何而西北有事則又道徙先生薊門
提劍西嘯甫及鮮裝而漁陽大捷至矣獻俘告　廟
書勛旂常郁烈乎休哉　朝廷蓋倚先生若左右臂
載驅載馳殆罷於奔命而先生所至則又主持風雅
弘獎人倫推轂名士暇日或引元戎小隊觴咏山間
水涯流連日夕憺矣忘歸蓋結交盡天下之賢豪而
登覽盡天下之靈壤即簿牘塡委高韻蕭然羽書交
馳意氣整暇門列戎士座盈詞人出按營壘入譚羽
衲口不絕于軍政而手不輟乎篇翰雖孟德鄴都之
風庾公武昌之雅方斯蔑如以故發爲詩文往往天
藻飈激玄思神來氣必摧堅才必破的束髮與琅邪

歷下諸君子對壘若晉楚治兵中原卒難主客馮軾而觀者每走下風所題咏方輿佳山川時踐九州時摽五嶽山靈海若爭寶焉至吐名理散朗神澄能使深源掩口支公却步見于嶽麓道院雪庵禪師諸文何其超超玄著也古英雄提劍而起仰抉浮雲俯斲海水功略茂矣而或乏掞天之辭風雅韻士篇抒鳳藻語菀虹梁文心麗矣而或缺經世之具廊廟之俊修其三事鄂不暐暐乎置之丘壑則枯山澤之臞驂麏麚而掣雲霧標亦泠然矣投之大事或窘先生獨得其盈身兼數器峨眉劒閣之秀益部參井之祥其盡集于先生一人邪不佞以雕蟲竊東海虛聲其中故枵然無有也而先生誤以爲竹箭也者而收之不佞銜國士之遇誠莫知其所以爲報而先生乃以集序見屬且曰余文媿左太冲待玄晏之文而不朽嗟嗟先生之爲太冲不啻過之矣不佞玄晏也乎哉然而不佞頗自許知先生深夫靈明一竅窅窱而出之何所不辦先生心握上玄德超純曰觸之機械推之波流守於規中而動于吹萬宜其道學勛業辭賦文

章收前哲之難兼而成一人之獨詣舍光若翳流照若爍道固然耳夫瀛海之波浸絕大地陂塘之潦涸不崇朝量烏可同日語哉耽圖史稱詩賦而不聞大道雖甚汪洋則陂塘之潦也

董揚明制義序

今學士之爲制義匪小物也要以寸管代素王玄聖口吻磔裂元氣蒐剔三才而總歸於人倫日用自非學綜識淹引物連類澡浴丹府葆龢靈光握環中而吐之尠臻其妙故莊嚴爾雅者必備孝弟之性閎儁奇偉者宜抱卓絕之姿險則氣譎佻則心輕華士浮豔淺夫庸鄙水鏡在縣若別胡漢我明先輩之爲制義率尚渾樸其流也微傷於俗頃海內二三深中之士則古取物師心運椎厥氣欲矯厥理欲玄稍駕飛黃之騎而後輕俊慕效競相勦模云不稟先民理不詣玄窟童牙枵腹徒豪其氣執狂豎之心而代賢聖之口語高而格卑辭詭而味索作俑濫觴伊誰之責哉吾友董君揚明少稟異姿沈雄博古六經子史而外雖禹都二酉金簡玉弢祕典靈書齊諧神異靡所

不窺而爲人通微朗鑒宅心道眞嘗撰嘯廬四賦余
業序之魁磊洸洋變幻滅沒方軌二京鞭笞六代其
他古文韻語種種合作而至所爲博士家言則又埏
埴大化師摹聖哲審氣存神久之而透入靈殼達於
化境無論淺俗瞠乎後塵即好奇負氣不深維昔人
所以立言之意而空取飛揚跋扈爲者遇之當膽落
神悚嗟嗟夫物貴眞也寧色不假粉澤眞材不藉丹
堊夫儒亦有眞邪則董君揚明是已以彼其才上可
金華蘭省下亦不失牧伯諸司而猶然婆娑逢掖環
堵蕭條不穀竊竊焉仰屋太息矣君社友爲選刻制
義凡如干首而以序見屬方今懸書以詫海隅者如
雲嫫嬙並御碔玉雜陳辨而實之世應不乏身毒
秦之目哉

董君謨制義序

夫一峰一巒詎不遒上一都一邑詎不閎傑若捫閶
風而踏縣圃即五嶽猶藩籬閬物也若登須彌頂而
下觀四大洲即南贍部猶塊然甕盎也夫雷霆之響
必撼山嶽滄海之決必浸地軸日月之朗必晃六合

神劒之斷必截雲霓鉅靈之跡必無細影奇瑰之夫必無常調斯又何怪乎然而世人耳目習之則安駭之則駭故雷霆日月亦怪亦常縣圃須彌亦常亦怪是恒物之不可與語奇也細人之不可與語大也耳目移之也余少以大奇駭人居爲人譚出爲人指若虎市遊若日霄出朝吐一辭暮而布之通都吾以爲師心之語人以爲志怪之書也次寥蒼茫四顧無徒未幾而稍稍有屬其初則縣圃須彌也浸而五嶽浸而[illegible]而日月則後來者左提右挈彼夫之伐不眇小也夫士有七尺所操三寸日營九有而妄意千秋徒取伊吾片語爾士之所爲侔于造化參于神明者不止此也卽其所爲伊吾片語方之玄夷蒼水金箱玉笈諸書亦不止此也而小逾格外小吐胸中輒羣譁而怪之一胡卑卑不振哉今古惠施鄒衍安所投足矣董君謨少以奇聞越絕心雅慕余余時爲五湖長兩削牘而奏之奇氣咄咄來逼人牘一至余悶而不應再至遂決然起娓娓而不休比余東相見桑陰晷不移而合若延平二物然無

何出古文辭無何出博士家語語有在六合之外而索之則近有在六合之内而掉之則遠有古人之所未道而取之若故有古人之所已道而出之若新總之雄駿霍落不凡品也立于羣譁之中廓而開之則余爲難振于布響之後推而大之則董君爲難且余力方倦暍而願逃于陰前有萬古後有千秋則董君也昔衛夫人見右軍而泣而右軍竟以掩夫人君且爲右軍余何泣哉

彭欽之北征稿序

宇由拳所推轂逢掖知名士蓋以彭君欽之爲白眉欽之才湛鬱爾雅無所不詣爲人兼容泛愛倜儻然諾從善如流慕義若渴以急窮交赴患難破千金產至身自食貧不悔與友朋游面折人過退而掩護所提奬人善惟力惟口士多附焉余既雅知欽之故不難折節以請欽之亦好余落穆無町畦蓋兩人交深甚莊不間情驩不及媟無慙古人其後余好譚二氏而欽之更神情超朗深味道眞以是復相與結人外緣余之歸隱欽之適北還相見則欽之道業益

進詩文亦日益精其氣昌以雄其理玄以奥左右縱衡動臻妙境離合變化永垂名言其必傳何疑蓋自欽之之聞道而心靈開悟識達語超自欽之之北征縱覽西北山川帝王宮闕而耳目充廣意氣軒舉故宜詩文之峯律道上如此而欽之貧亦日以到骨累抱玉而南南見刖一抱玉而北北復刖季子之裘敝盡矣夫力田不已必有豐年從古懷才抱道者泥塗坎壈終以遭遇獨稱馮唐顏駟空老耳嗟人士行修或短於才才高或薄於義我卒困巖穴有之以欽之之

才之行而終不一遇邪無論人間世耳目即上帝之所封植者將何人也余編觀輓近輕俊士薄有才藝務華營外摯鈴而趨此其才未當彭君十一而聲稱譁然所至逢迎蜂涌彭君用拙任真名不大顯布衣藜藿蕭然也夫士駕虛巧取盈造物名過其實所得幾何抱高世之姿修介特之行而清身約已茹藜甘茶俯仰之間若以不恨故當不以彼易此余蓋與君同病君爲逢掖而蕭然余嘗爲吏而蕭然猶逢掖宜其舉世敝帚而君獨見收也嗟乎余與君之本懷吾

兩人自知之吾兩人之所處逆旅也方且修空浸假而空萬緣浸假而空山河大地浸假而空其七情四大一朝而離形出殼何所不廢彼區區雕蟲者胡有焉即以爲游戲三昧可乎欽之近稿以北征命篇方冀州爲捐貲付剞劂冀州欽之好友右文存故稱賢使君而君社友徐孟孺董玄宰陳仲醇爲之批評剖玄析微無一語不破的江表名流同堂比肩盛矣吾於是而益信雲間之無所不有也

柴仲初移居詩序

余友柴仲初少有俊才神韻散朗毫端麈尾玉雪壺水雅爲流輩所賞愛郭北幽曠城隅水曲竹樹蕭森居然有桃源之勝乃從囂市徙居之而仲初又善病經年杜門所居既幽罕結駟紆軫鳥語蛙聲彌喧彌寂仲初時據竹榻焚香手一編蕭然若避秦與人世隔或同調來過剪韭烹葵濁醪相命仲初則抵掌清言商略文章討求松桂翛翛泠泠細大有致聽者忘倦容來不迓去不送唐人有言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時仲初有焉余束髮與仲初善中年宦游闊絕良

久頃挂冠歸來數過仲初居愛其幽勝輒移日而不能去仲初亦雅如余每過未嘗不投轄也而余蒐裘且距仲初居不半里而近晚歲託鹿門之隣是余之大幸也夫葢自仲初之移居社中諸友咸有詩仲初爲裒集并附其所自爲近作將剞劂以傳而屬余爲序夫達人者將郵傳萬物遺廬天地安問環堵而屏囂雛涸以求清虛亦曠士所急彼桃花源幸衷塢豈獨其地勝哉葢亦存乎其人焉余讀諸公與仲初詩皆情遠聞適稱其爲幽居即仲初之廬他日與桃源輞川並傳者實賴是詩彼嘉林秀壤爲郵吏對兒擅而湮沒不聞者豈少哉

張孺穀詩集序

張孺穀余鄉大司馬東沙先生長子少爲諸生倜儻任俠慕公子無忌要離田光之爲人讀書螢慧彊記善古文辭然其志在凌厲橫絕不屑屑以雕蟲自見勝大司馬訾故不乏好賓客急窮交自騷雅名士劒客酒人逮六博蹴踘賢鷹牽犬之徒無不延接食客常滿人有急難投之借身爲地以窮告傾囊畀之稍

與賓客醉酒家胡蒸趙雜坐絲肉並飛有睥睨一世
態而其中磊塊人莫能窺嘗從酒中攘臂慷慨曰令
吾得騎快馬提壯士十萬出塞下虜焉支縛名王北
奪祈連山而還何論大將軍青去病哉李青蓮云豪
士無所用彈絃醉金罍顧安能布帽方履鬚刻作老
措大面孔中歲以諸生貢爲邵武令故事束身堂
上折腰貴人如三日新婦而孺穀故自豪不習噂喧
哼噯上官積不能堪所以中之者良深遂免官歸而
身亦漸老于是翻然一洗少年豪舉返于枯寂修上
座業日與其細君焚香持齋古佛前而誦楞嚴維摩
習定觀空蕭然老居士從此修持彼岸不遠無何不
起矣嗚呼惜哉孺穀才高力勁歌詩雄壯跌宕兼工
婉麗情語津津生平負氣瓌偉嘗道經彭城沛碭淮
陰間弔楚漢帝王將相哀音亮節尤稱擅場以彼其
才令得出爲國家當一面必能鉤鑌砰隱摽豎奇勛
時無知者卒以汶汶即其所爲騷壇之枝亦尚奪于
彈碁擊劒未究其止然已稱雄作者揚滄海必無小
波叩洪鐘必無細響有昔大梁春申以俠聞東阿昭

明以藻著並未聞晚節回心臻乎大道孺穀庶幾兼之而末年又能剗除結習飯依禪宗豈非古豪傑之所難能哉余束髮出大司馬公門下受知最深故余亦雅知孺穀孺穀即世後其弟孺愿爲刻其詩而屬余敘之嗟乎世之好皮相見孺穀儻蕩游乎酒人則以爲僅僅遊閒公子之有俠氣者豈知其中固踔偉不凡而其晚節乃冥心大道道雖未成而卒然視世之終身濡首迷塗而不悟者奚止萬里余故表而出之令天下後世無皮相今子也

壽汪修伯敘

夫盈虛消息天之道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雷霆砰磕霖雨霈霖倏而收之霜降水落百鳥嚶鳴百卉敷榮無隱乎爾未幾而萬寶告成蟄蟲墐戶豈維造物人亦宜然雄儁魁壘之士始而發藻宣奇光芒橫射晚乃弦精埋照宅乎道眞純德上善所貴士有七尺以此焦明鴞鈉雨過氣蒸紛然而出瞥而消散矣無論賤哏傭隸營營擾擾流浪塵壒即世所稱雄儁魁壘者挾奇才負盛氣或抗雲臺之烈或齎虎龍之文

或以精神籠罩六合或以權謫股掌羣愚旁睨逖聽
眼空千秋而不聞道徒取意氣才名播弄爲一朝遷
改泡影空花與倏而飄散者曷異焉余鄉
汪修伯束髮讀書齋宏淹博雖爲諸生力攻古文辭
兼長詩賦意氣跌宕才思颺發筆擅雕龍之文口窮
非馬之辯四座坐風見聞辟易而才高數奇布衣坎
壈中歲大悟晚益了然識世界之妄立知四大之虛
幻而況鬬智競巧赴名與功耗氣損神以博濃豔曾
不須臾駭電流雲亦大惑矣乃塞兌希言刳心遺累

修能仁氏之業習定楞嚴觀慧般若棄博士諸生而
作老居士少年習氣一刹而盡從此精進覺路非迳
已余嘗歎班楊崔蔡曹劉潘陸徐庾江鮑之徒文采
奕奕照千古矣惜不聞道名列清華而身歸流浪由
斯以譚蚊乎動乎良可沈惋雖阮嗣宗和光於酒德
稽叔夜洞幾於養生庶幾有悟賢於諸子而韜斂未
盡蕩漾猶存蘇門先生猶然不取也修伯盡去一切
皈依覺皇文人結局何以尚之嗟乎今而修伯同時
者按其才氣高者在伯仲間下則泰垤爾而或乘順

風挈鈴而趨聲響鞳鞜士爭奔走猶復沾沾名塲沒
沒慾海自許文人才士而止而修伯以數奇身不絓
朝榮名不出里閈故才氣品格等爾孟堅顯而武仲
晦安石榮豔深源凄凉士生有幸不幸信哉老氏有
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修伯業聞大道超三界即區
區朝菌之榮烏足爲修伯稱說哉顧竊見古獸往之
士滅跡逃名若韜康孫登臺修輩終爲人知照曜萬
禩者並賴文字是乃余之所爲修伯刺刺不休者也
修伯今年已六十益聞道則見性見性則住形長年
何疑而修伯之學以橫豎出三界爲極以萬劫不壞
爲宗則世法之所謂壽又奚稱焉

壽曾翁序

不佞迂而好古其爲青浦後科條先德化尊賢敬老
竊慕古式干木載白眉禮龍丘訪任棠之義部中父
老耆德歲時延之堂皇命坐賜食寒暄慰勞維謹或
單車詣其家物色焉表以桮楔復其差徭時曹翁世
祿字某年逾八旬名德最邵不佞殊禮禮之翁益以
感奮鄉士率瞿然顧化逮不佞去青浦數歲翁猶康

彊無恙時使人起居不佞而翁子慈暨孫某等則乞不佞一言爲翁壽不佞逞居青浦視黔首真如巳子三老真如父兄即今去之良久而蒐氣脉脉相關屬一如居青浦時每青浦士民間來省不佞者驩然出接不啻逆旅邂逅生平親故矧曹翁行義尤不佞素所禮遇者邪翁之爲人不佞巳不能詳大都孝事寡母悌撫幼弟義訓諸子信處友朋歲輸粟賑饑閭左誦義即親黨待以舉火者無慮數十家上海黃令廉而卒於官翁爲置田歲令其子收租以養邑苦水潦

今下令築堤翁率先員甫從事貧民力詘者助之邑潦不爲菑平居端方慎潔鄉人負不義匿不敢以聞有就訟者望閭而返人以比漢王彥方云諸子若孫咸彬彬稱賢佩服翁訓無敢逾緬尺而翁有猶子曹孝廉任之則以文學與不佞善嗟嗟世風下久矣爲令洿池其身而怠然其下當其在時上下相仇也惟恐不旦暮去旦暮去而其民愉快若猛獸之出境而令亦掉頭不顧何止秦越相視以不佞之涼德去邑數年而其父老猶然眷眷不已不佞橫遭仇口有呼

天流血走數千里相存撫甚或提章詣闕髮上指冠
而不復則益用愧恨曩時無德以及黔自所爲之父
老子弟者存厚道敦古風斯已勤矣於是樂而爲之
一言

白榆集卷之五

記一

秦氏新阡記

東海屠隆緯眞著

夫人生遊四海欻入冥寥即貴如侯王賢如神聖咸
化白骨寧觀古人無一在者高陵大寢或犁爲土田
矣即古所稱長生久視亦不能白日行遊國鄰謂駘
形而入清虛藉令清虛實有之未免去人間世與化
白骨者何異形則同盡神則同返于眞生之不足恃

如此達人不肯以一世過影之身多營過勞而務宣其侈心何況冥寥無知又何戀焉而憂及身後之白骨也故蒙莊楊王孫之事達者往往喜道之雖然此賢智之士所自爲高而非仁人孝子之心矣夫仁人孝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天命苟在生則欲其無涯大運苟終死則不能延其晷刻于是乎哀傷慘戚無所於寄之則美而棺槨豐而丘墓以爲死者有知乎庶慰彼泉下死者無知乎吾以盡吾區區而已是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是聖人之所不非也若聖賢自處以爲之人子者又以達事之則何仁于烏鳥蟻而不仁于親親者哉夫仲尼不云乎古者不修墓言古者墓必封嘉而無所事修也秦氏新阡者在太湖軍將山之巔兀立五湖中雄秀甲東吳稱善地蓋吾師勾吳秦方伯先生與其尊人通參公之阡也秦氏之先隴故在九龍山至故通參公而方伯先生改卜于軍將山及方伯先生下世先生諸子爌等遂以先生葬山之陽焉先生文行湖絕爲我朝名德醇儒不佞某以薄秇受知爲先生門下士不佞自頼陽渡

江而先生甫下世躬束生芻哭先生靈輀下至是先生諸孤以新阡記見屬某惟山川之秀實生偉人欝葱之氣結爲嘉祥仁人孝子之所爲必擇善地而葬有固以栖神妥靈亦以錫胤昌後然結秀發祥之地惟有德福者爲能居之淺薄之天雖求之不能遇雖遇之不能有也秦氏世多君子以敦實長厚聞于吳中累傳至先生而德業昌明益以碩大有嘉祥者非秦氏而何聞始有事茲丘掘地得古銅章徑寸鏤東方曼倩像贊其文古質類神仙家語往牒謂曼倩歲星精世傳其過紫海遇崑崙巨靈事甚怪至人秀世不可端倪若是則先生將證大道與東方生諸君逍遙清虛不可知雖然余稱達人即無論其仙乎不仙要之委命待盡去留無心則槃槃一丘不過寄仁人孝子之用心達者固不有夫不有其一丘即身後名又何有矣而狀而銘而記無乃徒煩其辭乎昔仲尼之表吳季札不過曰延陵季子之墓夫延陵先生之鄉人也

重修餘干縣學祭器庫記 代作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生萬物也有日月以照臨之雨露以潤澤之寒暑以節宣之而又必生聖人以教之明道立法作經垂憲以教萬世無窮者孔子也道之所在而法立焉大之綱常細之事物何者非道道者非他性命之理也孔子修之以爲教而後王本之以立法遵道者有庸違道者有禁禁而弗率王者且操三尺以議其後三尺之外又設士大夫之清議以榮辱之而薄海內外罔敢弗飭則以聖人之道明也萬世而下所以君明臣良父慈子孝兄友弟共夫婦肅雍交游忠信三尺之童可以入市方寸之符可以行萬里民生之欲無涯矣而禁不得逞即有果于一逞者而議其後者輙至而九州六合生齒之繁日以保聚生育無逢菑患其誰之力也哉微聖人之道之教行于萬世則後王之法其何所據而立而生民即欲褁糧而出其門跬步何可得然後乃知聖人之功大也然後乃知聖人之功與天地埒也彼有所謂以清虛寂照爲道者非不淵微以深顧其道詳于心性而略于人倫以之治心理性則妙而用之天下

國家則或滯故爲天下國家者無取然後乃益知聖
人之功大也然後乃益知聖人之功與天地埒也廟
貌九州俎豆萬葉豈偶然哉饒州餘干縣學故有祭
器如干及其藏庫歲久圮壞缺祀事弗肅典禮廢墜
識者悼之今博士臨川李君中以茂齡來領邑教慨
然捐俸新之祭器藏庫煥然大備祀典孔嘉多士興
起其有功于吾道甚大不佞聞而韙之李君臨川世
家蔚有文行方在妙歲益天祿石渠之選匪堇堇老
一青氈者乃今觀其行事若此吾道其有人乎不佞

家弟某出君門下故不佞習其人而爲之記則舉聖
人之道之大者以告吾鄉之士大夫苟無忘聖人之
道其亦無忘李君之勤

傾蓋亭記

不佞覽古有襯于名德高隱標韻幽邈許由箕山蒙
莊漆園龐公鹿門子真谷口貞白句曲彼皆匿跡埋
光反視收聽逃讙棄利若棄穢高蹈深入長往不顧
來則駕可貧賤亦可富貴卷舒在手取則龍蛇斯亦

鉅士之操何終身草澤爲則乃無細乎及不佞起布衣竊五斗有四方之役塵勞外擾憂喜內煎垢不及沐饑不及餐據堂皇捫腹枵然神識疲耗而吏猶抱牘前夜漏且盡甫就蓐兩睫未及下而門者傳柝攬衣起矣溽暑扶服汗流至踵而僕僕不得休時而車中遺溺至不可忍而無奈車何此時而思箕谷諸君天人矣彼何見之蚤也以天下爲事者最下者博刀錐之腴高者邀殺青之譽利不足言卽殺青之譽能加于白骨不邪而舍其所至適而就其所至憂勞諸君子弗易也新都程君德厚蓋新都之隱君子也嘗爲諸侯王門客尋脫屣去之築樗園長原里老焉少有豪舉風忼慨好事而其復乃一切屏棄翛然枯寂樗園中多池亭竹石之致而外抱長川大峰以爲觀日引故人賓客遨其中爲樂復構亭其中題之曰傾蓋亭上有樓虛牕瓏瓏然吐納日月出入雲霧憑欄下眺則黃山白嶽天馬金雞松蘿金竺珠樹嶺諸勝紫翠異景昏旦殊狀咸來遠几席如列障亭右有一大池相箕曰瑾池水光湛湛與空樓暎池上復有大

隄隄上雜植桃柳每青陽之月丹霞綠煙爛若錯綺
遊鱗上下倉庚來鳴程君冠方山冠躡遠遊履曳杖
微吟遶隄行里故通衢車蓋旁午君遇客無問遠近
語合即揖而登樓呼童子烹葵取酒晤對竟日興至
輒復相與起婆娑徐行或引釣竿臨流得嘉魴即以
佐酒夏日則與客泛一舴艋青波白石間而聽榜人
採菱白苧之歌甚適風流聞于天下客凡過此者無
不願得一御程君而亭下之客常滿其內君孫媼復
與工鑿一井亭下鑿不三仞甘泉飛出香冽異常汲

常遍里中里中稱便余友子虛氏命之曰瑾井父老
以爲蓋程君夫婦名德之祥云程君有子曰無過者
南海歐楨伯之門人雅秀而溫且多長者遊浸浸嚮
用而君則老園亭逍遙出世行與箕谷諸君子揖讓
異代爾彼其視世法之憂勞奚啻萬里是不佞之所
忻忻慕悅也不佞蓋有君之心誤困世法夫世之君
子患無其心耳苟有君之心旦暮遇之今日蓋予寄
也不佞豈能終以世法易逍遙哉無過君介子虛氏
來索亭記於不佞不佞有君之心者他日且欲以三

山爲園滄溟爲池而亭之太虛之上挾程君而遨焉嗟程君來余且與君傾蓋邪

長水塔院記

余嘗與袁長史福徵沈徵君明臣馮吉士夢禎登泖塔坐藏經閣憑欄矚眺四面空水迥絕大地浮屠蘬然矗立煙雲空翠間洪濤礫擊日夜撼其下川魚沙鳥芙蕖菱芡參差歷落鐘磬之音泠泠然與波浪相荅少頃斷虹蜿蜒橫挂木杪日氣霞彩下射湖心殿閣廻映閃爍陡作黃金相又頃之月出東海波空如鏡流光蕩樣直似浮金刹去余心灑焉樂之時與諸君各賦詩紀遊蓋幽峭空曠離塵絕世足資高流棲遯詞人登覽洵雲間山川之最勝處也按圖經泖者谷水也故秦由拳長水縣始皇時童謠告異野媼示兆一旦陷爲谷水而泖名焉每遇天水澄徹隱隱下見城郭衢道井甃又器皿故物往往浮出間多神異傳諸好事者余則悽惻以傷此與禹毋空宋之譚歷陽化湖之事何其大類也余聞之數無常住物必肩壞大化遰遷儵起儵滅若空若幻滄溟揚塵天地墮

劫即大物不能逃而況一邑於何有釋氏等之爲露電空花眇不可執陵谷相尋從古有之即吾今日之肩摩轂擊者安知非昔之洪波巨浸今日之洪波巨浸又安知不爲後之肩摩轂擊也而世人據蟻蟻寸壤假蜉蝣刻漏馳蝸角之名嗜蟲臂之血忘旦夕之命而營千歲之圖及其聲銷影沈瞥焉一夢難以語知余覽泖之勝則蕭灑以樂而尋泖之故則凄其以傷其樂也以物樂其傷也以物傷浪喜浪戚往來于胸是發于浮想非眞性也是爲物所轉非轉物者也

然余之戚其起于樂乎有樂即有戚無樂何戚無樂無戚外境常移眞性常湛而心地常樂樂根于性凝然而寂烱然而照是謂如如如如之樂不可得而樂不可得而戚其庶乎余蓋未能而浪有喜戚奈何不爲長水之壞哉何者往來者不停之運也成壞者必至之期也委順者至人之幾也執着者萬物之妄也萬物遭不停之運乘必至之期則壞固妄也當其未壞亦妄也以物執物故卒不能離于妄以妄求妄故卒不能逃于壞而識者顧謂眞性不壞歷萬劫而無

恙超諸有以獨存儒者之所存養二氏之所修煉皆是物也而其間稱不壞者獨云釋氏釋氏者以無慾爲本以空寂爲宗以上乘爲歸以了義爲極不執于一不着于相不名眞不逐妄不貪成不怖壞亦無喜亦無憂不執于一故其幾圓不着于相故其道妙不名眞故離妄不逐妄故當眞不貪成故能成不怖壞故不壞亦無喜故不住于喜亦無憂故不住于憂萬物之變不撓其和諸有之苦不滑其府不滑不撓而觀照一觀照一而後去來如如視長水之成浮沫之聚也其壞游塵之散也究而言之則滄海浮沫也天地游塵也夫是之謂超然而余向者之浪喜浪戚隨境風而轉不亦細乎余蓋學空于釋氏者而方爲由拳小吏性既通脫不能俛而就世之纓紼又于世味頗澹而業縛一官嘗俯仰意不自得未幾則空之矣幼事雕蟲一技于世味無所好而好此雕蟲小名又未幾而空之矣而識者顧又謂眞性無待于物凡有待于物者皆妄也子其有待邪其無待邪其得之自性邪其猶假物以勝之邪子欲空其官而假詞賦以

勝之則官空又欲空其詞賦名而假釋氏之說以勝之則名空而苟非眞得之釋者深是未免有待也有待于物物在則勝物過則遷此哀樂之所以未超也且子知空而不知不空之所以妙也吁嗟哉余之于此理其終身乎雖然余至此葢亦幾有大悟焉而皆于登泖發之是泖余助也塔始于唐觀符間僧如海所剏建殿宇塑諸聖像者嘉靖間比丘某築藏經閣者其徒自正也閣成延四方高衲課誦其中不輟而大宗伯陸公樹聲倡緣爲置大藏割腴田數十畝以

供香火遂爲吳中名刹云寺僧某因袁馮二君請記于余且謀刻諸君詩于石葢以泖屬予封內而曩泖上之遊余實與焉遂不能辭宗伯公及袁馮二君俱標韻玄朗深于禪學卽文章又爲天下巨手皆非余之所能窺而余以淺俗吏強顏奮筆其間中復間及禪宗語譬之運水河伯是皆可笑也脫以爲此守土者之事非以其人若言則可爾

發青谿記

萬曆十年壬午余以青谿長上計十一月十二日暮

發青谿時雨沉沉不止父老子弟縉紳縫掖挐舟相
送傾城而出踉蹡如雲長年高索顧直十倍恒時商
旅至壅不得行余心媿甚令何德于民其以勤此父
老子弟縉紳縫掖爲也時道者王佘峰來送佘峰名
成孚故諸生五十棄青衿學道脇不貼席者五年光
景殊勝蓋結丹矣與余爲方外交余爲十一庵佘山
之麓得一意靜養庶幾其道之大成然其爲人修眉
碧眼望而知其非凡品也十三日舟抵婁東謁恬憺
觀告辭曇陽大師訪太原公元馭瑯邪公元美觀中

時太原以其尊人大故歸伏苦次瑯邪則以伯子士
騏得俊南都第一人還里暫往視之此兩觀主皆不
在獸一祝史司扃鑰天風颯來旛幢微動日在殿角
鑪煙裊裊散滿庭中先是師化後嘗神歸者再獨太
原瑯邪得接光采他人莫有聞者後始稍稍知之至
是入拜師龕業塞以壁加垔焉靈響闃然四顧徬徨
依依不能去遂過隔水禪堂訪無心有故師所度弟
子也與之言清疎有致不減支公頃之往弔太原公
太原公與弟督學君天性至孝毀瘠過哀蓋哭其尊

人一夕而髭髯爲白余相見勞苦語以滅性之戒甚切兩君頷之太原公曰學道無所得不幸大故哀傷難遣未免爲情識所縛心實媿之余曰大忠大孝道之根本發乎至性疇曰不可亦節之而已是夕去宿敬美憺圃憺圃者敬美棄官歸築棲隱處也堂頗宏敞室逶迤周遭使人入幾迷焉余曰爲園如此即于憺字得無小戾乎敬美笑曰吾爲園若此而心不着何害憺余曰善黃金爲屋白玉爲堂聖人居之則聖不着也凡人居之則凡着故也憺固在心寧在園矣

是夕彭欽之汝讓曹子念昌先徐孟孺益孫澤夫元普郁孟野承彬陳仲醇繼孺家諸孫和叔本中皆在飯罷諸子別去獸余與和叔宿佛堂中夜靜籟寂五鼓敬美起焚香燃燭朗誦經呪梵音清徹造空際餘響荅靈風猶在竹間何異夜宿蕋珠翠瓔之房哉蓋太原好習靜調御瑯邪兄弟好持誦爲苦行亦各有見焉明旦復以籃轝至觀拈香則邑中士民數百餘人踪跡而至向余博顙余第謂之曰禮佛衆羅拜階下崩角之聲聞于數武亦希有盛事也余曰我在邑

無狀何從得此令不能媚其民而民媚令乎始吾每謂若曹不厚於義而有佻心而今者勤渠於一鴈臣乃爾雖然若曹歸休矣衆應曰小民實荷明府恩不忍一旦去其父母且空國而來有抵姑蘇者有崑山者有累累於路者買舟累糧且咸願遠送長途無已請以大江爲限余媿其言不能阻也頃之瑯邪公來邀遊弇園而吳門袁太常洪愈適至太常清謹號吳中名德而頗豪于酒余雅不善杯酌調微不同而一見驩然入也酒十行相與泛小舫池上濶水浩淼不減江湖高峰刺天巨石壓水如僧如佛如笠如箭如刀如劒如獅如虎離立奇崛輪囷戍削詭狀非一日漸向夕殘陽欲斂孤月乍吐竹樹蕭踈煙水微茫明晦濃淡變幻掩映舟人蕩槳至水窮處忽轉入巖洞又別一境往來環遶若不可端倪諸君指顧而樂之而余以心在師觀了不也開太常酒興益劇顧謂余曰余無他長不解學道頹然一醉而到羲皇亦道也余笑曰彼得全于酒而猶尚若是而況得全于天者乎諸君品題竹石娓娓不倦一客曰明月照澡水露

華侯古藤余應聲曰願辭池上月去就佛前燈客曰
湖山甚佳風月大適今我不樂奈矣余曰湖山風月
信可樂樂而不返是吾與若之所以死也瑯邪公曰
屠君以四歲之積念大師今者之來卽一日而五十
三參不爲數數而錮之湖山間邪其縱之余遂別去
入觀中遇瞿太虛邂逅晤語言至理余心醉其人
庶幾至人乎不佞蓋願學而未能是夜跏趺大師蓮
座下至三鼓起步月中庭有一人在階上問之則邑
人范孝子也孝子名應龍嘗刲股以已親疾貧而賣
十得錢具日饘粥餘者卽以賑人若嚴君平之爲人
而又好道奉佛惟謹今年春東至明州航海登普陀
岩禮觀音大士還過余舍徑入堂空四拜趨出不聞
於主人主人聞而物色之滅跡矣逮聞余婦奉母
東歸應龍操一舟追送江上老母覺而將出錢勞之
不告而去比余北則又北送之河濆余初入觀此人
尾其後一武一拜而又謁上真是夕隨余在觀至夜
分猶踟躕不去漏下四鼓余入宿太原公修道室中
呼與俱其篤信苦行如此明日往唁太原公太原公

命兒衡陪余因引余登師樓居樓是師修道處樓上奉列真如觀中下奉師像雲篇龍篆故劒遺麈及靈蛇鐵籠皆在焉比于軒轅之弓矣樓前一井師所命鑿余汲飲之水甘冽如醍醐盆荷二師昔愛玩每歲花開甚盛比師化去之明年萎矣與衡相視而歎衡字辰玉大師同母弟也生而韶秀玉潤聰穎絕世弱齡有老成器局自少與師同嬉遊長而友愛甚篤時時以道要授衡衡亦超悟一有所聞盡屬牋記精理玄解如出自師口語在大師外傳中辰玉挺衡珍之名理兼士龍之文弱近以哭其大父致疾神氣惙惙體不勝衣夜與余聯牀譚道理思清遠豈徒使平子絕倒亦可令慧遠退步談未中夜太夫人憂其疾憊使人登樓促辰玉就寢曰屠君神氣所謂十倍曹丕者機鋒天妙阿衡非其敵也辰玉曰爲語太夫人阿衡與屠君談忘疲矣屠君實已吾疾何憊之虞而余終懼勞苦辰玉以爲太夫人憂連促之去辰玉固不肯余乃手挩辰玉出而楗戶焉辰玉猶叩門求入大呼曰吾力猶足對屠君奈何以一丸泥西封函谷也

吾授吾師密旨其盡以語君余曰不願聞也余已屢
在華胥之國矣嗟嗟辰玉何必不若許長史家玉斧
哉沖虛高介矚然物表而用情不倭婉孌多姿余爲
感動云十六日拜辭上真及我大師別太原兄弟握
手叮嚀悽愴欲絕元美敬美出郭相送故吉安太守
張公振之亦來張公之爲吉安守敏過劉牧之清過
胡威父子聲譽甚著以他事忤一當路拂衣而歸董
一儁麗銘俸錢二十四銖獻行君子哉是夕舟行
平江如砥月皦如晝友人舫相並呼過余舟譚玄暨
茗登艫矚眺萬里空碧飄然凌虛不知霜露之侵衣
也質明抵閶門城下邑士民咸來集無論農氓商旅
胥史之在官及被黜者無弗異至蓋不下數千人而
諸士大夫各置酒虎丘餞余比部郎表公福徵爲之
祭酒表公者歷落磊塊人也居官剛直嘗發巨璫姦
利事幾陷虎口歸而不問生業惟以燒丹學道爲事
好遠遊一瓢一笠往來於放蕩山水間亦不辭褐賤行
不擇所之口不避權貴心不藏機械郡縣大夫多不

識顧面顧獨好從余遊余之入計作絕句四十章又
作律詩四章送行余未抵吳門公已候之虎丘十日
矣是夕天高氣清月色轉朗余與表比部及諸公以
烈炬入山捫幽崖陟磴道入大寺禮天竺古先生觀
吳王試劒石窺綠蘿井而下與諸公布席千人座飛
觴促膝聯韻賦詩邑士民千人環而視之如城比余
翻焉起人影零亂足聲轟轟切雲因想吳王雖有霸
心不勝其淫慾外厲戎馬內飭池臺一朝零落歸然
丘墓榮華非長有之物衰歌乃必至之期俯仰一嘅

使人之意也銘復登諸公樓船把酒清言四鼓乃罷
余先與皇甫司勳劉子威侍御張伯起兄弟約過吳
門必造其廬至是頗畏人事紛挐遂止不往而王百
穀適以是日至自靖江使人先以書聞余暫過之飯
罷辭去吳郡諸公無至者十八日舟發閶門士民始
稍稍辭回富家一二姓及世徽歙人行貨邑中者有奉
金錢爲余長途資斧謂明府貧無以買騎跼泣不起
余曰若曹所以扶老携幼數百里遠送計吏者以吏
賢故也若以貪私若曹金是不賢也不賢又何送焉

固卻之是日僧心了來送心了者姓董名光裕字奕
少太學生故侍御董公孫也博學多識尤精內典爲
人侃直有氣族孫董侍郎某以比部郎論劾嚴相國
父子謫戍嚴氏敗起戍所至大僚後還里中而負氣
凌物暴橫鄉里殺人無筭董在頗規之侍郎銜焉誣
光裕非侍御出而奪其資有田十頃童奴四十八人
盡被侵奪累陷光裕死地屬有天幸得不死及侍郎
爲怨家所殺磔其屍而侍郎家遂乘此誣光裕與聞
其事中之有司以大械械光裕於市月餘吳中人聞

之無不心傷其寃會有事屬余按治余遂盡白其寃
狀返其僮奴歸其田業人心快之上其事監司監司
下他所司事復不白光裕遂更名心了祝髮爲沙門
以余知已也至縣門膜拜徑去余聞而使人追還相
見勞之曰彼夫之怨深矣是必宿生之業是寧可逃
人在火坑無從脫離彼夫持之急以至於此使公出
火坑上蓮臺者伊人之德也德又可仇乎恩仇嗔恨
與髮俱落忍辱仙人吾師也天人阿修羅于此分界
公其念之余爲處分其家事遂投馬耆寺焚修至是

來送以金剛子念珠見贈是日卽別去者民邵儒以瓜果來獻加以木綿布余受其瓜果而卻其布此人已老疾龍鐘拜至地僵不能起而連呼曰吾布吾布左右不覺失笑余媿劉寵此人絕似若邪山中老人云抵錫山訪故人孫太史秦公子相見驩甚夜泊城下諸名士送者咸有篇什仍索余詩留別時送者八人人各二章是夜芸賦七言絕句十六章作書復倍之憊矣淫精耗氣可不戒哉王百穀拏舟後至以七言絕句十章見贈驚心動魄秀色可餐崑山沈孟嘉作七言律十章雄渾奇麗篇篇合作而諸公詩卽人人殊莫不各臻妙境百穀最佳句有曰如何一片空山月纔照離人便不圓馬蹄蹀躞貧難顧狐腋蒙茸借却行絕膾炙人口其他殆難枚舉嘗言青浦令行李輕于榆葉載夜光十斛勝黃金千矣又百穀雅擅驚座之口夜深娓娓佳言如屑人言聽王先生雄譚賢于十部鼓吹相攜踏月入慧山呼童子汲第二泉烹茗人啜一甌飲甘露天漿不啻也山氣作清寒衣裘頓失煙月溟濛不甚明了而奇峰古木合沓蔽虧

如恩呆障子隔紗籠掩暎可愛余與諸子各分大石而坐徘徊良久比下山羣雞咿喔矣廿一日舟抵丹陽吳大帝陵口水道阻塞棄舟登陸送行者別去拜于道左各黯然魂銷誦唐人丹陽郭裏送行舟之句無不泣下者諸公贈言不下百首余所和荅堇當三之一然亦罷于奔命矣夫大道莫先于簡緣含光塞兌兀如枯蜩豈不翛然冷寂哉而余實有羶行以奔走士民是道家所忌也第又念水之淺也蛟龍不遊余柰何能行其凉德以解體此邦之人邪廿二日亭

[illegible]發丹陽城行五十里宿白兎晡時信步至一野寺門楗不啓使人叩之有行脚僧十人打坐門中見余皆起問之云自河南伏牛山來某等苦凡心不斷行朝南海普陀觀音大士止宿于此余曰佛在普陀邪余普陀山下人也和尚航海由明州出東門渡桃花津大江之上余家在焉門臨江水庭中古栢三章則余家也少選主僧出引余拜世尊佛堂楚楚後有竹石小齋余欣然欲移榻寺中業已就旅舍不可乃止時余邑萬尉亦以入計行尉楚靖州人居官貧甚不攜其孥橐裝蕭條至不能顧一騎向余涕洟余乃挈之以行由白兎走句容逢禮三茅君深以

不得一杖策華陽爲恨由句容抵金陵馬上望金陵
諸山及城郭宮殿園林閭闠之盛在煙雲杳靄中朱
門碧甍青山紅樹參差合沓洵古佳麗地也尋古英
雄如孫伯符仲謀諸公古豪華如陳叔寶諸君古才
俊綺縠如梁昭明薛道衡江總諸子古美麗如陳公
主張麗華盧家莫愁而皆不在尋古名跡如長干白
門莫愁湖烏衣巷蝦蟆陵雨花臺即又若無暇日行
遊爲之小歇感慨既乃笑曰何見之晚也人代推
遷如大江之波浪焉送處之而迭去之以至今日奈
何以浮漚往迹而傷吾性靈也余以計吏不敢入都
城又爲嚴程所限不得頓轡踟躕乃由江浦渡江從
者挈一舸艤渡而從者固請不已謂此地故無巨舟不
覺發恚聲色頗厲有頃長年操二巨舟至乃渡渡而
心殊悔恚怒也氣之不易調也命之不易知也學道
之謂何終歲調氣一朝而失之前路之不易過者固
心矣必也從容無恚而易巨舟以濟乃得之哉江上
望宣城傷沈太史此太史發引之月也白車素馬奈

媿且痛焉廿六日達南滁大雪渡清流關其行甚困而所見山川風景亦甚奇境內有瑯邪山庶子泉俱從輿中過不及一問其處瑯邪主人亦非復醉翁時作詩懷長安諸故人多以風雪起興山上茅屋三五家白茅爲雪所壓而突有青煙門前枯柳作扶疎玉樹童子臨谿撈魚女兒布裙帕首賣酒喚客當壚數錢翁媼擁榾柮煨蹲鴟三五家自相往來生遊山上死葬山下不知官府之榮枯不聞城市之變遷亦無功名亦無離別余自歎以爲不如也是夕與同年李西安相見逆旅各說行路難相視而歎泥沙在衣矣由滁走大柳池河諸處由臨淮渡淮河經宿州而北日行氷雪晚宿茅茨寒燈濁醪情事凄絕因想孟東野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風景宛然如畫非歷其地烏知其言之工也十二月初一日始抵彭城彭城故西楚霸王分王地漢先主嘗作牧此州古英雄血戰之地至今人物風氣沉勇慓急不改往昔所謂項主戲馬臺及先主祠俱不及登會丹陽姜仲文士昌以司農郎出爲徐州榷商使者余甫下馬入逆旅而

仲父來仲父大司成姜公寶仲子年纔弱冠明潤姻
玉人有俊才楚楚與余爲神交一見驩甚爲余置酒
徵歌軟語款洽寒暄徐益孫郁承彬良至洵一南國
俊流也臨分踟躕定交而去明日渡黃河遇吾鄉吳
甯相約偕行稍破寥寂黃河堤邊余騎一黃驢緩
步沙上風日美好羣山尚蒙殘雪河水斷氷千萬片
浩浩東下帆檣車馬雜沓相亂雖甚勞頓亦自有致
爲入山東界上遇故人吳德承界河時爲界河郵吏
及其弟吳山人昌齡乃先朝吳仁甫學士孫與余有

親又同居桃花津上爲比隣少同筆研相善昌齡歲
一至署中德承不相見者數年至是余當入覲而德
承使遊徼卒偵余前路且十餘日矣余感其意爲之
忻然停驂留連止宿追往道故燈下語及兩小授書
童子師澄江風日晚步白沙郵已爲二十餘年前事
殊不勝隙駒石火之感乎明別去而山人則走馬送
余兗州城然後別去馳驅鄒魯顧瞻孔孟遺風人民
龐厚故是聖賢之鄉而文學稍缺然江南近世文學
彬彬盛矣而吾終不敢謂其勝于鄒魯務華絕根是

吾憂也蜡月初六日至東阿縣縣疑是曹子建封地而不及考典故有管仲三歸臺址然亦不可考矣夜宿東平州余同萬尉登城晚眺煙沙莽莽一望凄然大是塞上光景是夜東隣宿一吏橐裝爲胠篋所殆盡而余幸以免余從東吳龍子國來所得諸君子夜光明月良不貲而彼夫不知也視李君虞所遇江上豪客彼猶未免傖父邪鞍馬累日面目皴皺鬢髮爲枯而懷抱殊不作惡亦竟忘其罷馬上口占詩日可數十首藁之腹中歇馬酒肆輒索筆研書之作逍遙子賦一篇以見志亦馬上腹藁也余默自校勘世緣都輕嗜好最寡矣獸此文字一幛結習較深迄不能遣遣之復來亦奈之何哉乃知大美無美至言無言我師眞神人也途中雖備一輿而愍輿人不任勞苦多下而乘騎初九日至德州城郭雄壯人物繁華北方一大州也出郭渡浮梁走馬河濱風色向微煙沙不起垂鞭而觀落日少頃月作半圭挂枯楊樹上柴門未掩牛羊歸來客投前村馬蹄甚疾比及解鞍肆中懸燈待客矣至十四日抵都門明日入城駪駪在

途一月有奇征夫之苦閱歷殆盡比入城而風塵馬蹄之役方始已故山松檜能無笑人

重修首山乾明寺觀音閣記

夫出世者貴禪理貴其清虛在世者尚儒術尚其實際貴清虛者薄世法謂其躁競而多累尚實際者薄出世法謂其空廓而亡當是皆末流之僞言非玄同之初旨也夫儒者以仁義禮樂治方內提日月而燭幽闇三才是模萬靈是鑄亾儒即亾人道所關繫豈尠哉釋氏乃空一切悉取山河大地而幻之是儒者所貶然天下之道惟空實兩端不有其實空何由存不有其空實何由傳釋氏所守者靈明一竅靈明而內何所不真靈明而外何所不妄彼其視震旦萬緣咸以爲本來之障而一切遣之妄去則真來障徹則性露是能仁氏之寶也此似與天地萬物了不相關不知有爲之法從無爲起天地萬物惟其能空之而後能有之世之土苴黃屋浮塵三事者乃足與辦筌宰大業即上帝生物何者不倚虛空立恩之若忘畀之若棄而後元氣淋灕而出之若炙轂儒者乘理觀

化蕩煩滌囂跳于陰陽之外而立于冥寥之先然後
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空爲實實之所爲不壞仲尼
無意必固我空之謂也若儒者不枵其中而日以天
地萬物膠其府縱衡瞀亂則桎梏之夫耳又何理焉
故儒釋之不同者在世世出而其大原同也儒之用
處本實實運而空存釋之精處本空空極而實顯儒
貴人倫亦去有所去有所者空也釋云眞空亦稱妙
有妙有者實也若纓紼煩躁而自同桎梏何名爲儒
頑空斷見而淪于死灰何名爲釋余見佛子之徒之

謬悠曶荒者往往以性空自詫而非薄儒者以爲拘
執夫佛之寬衍何不容而非薄儒者彼其性空乎未
邪而俗儒不達又或矜詡名實而詆訶西方大覺以
爲偏枯與媾爲鬬吾恠其波流也自非精詣玄覽之
士烏能究其指歸乎首山乾明寺故有觀音閣寺建
唐開元間歲久且圮鄉人重修之而劉豐碑山上乞
不佞一言不佞謂儒以綱常名實宣教人人其誰不
蒸蒸而釋用善權廣化開諭惷愚舍靈之屬尤奔走
焉而離惡去垢惟恐後時卽宣教淑人亦輔儒者之

不逮世奈何欲以儒廢釋哉夫儒可廢釋則生人以
來所經明聖豪傑非一手一足矣

爲義公三山遊記

秣陵長干寺沙門欽義高逸弘通嚴持戒律博習教
典兼精辭賦名流江表余客新都與義公晤於汪伯
玉司馬太函一見語合無何余還甬東而義公渡江
來朝普陀訪余紫煙閣劇譚名理間及杌文義公機
鋒頗妙余心異之義公曰貧道髫年祝髮嘗縱遊名
山道場徧參善知識蚤歲西遊峨眉朝普賢北遊五
臺朝文殊迄今東航海抵普陀朝觀音大士所至皆
遇佛顯化光景殊勝且窮歷名山大川神皇靈壞險
壯峭絕雜遝參差欣然有會於中嘗欲爲文紀之則
恐筆不逮心亡以宣揚大教發抒靈秃願子爲我記
三山遊貧道請得口之吾子筆焉余曰僕有勝情亡
勝緣始困制科後苦婚宦生平未經奇遊又寧有奇
作胸中五嶽時時隱起乃今甫掛神武冠尚平許遨
何所不可而毋年八十有八不敢遠出即上人譚天
下名山道場脈脈神越願得以一言胥名三山爲他

日遊覽左券幸甚於是上人口之而余筆焉義公年十七隨師入楚由巴東浮巴江巴江險急震旦所亡水清泚可鑑其上羣峰岸嶺往往刺天兩岸狹東僅容一刀水中亂石峪砑怒張利如鋒刃舟上行者百丈牽挽難於升天下者建瓴躍矢瞬息千里彌迅彌險所歷瞿塘灩澦白帝黃陵三峽之間峰巒秀媚草樹蒙茸鳥啼猿嘯使人且喜且愕神骨蕭爽從東行萬里抵峨眉未至峨眉三十里望兩峰濃黛欲滴似明似滅乍遠乍近來迓人俄而峰頂佛光忽起光五彩作橫空巨梁狀衆驚顧以爲虹霓獨義公心知其佛光少選梁上復起一圓光如滿月光中現出一白象其上乘一普薩衣裳瓔珞宛然若月中現山河大地影而明了過之良久圓光再再墮東峰梁光隨滅詰朝登山參普賢道場山周迴千里形半蠻如臧眉故以名兩名刹一曰白水一曰黑水俱在山半其鹽叢林以千計僧徒以萬計又明日登天門絕頂天門者兩石若擘開高而插天人從石中度罡風峭勁殿宇不可以覆瓦瓦皆以銅鐵錫爲之其上多奇花惟

木靈禽異獸鳥有如鵲者如雀者俱能言誦佛號郎
廊徧山谷小獸有如松鼠者能隨大衆禮拜後雙
足人立擎前雙足作合掌狀人拜亦拜了不休人以
水餌鳥雀結緣羣飛下食繞人前後如素狎習然稍
起一機心瞥焉翔舉矣一花五色若舜英不知何名
有放光石日照之則有光作五色閃爍射人山高寒
六月飛雪陰厓積萬歲氷中產雪蛆玉色可愛人登
山夏月披裘冬月僧衆移居山下留一二苦行者掩
戶地炕而居義公所過多高衲異人參合心印證明
直詮義公以是開朗後二十九北遊長安從涿鹿入
代州上五臺五臺者五峰乎列如臺故名一名清涼
山按華嚴經云大支那國有山名曰清涼其中常有
一萬肉身菩薩於內修行即此山上有清涼石廣僅
丈許可立千人上澗下狹狀若仰盂盤旋捏動久而
不墜義公登東臺禮菩薩罷出據峰頂矚眺山距遠
海千里微茫宿靄遠見海色時日向西見峰影雜人
影隨落照而去直臨海面義公目眩竟駭咄咄奇事
蓋亦菩薩顯迹云時關中人王大理道純卿刑太原

在山下召僧徒齋誦爲二親祈年作念某嘗聞此山
靈異某至而不得睹見豈其意固未誠邪頃之見燭
忽吐花迸開如五色寶蓮蕋瓣瓌瓏少頃變作狻猊
狀其上坐一菩薩光彩如画王君愕眙大喜遍召徒
衆入觀無不歡呼頂禮久之漸隱燭亦旋滅比王君
入室更衣燭明如故時義公親見其事王君亦自譔
神燭記嗟乎佛力靈響煜霅如此哉萬曆丙戌春義
公東渡羅刹走會稽由甬江出鰲柱峰下泛海朝普
陀觀音大士一 幕在大海水浮天無岸海上諸山遠

近歷歷大者如拳小者如粟天黑風起波濤洶湧義
公寂照觀空兀然不動但高吟謝康樂詩揚帆采石
花挂席拾海月普陀一名落伽山孤懸海中四方僧
衆士女來朝者殆無虛日夫文殊普賢觀音並古佛
應身出世助佛揚化普度衆生各就南贍名山以爲
道場是宜九有奔走萬載皈依而義公先後卓錫覽
勝尋眞參佛證道斯以勤矣金剛經云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故阿難發心起
於愛如來三十二相是爲妄想攀緣故受摩登伽障

而觀世音以七寶座舉示我曇師曇師不愛大士稱善久之因斯以譚色相之不可入道顯甚而義公所至皆遇佛光殊相何以故夫佛氏實修實證妙明言微光相其所必有時而顯現可爲衆生起信學人若愛戀染著適足爲障見而不愛愛而不住何礙乎見故余觀古今文人騷士好遊天下名山川崇蹟幽探務窮勝絕以此散其胸懷解其煩懣是未免於住也取境解心境在則解境去旋縛此其於道亡毛髮益祇長生滅之途增去來之業耳古來林栖穴居之士

標格翛然風流掩映而並不聞證道度世此其驗也義公三山遊足表信心且明無住是非徒聖結雲霞之遊猶有間焉余故爲筆而記之

國泰光祿壽藏記

余諸子大來字國泰襄惠太宰孫簡肅司寇後襄惠寬仁簡肅嚴重咸有古大臣風國泰少侍簡肅京師時世廟在服衰州父子恣睢百僚望塵顧指獨簡肅正色無所阿衰州睚眦所當立中奇禍簡肅以清忠受

知世廟莫能誰何而簡肅亦益厚自毖慎戢下甚嚴
國泰競競遵繩尺靡逾跬步有佳公子聲簡肅由大
廷尉歷司寇總內臺久春秋既高累乞骸骨以世廟
特眷不得請卒于官國泰扶喪南經營襄事務殫心
力以孝稱簡肅友愛諸昆季推蔭敘兄之子而國泰
由太學官光祿丞名家子用才能受知主者浸浸嚮
用屬有齕之者出貳通州非其好也擘畫幹理當機
立辦得稍以暇日羊尚狼山風采掩暎監司器之居
通二年慨然歎曰世味行盡羇栖何爲吾寧以折腰

吏故久寒白沙翠竹盟一朝投劾去當路惜其才留
之通父老亦挩轍遮道竟不爲留歸而就簡肅墓旁
壘石穿池栽花種竹爲怡老計簡肅清約如寒士身
歿之後遺產枵然國泰好客多情不廢觴咏性復慈
愛病施醫藥死捐棺殮久而不倦卜簡肅墓右豫爲
壽藏曰生之有死如晝之必夜潮之必汐古昔以來
紛紛擾擾今誰在者同掩土坯夫土坯何情之有袞
衣垂綃也而掩帛布藍縷也而掩英雄喆士也而掩
憨騃臃腫也而掩桐棺稞形也而掩珠襦玉柙也而

掩吾生而爲穴殁則歸之無爲子孫憂不亦善乎嗟嗟若國泰幾達矣不佞黑髮挂冠洸洋自放城中牛畝之宮栽卉木臥榻前曉起科頭手抱甕灌園外客不至呼妻孥計松桂話桑麻了不關人間世斯亦有國泰之心者國泰亦雅好余時治一尊邀余醉簡肅墓下不佞居恒有詩云雲深雞犬稀日落狐兎走因嗟泉下人勉進杯中酒相與浮白歌呼起而觀漲海月冉冉生乎巖岫天風颯颯而吹衣裾即以了生死齊修短夫蒙莊禦寇吾與若師乎

程氏萬石堂記

新安程辰州汝揚先生者古廉直恬愉士也自起家計部出守辰州在仕路逾二十年歸而垂橐蕭然內無蛾眉靡曼之娛外無山園池館之適布衣藿食埒於儒生所居村落間日拂几晏坐以著書味道爲事出則屝履徒步與田父野老吟眺丘澤罄歷官俸錢僅僅築一室顏曰萬石堂栖息其中宅心物外絕跡公府翛然王倪蒲衣石戶之農之風士論高之累薦不起卒以壽終余嘗讀唐李文饒平泉記曰後世以

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吾子孫也嗟乎贊皇公胡其不達哉夫大化遷遷萬形推賁何主弗易何物弗凋計吾身與吾子孫世世據而有之必不能今贊皇公與平泉木石安在即秦漢隋梁帝王宮室之盛窮極壯麗悉蕩爲飛煙化爲冷灰過者興歎悲乎曹東阿之言生存華屋處冷落歸山丘而世之士大夫闇於銷沉之理逞逞睃民膏以豐崇殫精神以營建雕楹丹戺連雲亙天轉盼易主或塗荊榛亦大惑矣辰州公廉吏生平砥志僅構一堂無華飾無長物一爐一几左圖右史門無雜賓座無媟友登斯堂者淵穎之士研討秇文玄寂之流商訂大道暇日課子若孫程于先民繩以德義如是而已此可不謂曠達寥廓夫人哉余按公友人何少愚侍御所爲公狀當其爲司農郎奮身嬰虜鋒以給邊餉抗陸衛尉以脫諸賈人于難犯袁州父子而信三尺法力援胡少保爲國家保全勞臣其爲辰州也禱城隍而去虎災走羣望而禳旱魃卜豹崇而爲火政卻香稻貢而寧沅辰元元可謂嶽嶽大臣之槩及以失谷中丞歡議調也

遂飄然投劾去曰身毓隱矣焉用文之風儻慘穆遠而公之子涓又博學工文上掩崔蔡下轢左潘伯氏潞亦彬彬質有其文世其家學夫漢石氏奮及諸子慶建用長者以功名終徒醇謹而已其父故無能立倔倔大節希聲汲長孺諸子亦未聞有文采爺藻漢德以燿于無窮乃辰州公之介特義槩毓如彼而諸子之翩翩麗藻復如此若然而方漢萬石君家當不啻過之嗟乎及今時而士之風衰矣甫釋褐出寄百里不踰年而翬飛奕奕原田每每僮奴成林陂池相屬矣若辰州公者豈非薦紳鄉老餘羊乎是余之所爲記也余又讀海陽令陳德基所爲程先生酒德傳其稱先生飲酒盡一斛不醉平居慷慨願自附于劉伯倫荷鍤而傲天地阮步兵持大人先生論埋照而遊于逍遙鄉王貞舉自署醉鄉侯而以斗酒失學士觀其與胡少保汪司馬諸君長安轟飲洗洋狀則公又曠朗踔絕與斤斤繩墨迂儒天壤矣宜其生平所樹立不凡如此哉

東海屠隆緯真著

書一

與沈君典

足下之行慘淡自傷長河落日高丘飛煙無物不足助僕悲心吳門作數日留雄豪千古裏離專諸遂覺倘父相當其時若不佞而在恐便有雷電破山吳王試劍石且寸寸裂故不敢與諸君俱仁兄還宛陵大浸稽天此當是澤國魚龍妒足下掌上兩明珠孫夫

人不作漸臺魂幸矣雖東吳亦復苦潦徒跣露禱不
佞視往歲加虔焉而冬春間僕率邑氓大修隄防先
事爲備今年敝邑得獸不爲災此中士民咸多不佞
成勞知仁兄憫念不佞薦至故敬以聞足下昔爲
上帝仙史今作人間歲星旣取貴仕又享榮名天禄
石渠足稱遭遇五嶽四瀆不失逍遙所取諸造物多
矣虛已以遊於世聲垂天壤他日竹素之烈固在也
今願足下第優游郊園勿以天下事挂諸眉端八口
之計更不必問天下大矣寧有餓死沈郎哉卽銅山
金坪不敢願足下有之福不可過樂不可極此固自
愛惜亦誠天下正理今足下已無不足足下如猶有
所不足爲子之造物者不亦難乎稍留心絲竹此無
損足下千古英雄英雄或逃于此未必根之至情卽
至情小有所鍾正亦何害足下故自知不佞饒舌乃
爾開之忘機人胸中亦時了了古人有言富貴他人
合貧賤親戚離世人恒態某公多容以此乃其淄淆
故自無恙不佞無他腸直以闊踈多過閒亦勉爲慎
密時露故態數奉教足下幸疇昔之夜佳言如屑僕陽

怒而陰伏之門多投刺往往難以理遣大都文章交
游雅不宜於此官不佞不蚤自知失足雕蟲又誤聽
蘇長公上可陪玉皇上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性之
所近非藥石可攻乃觀仕宦有口不談文門不通客
索居自全宜可無咎而又或以他故敗不佞併容頗
廣而心常泊如自信亾慾以故處溷雜之地立風波
之中而汚名不得及是不佞雖踈亦有以自主非全
孟浪者惟以踈故過亦不少矣足下幸終教之孫夫
人三詩是足下代爲之雅麗纏綿爲寒荆回環讀而
解之寒荆喜形於色矣嘉惠種種具辱深情女蘿之
約幸足下勿竟寒盟不佞家世人材或不辱足下宜
城去甬東數百里山川不大遙若同築室武康山中
作比鄰復何言惟是不佞貧貧非足下所棄也如欲
得富人世豈少季倫君夫輩其誰不願一當沈郎不
佞之拳拳仁兄亦非以太史公故如君典布衣蕭然
更自可貴爾日下正擬遣訊而信使適來甚喜遂令
與使者俱所願孫夫人舉一嘉兒豈忍以不佞故詛
孫夫人弄瓦姻連之期何必今日足下買吳姬王百

穀已賦之矣僕亦湯然捉筆開之別後復來宿垒頭三日今去客江陰卧白雲小君山上不佞業詒書促之東矣

與周元孚

一別足下豈惟相見難即寓書亦難寓書楚中則足下入長安比寓書長安則足下又南茫茫震旦亦大泬寥何故人之難尋也首夏開之至自錢塘君典至自宛陵其他二三同聲咸不期來集傷離合歡握手相勞頗極綢繆之義寫宛蔫之情乃獨不見足下臨食而歎彷徨以悲僕生平踈朗通脫寡所嗜好獨有金石契分屬在深中不能自遣年來謬挂世網孑焉離索垢溷滿于堦序煩囂結於肺腸伐木之懷益以成癖嘗妄意仕路險艱世味淺薄誠得退遯荒野栖于幽絕雲房山館前有茂樹後有長流上鳴黃鸝下泳素鯉佳晨載臨淑氣始暢良朋聚首時而隱囊紗帩時而竹杖皮冠心絕濁世之塵口吐幽人之語浦咏則泠風其度巖嘯則空谷響荅以此卒歲復何羨人間之浮榮哉僕偶以薄秇收虛聲當世本無器具

足采至經濟大業尤生平所短謝幼輿自謂一丘一
壑差可當之足下天授英姿身兼數器氣壓恒岱才
擬于將持以用世樹立必有可觀而近亦頗抱且語
之嗟才大用小往往託興郊園夫從古賢豪功名非
可力致時至則取之故商山之軌足並漢傑鹿門之
聲不減隆中足下故用世長才要不得違時獨駕若
進不策名麒麟退猶可投情麋鹿使僕得手拍足下
之肩共探鴻寶于枕中拾瑤草於海上即天地可遺
而況區區幻泡過影哉僕居此中取則龍蛇不敢以
穢德自點爲世人所摘亦不屑作諂子面孔爲俗眼
所憐僅而遠於利害便可抽身髣髴五岳三山近垂
眉睫矣足下努力自愛良晤何期我心悵結開之頹
然自放終當是煙霞中人君典過吳門買一小姬歸
沾沾自喜然縱衡用世情未去懷中也而君典謂僕
爲文字交謂足下爲經濟交其然乎足下居郊園儻
能杖策訪我吳會一盡要言銷三年積抱亦天壤間
一快事

奉張鳳陽公

某不肖幸得隷明公掃除之役明公之陶鑄宵人雖陽春乘令而吹萬之悅物不過也某故曲轅下林得不大淪落則亦惟明公之玄造在當是時蓋亦相忘于鑪錘之中罔知所德及一旦去樂土履巉嵒風波難人菉葹載路然後知疇昔之徼幸不淺譬如品物苦嚴霜畏烈風而後思陽春耳三吳故囂虛文勝而俗靡人情物態所不敢盡言大都難處之狀非一而某自直躬坦中以虛舟遊于世人固無難也蓋風波由人作亦多自取某抱其款款之愚不習爲世人機事即門外機事山積不以一挂其眉端今且漸以疎直無用見寬儻得免于大戾無爲明公羞是明公之教也小吏回拜明公華牘中殷殷多裏言居然父兄子弟之愛捧讀沾襟誠感之矣承明公囑去吏取小集文秇非爲令事然不敢向長者自閟而敝同年馮開之爲某彊刻武林益以近藁垂成矣容嗣請門下今第奉上舊刻非敢衒薄秇買此虛聲勉爲知己敬遣小吏候明公百福不盡拳拳

與唐惟良

客歲長安把臂相視而笑遂吐肝腸金石之言泠泠在耳何能一日去懷中僕以小吏疋馬疋淮泗上足下乃亦抱其磊塊戢翼江沚維揚去下蔡山川不大逢冗賤區區入行并廢自後僅一脩候下執事屬行李北上郵筒空回既而不佞以吳會之役抵廣陵則足下又赴江以西之命日月云邁寒暑感人眷焉同聲悲風謖謖起矣足下天放賢豪凌空躡虛入極湫隘浮榮幻泡坐而懸解聞過真州時父老擁馬首以萬數留三日不得行足下之爲令如此實千百年來所[illegible]覯便足自託于世從此挂冠不負男子視中庸之徒身都將相軒然金紫而百姓見之如途人者奚止萬里也不佞弟俛首下吏屬當孔道第安義命直行其胸臆不知有人間榮辱事要自度非青雲貴人回盻丘壑煙霞不遠願足下早歸來共訂入林之期天下事大槩可知矣翁徐二令來乃得附此椷短言寂寥未盡積抱二令溫溫雅人足下當自賞識湯及之近作書一扇頭奉去覽教西望長江悵矣心飛

與王百穀

胡原荆待御眞磊磊丈夫死不足哀貧又何傷要自
日月行天雷電横照六合媿鯫生小才無能揚其大
者世有此人而不佽不得一當令九京不作矣痛悼
何已胡之所善顧君往歲入京十顧不佽於邸中不
遇此不佽出都門追及于報國寺作長夜之談觀其
人殊英雄豪有力雙臂如鐵自言持大刀殺賊狀使
人髮立飲酒盡不佽一石猶言不佽貧措大無酒酔
客也此眞胡公友得見此君庶幾胡公不死王山人
善此兩公其人當亦快士幸致鄙人傾向墓銘書兩
通去一致胡氏孤一留先生案頭別來念先生良切
何以慰我

與李開府

往歲君侯建牙海上即墜峒使節扶桑大弓不過也
降階把臂遂吐五衷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而僕以一孱書生襲故緼袍負杖叩轅門君侯一見
夫僕亦大難相矣將索之于形骸則僕孱然六尺白
皙纖瘦殊少丈夫之槩叩其才具則力謝縛虎文慙
雕龍固里中兒所不敘君侯何從得之而一見謬賞

引爲相知僕且至于今不能自喻其故況他人哉疇昔之日海上貔貅燈前鸞燕僕想而豔之何時再把磚礫埒君侯鬚眉一快語也疆圍之事方倚重君侯君侯安得高枕而臥天台石梁之上幸尚爲蒼生彊起僕自別麾下日淪鄙賤刀筆之役不足奉君侯談柄僅以寒暄常語小展三年闊懷伏惟君侯亮察

與周國雍吏部

某之居由拳蓋三辱先生薄蹏矣自顧虛薄何以得長者綢繆之歡若此身爲賤吏賢士大夫奴視之寇盖東西行而過青谿某卷轅負弩伏謁車輪馬足下塵加于額矣不誚即讓偶作好顏色盼睞或得一二温語則大喜出望外以此日淪泥塗望貴人長者如天際眞人不復敢以姓名通即以姓名通罕所省荅羅矣而先生歟不自尊重時時折節存下吏每讀八行何欵欵薦至也以爲不省某作吏小有狀而收之乎則不省某之作吏實無狀雅不爲貴人長者所假借以爲録其雕蟲之薄技乎則黔驢耳此何足當有道門下而謬見拳拳引爲知已此先生之自爲長者

其何德焉然某蓋以此益自濯磨雖濩落于世猶有
知我者柰何輒自棄爲而某之作吏實不敢過爲菲
薄以負長者采聲華于士大夫之口某則奚藉若問
之閭閻父老亦無大罪過無論官達庶幾不内慙寘
寘而外挂昭晰請以此報知已天道降大靑于二吳
今年復遭雨潦不省先事爲隄防以障水邑得不爲
災然徒跣踉蹡亦良苦矣入暑遂善病吳山人來以
病見山人齋頭甚驩而莫廷韓與俱遂乞得廷韓詩
及小景奉獻某爲言先生向慕廷韓廷韓神脈脈往
矣吳山人快士文藻翩翩媿某爲吏貪無能厚遇山
人山人亦故翛然自稱披裘公不敢漫以他客禮汚
巖賢者此眞不辱周先生拙集久閟不敢出爲同年
馮開之强持去重付剞劂工旬日且完完當持一冊
請教大雅此非令事業不能自閟行懼薄技爲祟先
生何以終教之某不勝大願

奉劉觀察先生

吾師單車詔遞萬里入黔中某無時不勗首南雲烏
蠻五谿瘴癘毒淫言念吾師實身涉其地能不凄其

以傷時行博詢鴻鯉三吳邇來絕無漬南士大夫宦遊之蹤亦無一相識官南中者積不得郵筒之便每欲遣一价悉候輒長萬里遠道而止顧維長者平生之義若何而潤踈至此良遠于人情悚焉知罪矣六月中旬有言通州顧觀察公以入賀行轅過桑梓某遣急足即其家訊門下蹤跡乃知吾師罹尊公憂還蜀五內憎愴爲念長者閒關萬里蒙櫛煙霧憂勞孔多復抱此大痛蕉萃西還行路嗟傷矧在不肖不肖某居赖一歲日夜澡滌加之以勤惟恐一旦瑕類爲知我羞自以赖川之治可無大過江以北監司諸公多且亮不肖奉職循理朴直無他眷注頗多異等則以淮蔡間一僻壤小邑人情簡質寇蓋稀踈將迎既且俯仰無難第禔身子民一行其胸臆足矣而偏鄙少士大夫遊客羣情多口之縱衡監司諸公之采聽多奇之閒閭編民以故不肖得少展其尺寸嘗以暇日理四封之事人稍稱平受知主者志行既孚若居彼中或庶幾免乎監司亦雅相愛願不肖久於小邑不肖亦雅安之詎謂量移之　命從中出時詣督府

臺見遮留者數千人不能得不省與彼中諸父老大
慟而行而自抵吳中事體與江以北大異雅不
與性相宜吳中之俗好虛浮而不省簡直吳中以將
迎儇巧爲通人而不省身有傲骨又不幸早竊文字
虛聲而此中爲詞人遊士之藪真贋相錯且多吳越
故鄉門中之剌日滿一切屏門却掃即多失望而去
橫作口語厲爲延納采浮獵譽易生悔吝三吳外號
腴壤中實耗虛民貧賦重詐僞萌起富者鐘鼎豪奢
貧人采臯莊而食遊閒公子以百金置酒以千金市
奇珍寶玩而閭閻小民以數口男女易斗粟若清浦
新邑則故雲間兩大縣之割惡壤棄土也四方有罪
亾人之窟而姦利之聚落也兩歲來復苦大潦事如
蝟毛不省某以身眉之作苦行頭陀奉職循理視身
子民一視居頼時而拙益加焉將迎儇巧既非性之
所近勉而爲之此機不熟取罪必多譬如嫫母學爲
巧笑不足取憐益增奇醜故不省今務一以拙直自
命不敢以呰窳敗德亦不願以通人有聲幸無大戾
負平生辱門下而可榮達非所望也某雖不能以滑

稽委曲諧俗趨時而自守頗嚴泥塗不及久而亦且以愚踈無他見原甘心者少如是或庶幾免于大戾乎伏惟門下教之不肖命薄三十年來饑寒摧折凡世間之艱虞亡不涉歷僥倖一官百憂煎人今如蓼蟲久居蓼中相忘于苦矣要之青雲骨薄紫煙分深聊成薄遊之名願附勇退之義然非吾師之所望不肖于疇昔者也奔喪以來貴體安否諸公子讀書風雅日上足慰鄙心西望蛾眉劒閣逖矣懸神不盡耿耿統蘄崇詧

與顧益卿觀察

往歲蒼黃出都門得與先生把臂毗盧閣上一夕雄談畧盡寥廓奇事平明上馬先生入都僕即長途酸風淡日煙沙障人回望低垂覓癡欲絕已報先生崎嶇萬里單車入滇中僕亦從淮徐之間踉蹡奔走每逢睇彭城落日芒碭長雲則想見先生英雄氣色無何渡江東來益苦賤冗南天寥絕音問久踈日爲胡原荊侍御譔墓碑知先生胡公金石交臨文含毫抒寫磊塊居然臭味更思先生碑文甫成寄王百穀百

穀書來云輶軒以北上蹔過桑梓使人飛動咫尺海陵如隔黃姑津矣先生天下奇男子無論胸中吞吐六合蕩漾千古即神力勁氣何數龍門公渡鴨綠江又慷慨忠義闊而不踈英雄哉某孱書生耳纖瘦白皙宛宛如弱女子顧無朱亥之壯而有要離之心以此區區謬爲先生所收時方困一小吏砥志束修屈體自貶大都細人瑣屑不足聞于長者而世道反隘方且以噌吰駭俗此大可笑夫神物何常至人達變鉅跡宣朗不難幽玄大聲砰鍧忽焉閴寂進則闊步天壤退則立枯山林終期與先生滅跡塵坌抱影雲霞今吾與先生事大略可知矣生天有途無墮苦海伏惟先生熟慮焉吳越山川雖秀美殊少峻絕幽曠之致要之非五岳不足寄吾兩人逍遙先生將選何山之石乎抑尚雲閣情深煙嵐道遠也胸懷孔多握管欲盡了無端倪何日得一面盡此五衷聞行李遄北倉卒遣訊殊屬草草胡侍御墓碑一通奉往都門別後賦得長歌一篇久未寄上今書扇頭并往

與開之

西湖五日主人千秋欣賞何當喚起連僊同醉菰蒲
瞑色第此老才致不足當足下風然其標韻差勝
爾不知秋氣忽從何來感我白苧涼風天末君子在
懷既歎睽離復嗟挫落我心何矣不佞鄙媿中歲不
聞道乃天性自近疏朗近年以來羣動勞人萬事都
遣可亢如枯蝨但未能忍饑然亦可三日不食矣本
無辟穀術何得便爾此當是脾氣不佳然不佞則從
小若此終日不再食以爲常而恒不知饑近更寡欲
益不饑生平好蔬食不好肉食能持齋累月不思醲
鮮此儻是修眞學道之本而所可恨者不讀奇書未
過異人不聞至論間嘗一味道德參同苦不入也男
子在世若薄富貴而不取又不能栖神抱朴入無窮
之門而徒以文士託于天壤亦左矣往足下許我丹
砂曷不及時努力不佞方日夜引領望足下而足下
不能勤修其身之不濟何以濟人日來遨于湖海如
得奇書遇異人幸即見報安得與仁兄遂聚首煙霞
水石之間共圖此事也忙邑何已忙邑何已湖上近
與何人裘徊作何舉止幸示之

與君典

旬日不聞問不任瞻馳孫夫人遂以握蘭吾兩人天下有心人上帝知之矣疇昔之夢果不虛而仁兄即惠以芳問金石大義表表若此哉仁兄天上卿雲人間威鳳後世於史策見姓名者方且聃然吐舌恨不同時不佞幺麼乃得以班行辱在肺腑爾汝盡忘形骸不隔異代豔慕當已無窮誠又得以女蘿相結金蘭益深更不復知不佞作何狀得此于人代間幸甚幸甚猥以鄙賤仰攀雲天欵欵之愚似不宜徑達託在心知敬懇開之轉致先以辭令當敬走蹇脩仁兄大雅不敢以俗調相加知能亮詧謹伏地而俟後命

與楊伯翼

僕三致薄號于足下足下缺然不荅如扣雲中君冥冥空墮煙霧足下雙眼方空天下予小子豈敢有望焉第生平豔足下才得片語便如奉日南珠以是不無少芥蔕然僕亦有以自解足下洵才賢有如是竹素上古人僕又何望望足下之念良已矣而向人言揚伯翼惟口是視揚詡一如初則區區緇衣之好都

屬五衷矣家田叔間語僕以故令僕慙媿欲死僕不肖頗修白雞絮酒之禮鄉故人大老先後物故弔使相望而獨遺尊公良亦有說蓋當是時方居頼頼故僻壤下邑冠蓋罕至家耗動至經年不一通不及聞尊公訃至吳會而後聞之僕私心以爲經年而後弔不如遂已之失弔先大夫之罪且浮于不報書十倍此惟肉袒以待足下又何敢求多故人乃足下猶然捐牋記見存僕茲爲恧爾讀見寄詩以爲曹東阿耶東阿不如足下質以爲孟德子桓耶藻豔復不減吾不能名伯翼譬食鳳脂麐脯但知其美爾固不得濾定其品也田叔歸便敢布此言當有顓請不宣備

與開之

足下定是上界高眞蹔謫人間世流浪混迹山河大地入眼盡空讀最後一札子閎放踈朗可謂躡虛如履實觸實如蹈虛塵埃中物品胡得有此胸懷有此口吻瑣瑣細士不能有加於君卿豪末而饒舌不自休眞蚍蜉撼大樹仰天蹋地逡巡自穢君卿上而玉清下而糞壤大而五嶽小而壺中或佩椒蘭或入堇

斟或拍麐脯或啖尸蛆或陪玉皇或偶牧豎無所不可不佞之言未免猶有蓬之心乎然區區之私則願君卿爲龐公司馬子微翛然清絕不願君卿爲白香山輩混俗和光蓋本末雖同風操差異高明辨之弟讀傳記修眞沖舉事則見以爲文士或好奇多寓言今寓內目覩此事乃信世人皆有靈根鍊炁絀麤則翔舉青漢蒙惡被垢則自墮沈淪今縱不能修上眞之道奈何終負塵穢爲凶人下鬼念此泫然道心頗生日以寂莫君卿選何山之石不佞不負杖相從者有如日然爲君卿計似宜尚爲尊公一出不佞了今日令事結廬修眞其五年以爲期過此則不佞之木拱矣卿幸速圖之

與李之文

舉犬子甫六月爾辱沈君典太史許婚事之本末具婚書中亦奇矣要之君典開之終是吾煙霞道友不止稱眷屬也君典未舉女時卽以生女見許不佞以貧爲解沈君稱正取足下貧世有石季倫吾不與也他日快壻吾自食之不以累爾窮措大已而果生女

即走使見報不佞貽書猶未敢顯然將前辭而君典
荅書輙稱神僊眷屬矣世間有此一片有心人漫以
相聞爲玉麈尾添一談柄不佞邇來世味都空兀兀
作黃面瞿曇退食即翛然枯坐第未知何日遂超苦
海爾平居親友聞問盡絕世味可知憺矣不佞故自
物外人諸君未詧爾開之近刻成奉去一冊此刻尚
閟世間得此者四三君而外不以濫及幸知之

與君典約婚書

蓋昔者歲在丁丑不佞北上公車頓轡中都裵徊
高皇帝湯沐邑肅然穆莊者久之夜宿逆旅則夢入
赤墀朝見今　主上出而遇張無垢先生左掖下把
臂驩甚相與共歌錢起湘靈詩仰見白雲在天作微
絳既寤心殊異之頗自負已入　廷試大魁得君典
洎今歲夢之帝所神賚余以童子童子不肯行要一
女子與俱而後行不佞即以語開之及余舉此兒彌
月之明日而仁兄與開之適至詰朝遂爲湯餅客也
仁兄摩此兒頂許之曰佳蓋啼聲未試矣而輙稱孫
夫人且有身數當得女得女以字此兒再越月而報

孫夫人舉女仁兄竟弗寒盟豈惟吉夢是踐則金石大義上帝信之矣且其事之本末一何奇也今日之講豈偶然哉抑仁兄其無垢後身耶不腆之幣敬徼寵靈永以爲好他日去人間世藥爐茶竈携妻子及雞大同入桃源深山中願世上爲婚姻即安能舍開之矣

與百穀

竹箭編敘對使屬草媿不能工承教令多客此初下車時則然今爲日晡市望見者掉臂不顧矣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公以爲三日新婦乃僕猶處子爾又如木偶坐堂皇上言拊循則知有令而犯民秋毫則如無令若是即日開門延客獸令見客百姓不見客也令不愛髮膚而易民五斗又不愛五斗而分予客五斗而外有不以道入一緡者請要上帝而詛之世人無論公亦云云耶今者僕世情轉淡兀然頑空矣南冠君子故王孫身有乞兒骨乞則就人人憐之則不受而復去乞誤溷賢者至爲賦無衣恐終不能爲若德爾苧帳敬領紅蠟三十枚助足下清夜譚名理

與以德

某抵吳會兩食新矣塵溷中僅一再奉訊尊大人及賢嫂夫人乃此心則時時注存仁兄不以百勞故置之也八月中旬見邸報仁兄有歸省之請知仁兄故純孝結念家山某則久切停雲相見有日陡焉聞報喜見眉端矣追憶高館張燈流連達曙靈山策足日夕忘歸歲月云徂清歡不再今足下復鼙歸爲九龍地主東南湖山無一不作氣色以待杖屨不佞弟困此斗大城子亾由便奉清塵望氣則邇問程尚邈空有飛動仁兄拜兩大人膝下與諸父老故人敘契闊罷不識便可櫂舟東下與弟一會峰泖上不曇陽師真遂證大道位列上清以九月九日羽化實籙玄言丹書儻篆僅有存者君典幸授玄教爲弟子不佞弟亦濫蒙甄收仁兄天上人道心夙固靈根必深恨不蚤歸來親見此事師肯甚密不忍匿不以聞于兄幸秘此言君典復與弟爲女蘿之契更思足下爾諸留面盡

與袁黃巖

古人云同病同憐僕虛薄無能爲羈紲吏固當足下
麗藻絕代亦復鏤羽霄漢失足泥塗有識揾拳然足
下猶得居海上洞天清曠幽邈揔中遠岫門外長流
簿領之暇方且躡石梁泝桃源尋方平麻姑煉藥處
不忝儁令而僕乃墮吳會風塵非錮形骸于案牘則
磨歲月於馬鞍即洞庭虎丘逢桂眉端九峰三泖近
接几席而煩憂積胸塵沙障目終歲不得一寄逍遙
此視足下更自儁凡異道靜躁殊趣矣往辱佳翰形
踈神密遂講綢繆草草荅書不盡肝膽茲表履善先

生月遊名山經過台宕遂託此君一問訊足下表先
生故濟南吳郡石友虎龍之文羔羊之節初任俠烈
今返玄眞聞其遂已挂名石室時采藥靈山踪跡幾
半天下嬌嬌關尹當不失眞人

與王元美先生

日從政理之暇諦觀深省乃知文字業習殊損元神
因妄求眞恍若有悟修持之要在淘洗漸頓不染塵
垢不着色相以境驗眞以事鍊心靜中所得動處用
之常動常靜常有常虛久之淨瑩圓門庶幾有證夫

心不與造化合身未離魔境即遇眞人摯將安往已未有得師何能爲以是知向者既奉師眞之教復必欲見師眞之面未見以爲悔者即妄心也

再與元美先生

某爲令則得吳中人閒頗遭事大都歷盡今獨憙得一當王先生且又得聞師眞教勑人生有此兩事即不虛墮地一場某之拙劣欲以令起家取功名難矣自分無經濟長才浮沉一世碌碌何爲日月不居河清難俟便欲解去印綬栖跡靈山長依皈有道門下大道即不成逍遙五岳委順去來脩然作一山澤之癯于某足矣所願先生于入關後尚許小子一叩玄門某不難蓬首垢面執先生爨下掃除之役敝私布腹心俏可虞者某爲吏廉家無半頃之田一椽之屋上有老親似未能超然以某計之即爲官人十年而往貧猶今日爾固不如早掛冠自逃苦海饑寒之事儻伏友朋愚意如此先生云何前累求大筆未見應謹裝潢一絹素往乞書嚮者見荅采眞之作將懸之齋頭時時如奉眉宇從此以後恐墨妙益不可得

爾師眞傳一如指教更定另錄一通奉去大作成千萬示教不宣

與開之

君典姻事辱仁兄從臾敬謝深情張公善卷遊踪佳不仁兄籜冠鳩杖幾徧吳越名山固[illegible]尚平了婚嫁之緣不佞近世緣頗遣獨有一官爲鄣去此當不遠煙霞道友寧舍聞之聞武康山中田磽确不可畊如何卜居弟意欲從西湖最深處皈依天竺先生東南善地更有天目山中若天台雁宕于吾兩人稍不便仁兄一抵吳門幸即過青谿董遣小吏候行李闔閭城下千萬勿留滯他所顓望面商去就爾師眞靈跡不佞言之更詳于君典足下聽之不啻遊化人之國也飛刀以來吳門爲弟覓一綴紫陽巾玉瓶并維摩經高僧傳各一部

與君典

師眞行後兩從夢境示元馭元美先生同夕同夢同教勅語云是攝魂去非夢也拳拳以諸君退悔爲慮此後精進不已五年必見見當授以道要如自淪落

即不得見非特不見禍罰從之其言如此使人懍ㄈ
苟居官抗節清忠念念不忘修持不染世垢官爵功
業固無妨大道授道之後要須抽身若決性命之理
以博浮榮戔清淨之教以崇嗜欲豈惟師真所棄亦
太上所不與也十一月初一日龍且進觀仁兄能一
至不至則幸密以聞元美先生已謝人間事屏居觀
中平生親友盡絕獨猶通不佞輩二三同心爾直塘
還遂爲師真傳奉覽初成寄元美元美謂宜秘後得
師真意不妨便傳聞道宜教開化後人亦在所不禁
若不佞不作或爲遠聽好事者妄傳失真無益于道
不若遂傳之第不佞居此中尚未可出今所見獨元
美與足下矣元美業稍爲核實更求有道印正焉不備

荅劉誠意書

海內譚士指屈閣廓環姿文武器具今天下有君侯
爾先太師青田公英靈間氣古今神人道登陰符智
宣黃石功存丹書義踣滄海用能光輔日月再清華
夷寄情蹤於溟涬等富貴若浮雲寥寥千載不三數
公北斗第六亮哉如某鯫生每讀遺編想見大人龍

德輙使青天雷電生于胸懷造物者何乃復生哲孫如君侯者是知先太師之靈不泯矣伯禽昌姬召虎嗣奭正宜推誠翊運茂明駿鉅益光先烈括蒼之轅不敢聞命棨戟門中復有李臨淮其人彬然儒生好賢結容差亞于大梁公子僕之友也君侯寧得不與握手驩乎簿領勞人草草裁荅別楮所云敬聞命矣不宣

與沈君典

師眞入龕後兩王公東西分禪堂栖息其中矣昨孫以德書來傾注足下甚雅言師眞事而豔之此君亦大是法器人言許旌陽石函記中語數定今日若是海內應有人第恐下官福德薄爾開之來述君典語足下故是天上人如鄴侯子房他日雲中舉手幸無忘故人故人即亡狀請以守厠之役爲卿伴侶乃下官鄙意清心寡慾自是我輩事積功修行縱不能證果猶不失爲善人故當勝慾海中了此生匕爲凶人死爲剎鬼良可愍也種菽不熟猶勝種莠爲善無證猶勝爲惡僕意以此決矣仁兄當爲天下一肩鉅大

下官計不能佐下風且爲足下豫選名山以待杖屨他時數口恐未免相累日來精進若何趙太史瞿太虛及徐孟孺向道甚勇其人亦良佳兩王公爲薦之師眞矣毋夫人而下安不老親荆人輩各〻無恙犬子骨氣稍長當勝阿爺終媿秦家鳳皇樓上客天寒雨雪漕艘銜尾日與千夫長走牛馬中間憶灞橋驢背風景忽而自哂

與孫以德

不佞爲令三歲官譽日退道心日長今則如深山道士蹔寄市塵眼前光景種種可厭長林大壑無日不挂襟懷世路崎嶇人情偎巧抱朴守眞知其不利也老親奉佛不御醲鮮婦也賢明頗甘貧賤去彼浮囂還我故物澹矣何求足下呼順風揚嘉聲旦暮公孤願無以榮華而忘道素卿自靈根法器益以修習是爲功上加功若徒崇階榮名而已卽竹帛所稱終似與性命二字無與惟足下念之

與田叔

三十年流浪幻泡結習世緣然自度身過多心過少

靈根固無恙天似不欲使慧業文人永湛苦海實啓其衷翻然從摩登伽幻業中回頭極力鍊磨滌除玄朗每自紛拏間退省家山伴侶無踰田叔夫種〻色相都屬幻妄圓明了照不出虛靜中來顧法界無妄不生真必無垢是名爲真清淨必不擾是名爲真定一切修持須向境上試得過方是即如平居懲忿不知遇忿能不動不平居窒慾不知遇色能不動不若無事闃然遇境輒亂則爲頑空靈明靜定萬物紛至至性如〻乃爲真空不肖今爲令諸塵囂猥冗勞形滑神無一不備以此鍊性近頗有得力處第習氣根株芟除爲難爾足下靜中所得何如靜中操持遇境不亂必如此加功似爲喫緊足下何以教我曇陽大師以道家虛靜兼釋氏圓通而從精嚴實相處着力教本人倫理兼性命真吾師也離合在手去來無礙示化後婁通肸響以警教諸子吾曹修行能不悚然田叔清真惜不見大師如其一叩蓮花座決當存注雖然吾之有心即心即佛足下第精進如不肖得不墮落五年之後請以田叔見我大師他日伴侶不肖

深致意焉願言自愛大師傳刻成矣敬奉去四冊足下作敘另刻可以此爲據刻成寄我

與君典

足下間氣好男子弟徵天之幸旣稱同袍復忝眷屬日夕恒懼墮落慙負大君子師眞龕入觀弟亦謹以辦香短疏往參承者多如故瑯琊公遂入關精進甚勇大是如來之阿難太原公抱徵恙尚爲七情所牽非久當自解脫使者至自婁上拜命之辱儀文過腆何以堪此感激感激適貌得師眞像二幀裴潢已成一留齋頭供養一奉去知兄處尚少此爾日承令兄老伯翁惠問幸爲一語謝私師眞傳散如來教刊定一二矣開之自張公善卷來再宿官舍今向西湖去喜此兄翻然遠跡超欲海入淨土且作頭陀行矣蓋此兄通爽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方樓居大出懺悔語不佞卽泫然下拜渠亦九頓首以謝我此去或可保其不復作昔日態亡羊補牢猶未爲晚爾約以期當是師眞嘖其穢德未許涸彼蓮花座下上眞慈

月朔至婁上恭謁師觀報細君病乃東而且爲月圓

白榆集卷之七

書二

東海屠隆緯真著

奉王宗伯元馭先生

吾儕小人幸得依歸大道卽湯火可蹈何論其他不貪不淫官亦何害如其有害亦非不肖所動心且世之犯忌諱亦多矣獨講修身學道邪老母奉佛數十年久斷酒肉荆人蕭然荆布不愛繁華今姑婦日向大師蓮座前焚香燃燭而學誦金剛心經都無所事

事不肖清羸寡所嗜好近習調心鍊性世緣漸空若是可以已矣請以數年爲期尋靈山而隱跡此意決矣先生與吾師俱非可誕謾相欺者師傳不妨遂行幸長者亮之

與王冏伯

承示宜貞子傳事固奇文亦奇千寶之筆不足多矣復拜嘉惠種種非所敢當主臣主臣足下第益修青紫之業辭榮遂初返於大道如嬾殘之相李長源會須有時此儻亦尊公之意也　天下天才藻逸洵是鳳雛不姚王先生家兒代興之事今在足下勉旃勉旃不佞官譽既薄文心復減遂慕玄理資似不近無可望即得作一山澤之臞足矣平生緇衣之好實有之才美如足下良所傾心第泥涂之下不生青雲細人齒牙恐無爲聽爾如何如何承命作宜貞子傳敘輒以一言上之足下敬我爲我起居尊公大人及宗伯公父子聞王次公學憲先生抵家當遣一使過婁上容嗣布不一不一

與王元美先生

先生習靜調心聞大有得每自觀中來者無不心醉
僕日慇塵勞幾成虛度長恐辜負師真接引爲門下
知人之累二六時中無論廣堂屋漏簿書清燕車中
枕上朝夕不忘提醒此心而名障慾根苦不肯斷世
上萬緣獨此一物爲難除隆自學道以來凡可以去
此二賊者真惟力是視隱而不發直以經歲隆方私
自意念已遂降此魔偶有所感憒然動念乃知病根
尚在特潛隱不發爾夫澄流不如清源治末不如芟
本先生加功當進於此神秀云時拂塵埃六祖云本
來無物菩提正覺必歸六祖然神秀之旨何可廢
恐當以神秀爲筏六祖爲岸矣必以筏然後及岸必
及岸然後舍筏不拂塵埃而直求無物有是理乎我
聞有縛斯有解無縛何解今隆解而縛縛而解解而
旋縛安在無縛無解一着于有即爲有所縛一着于
空即爲空所縛不有不空之間又將何歸學道者所
以成仙作佛也成仙作佛在去相也有意于世緣則
世緣爲相有意於成仙作佛則仙佛亦爲相然不仙
不佛而都忘之即又易牽於世緣故功亦大難云何

而可先生業逃於空谷萬緣盡屏隆方多歷外境日與萬緣涉奈何加功空谷易定而難於試外境易試而難於定苟身動而心動則深山亦市廛今先生身心俱靜矣不知暗誉默省萬緣之中尚有一二足動念者不若非稍從境上一試過恐未可的然自信昔棲霞大師之所以論坐圜者可念也隆於種種塵圜中求清淨其功難於克大敵力去病根時時撲滅時時動念旋滅旋動旋滅漸次降伏者往往有之此都自境上試覺其然獨無如名障慾根之難去矣慾根是衆人所同名障是吾輩爲重若先生於此二者脫然道更何屬夫圓寂照了割水吹光盡廢擬度經悟心性者聖賢居士之根也勤心苦行研磨煎滌鑷絲牛毛計日計功者下劣凡夫之事也隆今退處于凡夫不敢徑希乎解脫如此不已儻微有進處以不負長者誠灰滅無恨昨於范府公所見師真遺言不勝悚異中有曇氏再興之說爲是師真乎爲是他人乎涅槃之日恨不得一頂禮佛足儻此時幸面授片語今日信心成就或

庶幾可望咫尺靈山不見世尊不肖機緣可知矣而
不得時時侍兩先生面丈下嗟天乎何絕我宵人
[illegible]三十二相不可以見如來即心是佛僕當
自勉然俯伏參承從古不廢僕今得數侍迦葉阿難
即如奉世尊奈何天復間之適自郡城回舟中兀坐
一念起處無非兩先生所不能已已遂作一箋投之
門下敬以所疑求印善知識幸不恡德音師真遺言
已惠二册不敢數以羊牘溷荊老幸道問訊

與君典

兄抵婁東之四日弟即遣一力來則尊駕已發矣其
人直追至吳門不及而還計此時已達宛上北行定
於五月何日幸示知之昨元美先生有書云適見長
安有報書宗伯公者欲令促兄速北兩王先生致此
意當是有見足下抱此瑰奇宜用于世此正大丈夫
表見之秋且　國家厚恩不可不報也願無首鼠更
望足下重發深思懷仁負義上畏神理下念人情事
無細大一以天下萬世之公處之謹飭繩墨之士難
于開張俶儻豁達之夫難于細密寬然長厚者貴于

擊斷耿亮凱直者貴於和平故古今人物必以唐郭
令公韓稚圭兼身兼數器爲世完人足下念之弟心
仁而術淺志大而才踈用吾欵誠亦足爲　國家任
一節而世無知者坐困小吏卽今夢想惟有煙波所
賴友朋傑然樹立光明俊偉以無絓後世文人學士
之口吻然後退栖巖谷同修淨業弟當爲足下豫結
一茅爾入都與諸故人相見儻齒牙之餘偶及不肖
幸爲言屠生兩更災邑弟甘苦如蓼蟲外此非所敢
望于游陽也相見未期臨書惋悵

與元美先生

讀法藏碎金搏收精詣旣探妙理復多名言眞堪作
吾道津梁僕無識竊以爲遠勝蘇黃諸君子譚禪宜
其有殊勝靈響晚年當從此遂證果豈亦裴相國之宿緣
邪經教之外若求禪書恐無出其右者願先生營之
三徑新成長日掩關松風花雨時時北牕下無論菩
提心卽喚先生爲羲皇上人可乎某身雖有官心却
無事訟堂喧囂亦蕭然時有北牕意心境兩寂情累
不染虛室生白漸入靈明則先生爲勝涼喧煩惱種

種苦人隨事校勘實際磨鍊則余小子亦差可着力
但久不獲一侍兩王先生未免以此動念爾法藏碎
金手錄一過眞詣檢且逾半旬日可歸壁矣惟高僧
傳都未寓目久留裝潢人精勤可喜敬謝凡夫之人
久不望見鞭影退轉可憂也

與長安諸故人書

以某之不肖當三吳孔道當三吳則以令而復連
遭歲之不登憂勞積苦所不忍言此而能一日安其
身不即陷于大戮輒以爲難見有沉深有敏捷有便

儇其於吏道甚習世共指之曰能而或先某受不三
去某之三年畏途而得旦夕緩于大戮進十退尺以
自處于庸衆之間則區區特此一片心爾又數奉教
大君子實不敢苟而夫氣有必化物有必壞世亦遷
遷宦豈常住惟能不內媿于此心即有不幸大君子
必見亮某之日有惴惴則亦不懼失此官而懼他日
無以見大君子某今直以日爲歲視一令若桎梏譬
之野麋身伏巨檻意在長林口非游辭心誠實際某
始居此中頗不調于口之不調則亦惟踈直之故

久之亦竟以踈直見寬今編戶謂某無他能以婦人小仁暱其民而縉紳先生亦多謂某無他直踈耳太行嶄絕瞿唐磑湃固云地險亦由人自作今某日用欵欵之愚且爲嬰兒且爲虛舟若是可得遂免于大戮未邪要之求此心見亮于交遊者某之所切也此外可都置弗問矣幸大君子終惠教之茲給由吏北上便布此裏言久踈問候者某爲遠方踈賤吏安義命當如是伏惟長者并原之

奉曾大司空

竊惟丁丑之歲某幸叨屬司馬署得數侍尊嚴荷相公不鄙夷小子採其虛聲收其薄技賜以獎飾借以溫顏既總憲留都復蒙惠手書慰誨懇至自顧平生喜溢分涯恭惟老相公門下河嶽英靈乾坤間氣生應嘉運出爲匡時忠勤磊落如武侯魁奇倜儻如汾陽明達凝重如晉公沉毅渾厚如忠獻知幾有道又如文成鄴侯此眞文武將相身兼數器風威稜稜偉材異人經濟之業論其大者卽如西平九絲稜霄諸蠻之役運籌決策百發百中譬如庖丁提刀由基握

矢焦勞誠欵輿疾誓師開誠結下虛懷用人發謀鄭
重當機立斷舉事萬全卒奏巨功拓土開疆殲彼部
落奠我氓黎椎結望風蠻王搏顙四夷震動邊陲晏
然爲萬世之利其他鴻勛茂烈所至砰隱雖詩書所
稱無以加兼以憐才下士惟恐弗及廣心洪度卓然
古大臣風下視某等幺麼豎子寧有一足當相公者
而覆茹包荒不難折節以成就後進如眞宰之鑪錘
萬物滄海之爲百谷王一念精誠足貫日月此天下
士之所以延頸想望歷膽輸心而不已者也某東海

鯫生庸孱無能力不折秋蟲之股智不若鼯鼠之技
平生讀書操管學爲文章亦涉獵而不精空踈而無
用今濫吹邑小吏兢兢爲　國家守三尺罔敢呰窳
以辱身隳行仰忝相公疇昔之知顧才智寡昧尺寸
無聞百里不効他又何言而相公猶然眷念無已即
不肖得不感激自淬益勵初心雖才性有限命數已
定不敢妄冀進取而禔身守官無玷清議乃某之所
可力勉者伏蘄相公終惠教之自去歲辱華札下及
刻骨搔兎常思一修寸牘仰候台安而下吏卑瑣棨

戟森嚴消沮逡巡次且不果無何敝邑故熒陽楊令云且北上謁相公長安僭附空槭寄訊下執事而後楊令竟不成行復爾蹉跎卑職守分畏法又弗敢顓遣一介入京儼然修問每一念及秪益悚惶既而踟躕展轉私念當今鉅人鴻德有如相公百代殊絕千古景仰假令生不同時猶將追風采而興羡抱史冊而長嗟慕義無窮執鞭靡及而況至人鉅公同時並出竊又得以侍眉宇承謦欬辱一言之譽其爲人生慶幸何如而乃局促泥塗裴徊岐路卷舌裹足息影不前是鄙庸媮惰無志者之所爲某竊又耻之是以興念懸思中夜永歎不能已已近有至自京師者以平蠻奇勛全錄見惠某長跽發讀之有以仰見相公石畫神智安邊鄙益社稷成天地功不勝景慕敬譔鄙語四章將以奉獻而卑職待罪兩邑任滿三載適給由吏役北上迺僭削一牘再拜北向槭付下吏進之門下奏樂天都運水河伯其爲惶懼非言所宣伏乞大君子鑒而容之某不任殞越瞻仰之至

奉徐大宗伯

去歲有自　京師還者具言相公謬知不肖某拳拳
德意甚悉某惴焉循省私念樗散下材雅乏當世之
譽雲泥路隔某於相公又無一日之雅安所得竊人
豎儒而稱之竊意傳者誤爾已而龍孝廉至自都下
間語不肖以故某始踧踖動色搔頭千古曠蕩之知
遊神域外辨氣斗間如司空鑒物遠望而知匪惟知
之又力爲游揚而推轂之此非世之明智神人不能
以寥廓得士非其人之果才且賢不足以當此異常
一知顧某何人幸遘此遇恭惟相公閣下學貫天人
文掩今古德合溟涬情傍太上功成天地名在華夷
眞所謂身兼數器間氣偉人向風慕義者海內延頸
而某生平之景跋鴻鉅卓眞慤如調餓每思以姓名一
通于大君子不可得乃不意一旦受此特達之知于
門下且又不假紹介無所因緣而特恩異數驟加于
棧線之夫昔者管鮑稱千載相知後世罕及然亦必
俟交久知深未有若某之于相公者也相公天下完
晃人物權衡苟受其知即襪線之夫遂且揚眉抗手
而齒千人數雖有瑕類亦將藉以自掩陽春吹萬眞

宰鑪錘長養成就爲德匪小雖至愚鄙能不銜恩感
激之私殆非筆礼所盡顧獨念相公知人詎欲其人
之感恩即有感恩亦不在牙吻間津津自道某又畏
法奉公安賤里之分長安故人寒暄踈闊以故久念
德意中心藏之逡巡不一自通者兩歲于茲既而展
轉私度寥寥宇宙知己實難眇焉小子實無所短長
而僥倖荷大君子之破格奬拔以立于世方之司空
則身非寶劒擬之管鮑則情非故交如此而猶恬然
漠然曾無一語以道向往即相公盛德包容不責報

癡蠢其豈復人情哉所以踟躕徬徨中夜興歎而不
能已已某最不肖束髮讀書粗習文藝才乏用世學
媿通方志芳而性拙心仁而術踈其中空虛了無足
採及通籍領邑頼上初出涉世寡昧昏瞀倀倀無之
徒以一念欵誠自託于父老子弟之上而頼故小邑
俗沿簡朴久之而父老子弟咸安其拙其與不肖眞
如一體驩然無間以得免于大戾上而監司下而黔
首業已相安無復他志居無何而青浦之　命從中
中戒行之日黷矣銷魂雖去其骨肉親戚不啻也比

入吳吳素號文物都會聲華茂盛甲天下而不肖某以愚直之性處之事梦難理賦重難完多口難調羣情難揣舉事周章大以窘步而某之區區愚鄙固守不變責戾良多久之亦漸亮而見寬今亦且稍安其拙不肖之前後履歷如此既荷大君子知已之恩或不嫌一吐胸臆至如相公之所推轂某者無一于此捫心顧影長恐一朝貽誤慙負知已是用蚤夜刮磨罔敢自穢自棄相公神識諸當瞭然始終惠教而成全之是在相公留意某不敢于自頂至踵敢忘斯德茲因待罪兩邑任滿三載遣小吏給由北上便布空槭北嚮頓首敬候台福所特知已在上鄭重其辭直抒懊慢仰溷尊嚴某不任祗懼戰汗感激之至

與管登之

某竊聞之丈夫之堅有仁蓋得之昌黎而與其言差異丈夫者得志則弘經世之略沉毅不發當機立斷仁誠而術高才鉅而心細嚴而有度潤而罔踈光明磊落皦如日星屹如衡岱流照天壤遺榮後來不得志則抗出世之操青崖當門白雲度牖引蘿月而爲

偈聽山泉而洗心擷百家之菁華忝二氏之同異絕
嗜寡欲冥心寂照道臻希夷名書帝籙快哉此兩者
略盡豪傑生平之大都古惟郭令公韓忠獻諸君寅
鴻業于史冊箕谷富春天台華山諸君標高韻于煙
霞各擅其微罕能相兼兼之者世獨稱文成鄴侯又
白香山蘇子瞻廟堂籌策雖遜郭韓巖穴風流不減
天隱世並高之念之則清肌骨譚之則香齒牙若夫
高牙大纛粉白黛綠又何稱焉昌黎夫亦猶有童之
心乎至如吮毫禿穎腐腸嘔心工雕蟲之技獵藻繪

之聲抑亦細矣進可郭韓退可天隱經世出世惟其
所遭求之當代則有登之先生其人焉今登之之名
滿寓內雖童子授一編者咸識先生爲曠古之傑何
所事不肖之稱之也不肖自入吳來既賤且冗古之
爲守令者職事而所間覽其境內山川折節于賢人
高士以爲美譚而今則爲世大禁又古之吏治貴清
靜今之吏治貴苛細簿書敲朴足了一日固無暇爲
風流標致之事某之入吳無論虎丘寒山石湖凌屋
諸勝遠莫能至即所謂九峰三泖近在履舄之下亦

經年而不一寓目遊客文士惠然投刺于門未嘗不
為倒屣苟其人抱龍丘之節畏陽喬之名匿跡收聲
長嘯林表多不及先風塵洞人侵尋作俗吏面孔負
當世大雅之器如先生至下至田夫婦孺猶能知之某
亦有耳目腹腸庸得憒憒乃爾吳中高流又有趙太
史與先生雙起朗暎並稱南金僕之傾注一也久坐
塵冗未一論心比之不登寒山虎丘尤爲缺事某雖
不肖雌伏卑棲猶得北面要東雁行檇李嚴事海陵
締好宣城蹇拙之夫幸以拙收于當世之豪傑往匕
期保歲寒動引管鮑則以僕才性雖踈而肝膽頗實
友朋不棄職此之由乃不謂百里而失登之及天水
公兩先生邈然吳越也僕學不知古智不諳俗經世
出世兩俱蒽然業爲浮世一大瓠性亦簡澹了無營
好獨有折節賢豪一念未灰爾每懷高風情不能已
敢遣一介將菴械道其懷懷之悰于門下伏惟高明
鑒原職事作苦無由倚擢闔閭城下一造精廬書去
神馳先生儻有意乎請以執鞭從事

與瞿睿夫

向承仁兄手自削牘縷縷百千言吐肝瀝膽同氣有加第每一披雙涕輒隕關山迢遰吏事艱虞南鴻久疎北斗在望友道非缺心素多遠春間僅得于周府公行致一牋而府公單舸遄發草草數行含鬱之悰又復不盡回思往日邈矣千秋仁兄之事不審比者作何處分方今　聖明御世賢相匡時如捧大明下照幽隱譬瀉雲漢以潤焦枯豈應使才名忠信之士久在覆盆計仁兄必且湔雪宿垢飛揚嘉聲與諸君子窺圖書于秘府識豪傑于東觀而弟故遠莫能知

爾幸不惜一言見慰弟三年作吏兩更劇邑精力銷亡神識疲耗髮半蒼然體臞面黃年才四十殆已成翁親朋相驚何至作如此狀此某之職事應爾復何置辭獨向故人言其近履如此

與張陽和太史

某不肖竊祿兩邑任滿三載治行無聞罪狀甚著仰仗門下寵靈幸免黜罰倘得以二親之　恩命請上于　龍章之寵下伸烏鳥之私所誤制詞應出門下大手筆以此長跽械情披瀝陳懇伏惟門下山川間

氣文章鉅公片語南金四海共寶儻蒙不鄙夷小子俯賜一言慰先嚴于下泉光垂白于堂上其自不肖而下以及子孫世食明德其何敢忘下情耿切伏冀大君子垂仁採納某不任瞻仰殞越頂戴之至

奉陸大宗伯

先生道登希夷心懷太上海內欲丐其言不可得得單語隻字輒比卿雲乃爲余小子操頼伏讀名篇冲雅和粹如其爲人千秋而下想見眉宇拜大人長者榮施傳之子孫當爲世寶感激之悰非言所宣頃泖塔僧以馮吉士書來索藏經閣記泖乃勝地靈區先生作大檀越其上何物小子敢爾漫語其以點太湖之石也顧獨念長水標秀菰蒲先生會靈嶽瀆使小子得以一言厠其間行且與赤烏之禪同不朽固不肖之所攘臂欲前者是以忘其淺陋僭紀盛事敬請教門下伏惟大賜繩削去其冗長正其譌謬嫫母匿醜計藉粉澤某在下風以俟嘉命

與倪郡丞

明臺江右之政高于古人天下有耳有目者其誰不

見聞方期出入瑣闥歷清華以茂明德業用慰父
老是　朝廷之所以優勞臣亦臣子之所以益砥節
也不意蹭蹬于時僅以需次量移郡貳一官方遷四
海稱屈乃今復蒙此聲也何哉之去興思爵不酬伐
陽城之政非拙罰則已昔某聞報駭愕扼腕腐心雖
連叩閽人思欲一登堦序問其寒暄吐其煩懣而貴
體尚在卧疴咫尺不見思府俯仰天地裴徊古今世
路無憑造物難詰仕宦如此真使人竹帛心灰煙霞
念起謹遣吏恭候貴體無恙夫風雲未期升沉有命

一官幻泡人生亦浮得意恒有可憂失焉安知非福
況公論久而後定天理晦而後明伏願我公以從容
寬舒處之從古賢人君子多于此處着力某猥以下
情激切不自知其放言至此不任殞越瞻仰之至

與孫文融吏部

追維昔者旅食長安得御大雅輒荷許義金石辱盟
歲寒每捧讀南國詩人之句實感知已雖齊相之識
然明司空之賞士衡方斯蔑如顧某何人足以當此
一出都門遂困世法言念大義何能去懷而明公即

轉天曹地位清嚴瞻仰台階如叩閶闔嘗思一修寒
暄逡巡不敢亦知明公忠信耿亮善體下情某之濶
焉久不通訊必且以知命安分見寬必不以爲簡蓋
某愚而畏法私計遠方踈賤吏斷無奏刺天曹諸公
之理以故跼蹐久之已而謀之所親信者謂雲霄故
人苟無私情寒暄不廢嵇生雖嬾猶通尺素山公某
嬾不敢同于叔夜而音問久踈洵謹畏之過矧明公
廣休休之德躬吐握之風天下士延頸而望交口而
蕢恨不得一當孫先生某雖不肖猶嘗辱門下一日

之知誠不當以踈賤爲解顧方今　聖明在上百度
肅清某爲守土小吏無故不敢遣一价入都存其故
人于數千里外每興思念輙復踟躕三年不將一字
一日而腸九回矣恭聞明公德業日崇華實並茂當
宁欽重倚爲蓍龜他日文章藏于名山勲庸勒于鐘
鼎誠哉河嶽英靈鳳麐上瑞甚盛甚盛某自遣清範
勞苦備嘗才不足以立名智不足以諧俗執其固陋
日以窘步第必不敢自處淤泥以辱知己伏望明公
終而教之某待罪三載茲當給由例得遣吏賫文赴

部便布空椷敬問台福家有老親今年八十有三將以仰希　龍章之寵下伸烏鳥之私伏惟明公以孝治天下某奉職雖無狀儻幸録其三年犬馬微勞俯賜提掖其自老親而下實拜恩休某不任頂戴殞越之至

與顧益卿少參

近閱邸報知明公移參浙藩私心殊爲故鄉諸父老識喜謂今者皇甫度遼在邊東人庶幾息肩時矣而嘉則先生書來謂使節以八月過吳門久不得的耗

適上海潘方伯至乃知旌干業已東下某不能蹔解印綬修負弩之役于金閶道上惋悵何如敬以二詩及小集遣一急足奉候使君又弗敢趙俗調用樸遨小禮區區之衷望明公亮察

與王百穀

不佞點臺簡則不成其爲渤海洿省牘則不成其爲勾漏進退失據大足資人談柄然震旦亦寥廓當世似不可無此拓落令妝點　聖朝摽異林壑繩墨之士沾沾一官世豈少哉適見潘方伯云足下盛言不

倭甘心黨人無所悔可謂我鮑子欲下拜敬美挂冠事絶類賀老而勇決過之吾曹賴此公生色偶爲賦詩七章敬書一扇奉去求教未得識凌君辱惠問先及又足下爲之言當有以慰藉之聞益卿使君過吳門亦以一札往嘉則欲往看小君山然後飲蓧山泉曾發足不吳門衣帶水隔咫尺不見佳人幾一歲餘長江若練使我覿銷

與凌稚哲

門下博物好古爲當世張司空李鄴侯僕雅嚮往由牽去吳興百里而近天目落眼窮雲如畫想見使君隱囊紗帽徜徉長松修竹之下吏牘侵人不能以賤姓名一通欵曲門下乃辱惠問先及掩面自慙某中歲不聞道涉歷世艱流浪苦海官既拓落學植亦荒惟日夜思逃深山以自寬則又奈此世網何所諭皇明名公翰藻序似當得海內鴻儒鉅筆光此盛美僕如學語新鶯泠泠調舌花邊柳外可耳惡得奏諸九天鳳喈之側重其蒼澁也然門下有命義不可辭容勉綴以進亦將藉此爲請教之地僕生平尺牘多

散漫不收今小集中僅僅存其近札門下方廣蒐珊
瑚木難大秦明月而欲溷以魚目河邪率爾奉復百
不宣一

答王敬美道兄

快讀七絕深秀幽峭使原倡無色又讀關洛紀遊閎
麗險絕直與高華二嶽標勝千古卓哉此道通神極
玄可以無憾再觀先生發難潤師從生得無生以幻
修幻步入嶺雲盡坐深山月空莫恠相逢易分手扁
舟不住是禪心此名正知見大覺悟即未入綿竹山
豈遂領西來宗旨邪文章道勝從悟入得之又何恠
其神奇乃爾先生再來人不獨爲吾師甄收兼爲劉
真所重使節西征布衣東下出函關渡龍門涉黃河
輕軒冕如土等四大若浮高明勇猛如此固知大師
天眼不失人濃豔氣盡恬憺立辭道應在眉睫間矣
某下材淺器方困世網石火煎人何從解脫讀公文
章占公道氣直作天際真人想飢渴之懷非敢誑語
願言努力精進務期舍筏勇退何爲幸深念之凡夫
效忠聖賢大可笑爾辱教新刻當勉附青雲忽思

先生刻見和七絕于卷末因自校勘此卽名根何緣與公共刻除之嘉惠過崇破例登拜敬謝

與鳳洲先生

聞先生今者脩道益大精進喜慰無量某近奉上命有履畝之役蒙犯霜露郊行野宿至勤劬矣然亦以此得稍寓目境內招提山水差足自娛適至黃渡問土人云此中去婁上州里而近便欲微服間行一訪先生觀中第念觀察使者在踪跡不可自秘又恐先生不欲某有此行也以此徬徨路衢不敢前而思念先生情興業發不可已方匏繫縣中旣未敢輕出今以公役遍歷四鄉在外且久封壤相接煙火相望而咫尺不一涉虎谿則滕行望風更何日之有區區欲以此保頭上冠將千秋萬歲亡恙邪敬待命郊外惟先生進退之舟中得四懷詩未及印公亦見向往一一齋之需乞先生爲之轉致不盡懸懸

與荆石先生

投印公又白鑞壺星送印公書兩牋其一上記室一切

大師顯化綿竹此言得之范司理司理得之張無錫

無錫君業遣家僮還蜀訪的信非久士到蓋張乃蜀
人也其詳具廷尉先生前日書中想達左右矣某近
以屢畝之役久在郊外相望妻江欲操一小舸運造
精廬一侍玄論而還顧身爲小吏舉動不敢輕率又
恐非先生所欲也裴徊岐路欲行不前神則脉脉往
矣墟里咫尺一別兩年區區顧惜微官謹守世法欲
行畏彼吠厖夙夜牽於多露人生踽踽如此令人不
歡吾邑中無輕出之理今業越在郊野即便道一過
存先生似無所不可請謹先使人奉問惟長者命之速

香二觔五兩檀香一觔降香一觔奉觀中清齋之用
幸爲鑒存舟中興懷恭謏小詩四章書一牋請教不一

與田叔

古人云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儞又曰靜處煉神靜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心要養得虛靜直是灰覆地打動不得至塵溷喧擾事物匆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得箇眞我莫遂逐了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翻則心地平穩一翻平居安閑無事陶養心性正在境上校勘果然如何來諭云

一遇不順無明頓生如此是足下工夫淺也又向在靜中修習事物上校勘少也一夫橫語便分出是非生出煩惱假令萬境紛沓橫衝直撞如何試得過去即此心地何由得到虛靜蓋靜中之靜不是靜處動而不失安閒乃爲眞靜禪家修止觀覺妄心才動便宜止住止而不住則用吾之見解照破之止觀雖非二事實有此二義即如橫語入耳惱怒心生便急止住一時止他不住須理會楚漢曹劉不過一場閑氣此悠悠之徒所關繫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心地怒之亂性勝之不武着甚要緊一過清涼矣不肖鈍根淺器苦心此道人間世毀譽利害震撼擊撞寵辱是非風波起伏猥細煩勞殆已嘗盡每在卧勸之中時時照管時時磨煉常調此心近頗覺得力物在不亂物去即清是僕之得力在鬧處不在靜處也非敢謂遂已近道顧既與足下辱在同心不敢不以愚見質之高明且願有請也司馬公不以學道聞然自今追考其平生實類有道故僕作私謚議多及此語不審足下以爲何如敬美自秦中還著關洛紀遊屬不

肖爲之敘奉去一冊近以履畝之役久出郊外稍得覽憩境內山水招提以此爲適每見江鷗野麛興發林樾想終是此中人念田叔林居如望空際

與楊伯翼

讀足下近作如吸日月之華秀爽欲絕僕居吳會得縱觀海內作者如林語工者格卑氣勁者味短尚纖濃則乏風骨吐胸臆則傷體裁作如牛毛合如麏角罕有當意者每得卿詩便驚異實乃知天之賦才故自不同不佞沈溺此道年來積苦思欲罷棄雕龍細華返素至手瑤篇不覺情態復生矣不佞久厭塵垢奈此苦海一旦誤收于至人如赤日渴夫蹔飲清涼水不自知其相入也吾師再來人成就乃爾我輩五欲凡夫譚何容易語云種穀得粻種蘭得香蘭穀不成猶勝棘刺從此寡慾簡緣道何負於人哉若謂仙凡有骨非力學所致大道無成不如退就五慾他日兩失之則非通論也依于大道力修清淨成則上善不成猶藉以寡過清淨沖漠久乃益真聲利醲華味短易盡足下所知也大道如底其朗如日上智凡夫

所共由烏得謂爲軒轅廣成老氏伯陽之私物世人必不可學學之輙以爲天下笑也佛氏言衆生亦有佛性儒者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在慧業文人可知矣神僧傳列仙傳今班班可考沖舉尸解其事爛然六合內外以其耳目之所未嘗經而不肯信今業經耳目矣而不信如故即又可奈何茫茫震旦有上帝有岳瀆有人物而獨無神仙邪鄙儒之言天下豈有神仙盡幻妄耳既無神仙胡得獨有幻妄也足下高明人言下當悟中歲學道僕以爲晚文人才子少不開道老行五慾無論六道此豈男子之雅致美談哉興言若狂我心耿耿

與李山人

新詩日就綿密當其得意何必減杜少陵足下無莊生之傲何善鼓盆如此有小兒女夜半索梨栗得無攪足下詩思乎往得讀蔡山人曇師詩清溫足賞惜不多見喻句東近多奇物僕出門纔六易寒暑後來之秀咄咄逼人不知四明山作何狀出許大靈怪乃爾

白榆集
四

白榆集卷之八

東海屠隆緯眞著

書三

爲瞿睿夫訟寃書

夫風蟬雨蚓得其候則鳴反舌過時則世指之曰不祥今隆之爲黃梅人瞿九思訟寃者此某之候也非以爲不祥也某居東海九思居南海惟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平生非有期功之親杯酒接殷勤之歡即問以其人之脩短白黑茫然耳古者蓋有緹縈朱勃

郭亮寒朗劉向其人者能以其言白人沈寃至義聲
傾動千古彼皆于父師交遊之間言其至情至則
切交親則易阿猶有說也豈某與九思之謂哉風蟬
雨蚓彼鳴其候爾無所爲無所求也今者隆之言瞿
九思者亦無所爲無所求也故曰此某之候也蓋昔
者舜爲帝禹爲司空咎繇爲理當其時斷獄天下則
無一夫稱寃者詩書所稱蓋誠無之非其有之而文
之也如使萬物沐清和之化而一夫獨抱向隅之嗟
則大聖賢之所必問何者不欲以一夫而傷清和之
化一夫至細而傷清和之化至鉅也今夫瞿九思者
楚一夫耳束髮以才名聚亮聞江漢之上一旦從吏
議罷考廉徙塞外而非具罪也則天下之人寃之何
故豈非舜禹咎繇之世而有此一夫者寃也豈非以
一夫者之才名聚亮天下所知也某不敢汎陳今古
即以楚往事言之當楚懷王時王聽不明讒夫讙囗
民之沈于覆盆者或不少矣獨一屈子之事不白則
天下後世寃焉往日回風諸作千秋而下讀之則淒
其酸心又何說也則屈子之麗藻絕代放在江潭令

其抱憤懣之氣而以雄傑深秀峭絶之語吐之而其
徒有宋生者又爲之附麗鴻響以砰訇後來故其冤
最著也然屈子之所以離難者以其當楚懷王時若
生舜禹咎繇之世則無此難屈子而當楚懷王則江
潭之累也而生舜禹咎繇之世則記尚書著典謨之
史官也今　聖明在服大臣忠良九州萬物欣向
榮清和之治遠駕上古而猶有懷才抱潔如九思沈
冤如九思者是聖詰所隱也九思之罪蓋坐以士民
徂擊其邑令長褫乃衣冠長流塞下夫使九思所坐
誠眞是亂民也罪無赦而天下之人輒冤之則惡得
眞且徂擊令長非一手一足之力也令長爲　天子
牧養元視元若子則令其慈母也居則戴去則
戀久則思何徂擊之有即一夫倡難萬姓捍焉難何
由興令之不才怠忽其民民不能堪即邑中羣起而
仇之豈一夫之以也九思所坐其果出一夫徂擊如
古朱亥博浪之爲乎果以邑人同作不道乎如出一
夫發難則九思之罪何辭如謂以邑人亂則此一令
者或者邑人之所同仇也邑人同仇而以一夫獨坐

可乎且民之所懷其誰能傾民之所仇其誰能苞黃
梅之事某以爲令實爲之必也治其無良則邑人之
罪而以鼓衆倡亂曖昧不明之辭坐一書生則何說
也某雅聞九思以才名爲令所禮平生固了無睚眦
之傷何至相仇如此即如杯酒失歡非有深怨又何
至遂鼓不好亂之衆而一夫奮臂持挺如雲也九思
所坐無亦才名爲禍藪眉取憎爾固天下所共宽
聖君賢相所必察也某與九思何爲哉方漁釣海上
不過聞洛洛江漢有年少負奇才之瞿九思文掩中
州名在南國又未幾聞其以詿誤受愚爲塞下遷民
心傷其宽而已比以公車之役薄遊長安聞九思方
擊登聞鼓奏書自訟于 聖天子丹陛之下有子甲
年十三博聞強記落筆如駛才視其父爲書累千言
歷抵公卿大臣稱父宽願附緹縈之義某聞而壯之
相過迎旅勞苦如平生歡見九思温焉醇謹子甲髮
纔覆額短衣楚楚可憐馬立辦的然先
秦兩漢聲某此時怃懷而泣數行即欲爲之作一牋
投當世之明公大人以大白其事如弦上之矢矣某